

聖嘆批選唐詩

天下才子必讀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二六二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0957B

才子必讀

聖嘆批選唐詩

金喟著

上册

1936

上海中央書局印行

聖嘆選批唐詩

海巫亞公校訂

「甲集七言律卷之一」

順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兒子雍強欲予粗說唐詩七言律體。予不能辭。既受其請矣。至夏四月望之日。前後通計所說過詩可得滿六百首。則又強欲予粗爲之序。予又不能辭也。因復序之。序曰。夫詩之爲德也大矣。造乎天地之初。貫乎終古之後。綿綿曖曖。不知紀極。虛空無性。自然動搖。動搖有端。音斯作焉。夫林以風戛而籟若笙。泉以石礙而淙如鐘鼓。春暘照空而花英亂發。秋涼蕩堦而虫股切聲。無情猶尙弗能自己。豈以人而無詩也哉。離乎文字之間。極於惛悵之際。性與情爲挹注。往與今爲送迎。送者既渺不可追。迎者又歛焉善逝。於是而情之所注無盡。性之受挹爲不窮矣。其爲狀也。既結體以會妙。又散音以流妍。初吐心以燦幽。轉附物而起耀。其堅也洞乎金石。其輕也。比於絲篁。其遠也。追乎鬼神。其近也。應於風雨。斯皆元化之所未嘗陶鈞。江山之所不及相助者也。蓋是眉睫動而蚤成於內。喉咯轉而畢寫於外。彼豈又欲借揮灑於筆林。求潤澤於

墨江者哉。蒼帝未生。有繩無字。黃鐘先鼓。展氣應律。律之所應。謳吟遍野。於是夬角孺子。荷篋笠而長謠。舊袖女兒。置謔筐而太息。太息之聲。卽是孔聖之所莫刪。長謠之語。乃爲卜氏之所伏讀。固不待解繩而撰字。貫字以爲文。夫而後舒肺腑於音辭。樹芳馨於文翰者也。三百之日。傳乎泗水。始關終撻。各分章句。章句之興。所由來矣。章者段也。赤白曰章。謂比色相宣。則成段也。斐然成章。亦言成段。則可觀覽也。爲章於天。言其成段非散。非疊也。句者勾也。字相勾連。不得斷也。又言文字之盡。則可勾而絕之也。夫花本依於萼附。而花有鞞鞞之千重。暈特托於雲河。而暈有熊熊之萬狀。由來妙舞迴風。必有綴兆之位。清歌流塵。不失抗墜之節。此固凡物之恆致。而非學士之雕撰矣。光師崛起。衆稱大匠。雖由獨秀。實妙兼通。兼通者先師之才。獨秀者先師之道。才非道固無醞釀。道非才亦難翱翔。此譬如大海必潛大龍。而亦不讓魚蝦。大山必稱大材。而亦旁羅莎蘚者也。况其周流天涯。曾與萬變徘徊。迨於退老故鄉。復遭四時侵逼。因而隨物宛轉。旣各得其本情。加之縱心往還。遂轉瑩其玄照。由是而手提劈嶽之筆。筆濡溢海之墨。墨臨雲淨之簡。簡作參天之書。而亦曾不出於靜女天天。

之桃花。征人依依之楊柳。黃鳥嚶嚶之小響。草蟲趨趨之細材者。此固其所也。是故其篇有幾章。章有幾句。而止換一字。其餘全同者。初吟則恐鬱陶更端始當條暢也。其篇有幾章。而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又全不同者。求伸固只一理。難伸遂仗多言。先欲置理以橫斷。既仍轉言而得達也。又有幾章全同。而一章獨異者。或情文相纏。而遽吐飈燄。或彌縫久之。而終露廉鏗也。又有章句全異。而末句必同者。衆音繁會。而適期悅耳。膏薈齊化。而意在其口。口之所甘。耳之所悅。乃在於斯。則不自覺忽忽乎其屢稱之也。凡此者。雖非出上聖元始之手。實已經上聖珪璋之心。正如離離夜鐙。既托昭昭白日。則固鏗鏗洪鐘。非復錚錚細響。况此又直九合十五諸侯。會星弁以對。駮一人。匪特三顧七十二子。持丹漆以流通萬世。則其命爲術之奧區。尊曰王人之鴻教。騰躍於離騷樂府之上。彪炳於大易尙書之間。堂堂乎獨自成經。其誰謂不宜哉。自是而降。屈宋變響。沿流相傳。漢魏不絕。漢自河梁而外。實有枚叔傅仲。魏當建安之初。並稱王徐應劉。其餘又有嵇阮。清峻而遙深。左陸。枿文以雕采。吾嘗閒訪乎翰墨之林。固亦竊駭於龍鸞之多也。然而王跡歇矣。風人不存。卽有榮華。何關制作。惜乎停

雲妙筆。尙嗟其狂狷不及受裁也。已。豈况玉樹新聲。乃欲與風雅居然接轡者耶。天不喪文。聿挺大唐。斨斧乍息。人文隨變。聖情則入乎風雲。天鑒則比乎日月。帝心則周乎神變。王度則合乎規菴。於是乘去聖之未遠。依名山之多才。酌六經之至中。製一代之妙格。選言則或五或七。開禮則起承轉收。選言或五或七者。少於五則憂其促。多於七則悲其曼也。開禮起承轉收者。先欲其如威鳳之樹耀。繼欲其如祥麟之無跡也。當其時也。上自殿廷。下行郡縣。內連宮闈。外涉關河。以至山阿蕙帳之中。破院芋爐之側。滄江蓬舟之上。怨女錦機之前。固無不波遭風而盡靡。山出雲而成雨矣。夫詩之爲言。謚也。謂言之所之也。詩之爲物。志也。謂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必於無邪。此孔子之法也。心之所之。必於無邪。而言之所之。不必其皆無邪。此則鄭衛不能全刪。爲孔子之戚也。今也一敬遵於孔子之法。又乘之以一日之權。而使心之所之。必於無邪。言之所之。亦必於無邪。然則唐之律詩。其眞爲三百之所未嘗有也。夫聖者。天之所命。以斟酌羣言也。王者。天之所命。以總一衆動也。聖人之事。王者必不能代。王者之事。聖人必不敢尸。然而孔子之時。世無王者。則孔子固於斟酌羣言之暇。亦旣總

一衆動矣。如哀周東遷。而奮作春秋。是也。大唐之時。世無孔子。則大唐固於總一衆動之便。亦遂斟酌羣言矣。如懲隋浮艷。而特造律體。是也。故夫唐之律詩。非獨一時之佳構也。是固千聖之絕唱也。吐言盡意之金科也。觀文成化之玉牒也。其必欲至於八句也。甚欲其網領之昭暢也。其不得過於八句也。預坊其蕪穢之填廁也。其四句之前開也。情之自然成文。一二如獻歲發春。而三四如孟夏滔滔也。其四句之後合也。文之終依於情。五六如涼秋轉杓。而七八如玄冬肅肅也。故後之人如欲豫悅以舒氣。此可以當歌矣。如欲愴快以疏悲。此可以當書矣。如欲婉曲以陳諫。此可以當諷矣。如欲揄揚以致美。此可以當頌矣。如欲辨雕以寫物。此可以當賦矣。如欲折衷以談道。此可以當經矣。何也。三百猶先爲詩。而後就刪。唐律乃先就刪。而後爲詩者也。大易學人金人瑞法名聖歎述撰。

聖嘆選批唐詩詩目

甲集卷三上

春日京中有懷(二首)

杜審言

大酺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

李嶠

興慶池侍宴(六首)

沈佺期

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再入道場紀事

紅樓院

和上巳連寒食有懷京洛

龍池

三陽宮石淙侍宴得幽字(三首)

宋之問

和趙員外桂陽橋遇佳人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山莊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崔湜

奉和人日讌大明宮恩賜綵樓人勝

(二首)

馬懷素

奉和立春遊苑迎春

立春日內出綵花樹

武平一

立春日內出綵花樹(二首)

劉憲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興慶池侍宴

韋元正

龍池

裴漼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四首)

張說

三月三日承恩遊宴定昆官莊

幽州新歲作

灑湖山寺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四首) 蘇頲

興慶池侍宴

扈從鄠杜閒奉呈刑部尚書舅崔黃門馬常侍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奉和聖製早發三鄉山行 張九齡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賈曾

聞鄰家理箏 徐安貞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 李邕

和左司張員外自雒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

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 孫逖

延平門高齋亭子應岐王教 張諤

奉和劉採訪縉雲南嶺作 庾光先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

望之作 李澄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觀聖恩

便賜宴樂敢書卽事(十二首) 王維

酬郭給事

早秋山中作

勅賜百官櫻桃

積雨輞川莊作

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聖恩竊書鄙意兼奉

簡新除使君等諸公

酌酒與裴迪

春日同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過乘如禪師肅居士嵩丘蘭若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之作

出塞作

勅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

望之作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送楊少府貶郴州

春日與王右丞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裴迪

除夜有懷(三首)

孟浩然

登安陽城樓

春情

甲集卷三下

萬歲樓(二首)

王昌齡

九日登高

同陳留崔司戶早春宴蓬池(五首)

高適

夜別韋司士得城字

東平送前衛縣李案少府

重陽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黃鶴樓(二首)

崔顥

行經華陰

西掖省卽事(九首)

岑參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奉送杜相公發益州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之作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卽事

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

送魏萬之京(五首)

李頎

題璿公山池

寄蒸毋三

宿瑩公禪房聞梵

送司勳盧員外

望薊門

五日觀妓(三首)

經陸補闕隱居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容

橘井

巴嶺答杜二見憶

南園家宴(四首)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別韋郎中

西亭子言懷

秋夜寄皇甫冉鄭豐

西塞山下迴舟作

同皇甫侍御齋中春望見示之作

祖詠

萬楚

綦毋潛

崔曙

元結

嚴武

張謂

漁父

登金陵鳳凰臺(七首)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送賀監歸四明

題東谿公隱居

鸚鵡洲

寄崔侍御

別中都兄明府

漢陽獻李相公(十七首)

獻淮南軍節度使李相公

贈別嚴士元

登餘干古城

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

使次安陸寄友人

送耿拾遺歸上都

張志和

李白

劉長卿

送陸澧倉曹西上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

送柳使君赴袁州

題靈祐和尚故居

登松江驛樓北望故園

送靈徹上人還越

過賈誼故居

北歸入至德界偶逢鄰家李光宰

賦得

甲集卷四上

幽居暮春書懷(四首)

闕下贈舍人

山中酌楊補闕見過

夜宿靈臺寺寄郎士元

聖嘆選批唐詩

甲集卷四目錄

錢起

闕下芙蓉(三首)

和程員外春日東郊卽事

同閻伯均宿道觀有述

獻薛僕射(二首)

題章野人山居

題遊仙閣息公廟(六首)

題靈臺縣東山主人

早秋京口旅泊贈張侍御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

作因寄從弟紆

送朱中舍遊江東

暮春宜陽郡齋愁坐忽聞枉劉七侍御詩因以

酌答

題仙遊觀(七首)

送王少府歸杭州

包何

秦系

李嘉祐

韓翃

五

送李少府入蜀

送冷朝陽還上元

送高別駕歸汴州

送故人赴江陵尋庾牧

送客歸江州

同溫丹徒登萬歲樓(七首)

宿淮陰南樓酌常伯能

使往壽州寄劉長卿

秋日東郊作

酌李補闕

酌張二倉曹楊子所居見寄兼呈韓郎中

送孔巢父赴河南軍

讌李錄事(四首)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卽事寄府縣僚友

寓居澧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

章應物

寄李儋元錫

早朝日寄所知(二首)

秋夕寄懷素上人

春讌王補闕城東別業(四首)

酌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兼呈李明府

還贈錢員外夜宿靈臺寺見寄

蓋少府新除江南尉問風俗

長安春望(三首)

晚次鄂州

早春歸盤屋舊居寄耿拾遺漳李校書端

上裴行軍中丞

南原望漢宮(五首)

酌季端校書見贈

題暕上人院

寄胡處士

司空曙

耿漳

盧綸

郎士元

皇甫曾

九日登高

送賈校書東歸寄振上人(二首)

李益

同崔頰登鶴雀樓

寄上韋蘇州兼呈吳縣李明府

崔峒

夏夜宿表兄宅話舊

竇叔向

宿淮浦憶司空文明(二首)

李端

送濮陽錄事赴忠州

甲集卷四下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

張南史

早發龍且館舟中寄東海李司倉鄭司戶

朱放

寒食塗次松滋渡先寄劉員外

竇常

秋居對雨贈別盧七侍御

竇牟

送宮人入道

于鵠

妓人出家

楊郇伯

和汴州李相公人日立春(五首)

戴叔倫

贈司空拾遺

過故人陳羽山居

酌耿少府見寄

過賈誼舊居

尋隱者韋九於東溪草堂

朱灣

早春午門西望(二十一首)

王建

獻王樞密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

送從姪凝赴江陵少尹

上陽宮

華清感舊

同于汝錫遊降聖觀

寄舊山僧

題金家竹溪

題石甕寺

賀楊巨源博士拜虞部員外

贈盧汀諫議

從軍後寄山中友人

贈崔杞駙馬

微雪早朝

送宮人入道

送司空神童

歲晚自感

聞說

送吳諫議上饒州

故梁國公主池亭

崔敷嘆春物將盡恨不同覽時余方爲事牽求

及往尋不遇因題留贈(四首) 武元衡

秋夕對雨寄史近崔積

嚴司空荆南見寄

春題龍門香山寺

清明日登城春望寄大夫使君

田家即事(四首)

待漏假寐夢歸江東舊居因思惠閣黎茅處士

送李處士弋陽山居

金陵懷古(十二首)

松滋渡望峽中

送李庾先輩北選

張郎中籍遠寄長句開緘之日已及新秋因舉

目前仰酬高韻

懷妓

送周使君罷渝州歸郢中別墅

荆門懷古

再授連州至衡陽酌柳柳州贈別

王表

權德輿

劉禹錫

漢壽城春望

竇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因和之

題于家公主舊宅

竇朗州見示與澧州元郎中早秋贈作命同答

郡中卽事(二首)

羊士諤

郡中言懷寄西川蕭員外

夜別溫商梓州

陳羽

甲集卷五上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七首)

韓愈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答張十一功曹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晉公自蔡州入覲途中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

賓客愈因之

聖嘆選批唐詩

甲集卷五目錄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七首)

柳宗元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別舍弟宗一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寄江州司馬(十首)

楊巨源

送韋孝標校書歸杭州因寄白舍人

古意贈王常侍

寄中書同年舍人

送人過衡州

薛司空自青州歸朝

酌盧員外

冬夜陪丘侍御聽崔校書彈琴

題賈巡官林亭

和大夫邊春呈長安親故

贈渾鉅中允

送定法師歸蜀法師卽紅樓院供奉廣宣上人

兄弟

早朝

贈張將軍

觀征人回

送澹公歸嵩山龍潭寺葬本師

寄和州劉使君(三首)

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

寄陸渾朝明府

送王十八歸山寄題仙遊寺(九首)

白居易

張籍

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

尋郭道士不遇

臨臥聽法曲霓裳

餘杭形勝

履道池上作

舟中晚起

湖上春行

西湖晚歸迴望孤山寺贈諸客

過襄陽樓呈上府主嚴司空樓在江陵節度使

北隅(七首)

元稹

和樂天早春見寄

鄂州寓館嚴澗宅

清都春齋寄胡三吳十一

早春尋李校書

初除浙東妻有沮色以詩曉之

贈嚴童子

入泗口(八首)

李紳

江南春暮寄家

滌陽春日懷果園閒宴

迴望館娃故宮

重到惠山

憶春日太液池亭東候對

皇橋

晏安寺

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四首)

賈島

題虢州吳郎中三堂

寄韓潮州愈

送盧少府歸牛渚

白蕭關望臨洮(四首)

朱慶餘

羽林郎

歸故園

題廢宅

甲集卷五下

七夕(二十九首)

李商隱

聖女祠

重過聖女祠

哭劉蕡

隋宮

二月二日

籌筆驛

即日

馬嵬

題白石蓮花寄楚公

宿晉昌亭聞鶯禽

淚

楚宮

贈從兄闓之

井絡

寫意

安定城樓

杜工部蜀中離席

曲池

潭州

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余以

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流鶯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和人題真娘墓

水齋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

子初郊墅

贈趙協律哲

贈司勳杜十三員外

春日訪李十四處士(二十首)

南湖

過馬嵬驛

經李徵君故居

寄岳州李員外

遊南塘寄知者

寄盧生

春日偶作

和友人溪居別業

贈知音

過陳琳墓

題崔公池亭舊遊

西江上送漁父

利州南渡

山中與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

寒食前有懷

宿雲際寺

河中陪節度遊河亭

寄清涼寺僧

傷李處士

九日齊山登高(十五首)

題青雲館

寄題甘露寺北軒

題宣州開元寺水閣

早雁

西江懷古

齊安郡晚秋

長安雜題

又

街西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時牧赴官歸京

自宣城赴官上京

柳

商山麻襪

殘春獨來南亭因寄張祜

甲集卷六上

姑蘇懷古(三十四首)

許渾

南庭夜坐貽開元禪定二道者

韶州驛樓宴罷

鶴林寺中秋夜翫月

鄭秀才東歸憑達家書

咸陽城西門晚眺

登故雒陽城

早發天台中巖寺度關嶺次天姥岑

淮陰阻風寄楚州韋中丞

和友人送僧歸桂州靈巖寺

驪山

傷李秀才

與韓鄭二秀才同舟東下雒中親友送至景雲

寺

姑熟官舍

凌歊臺送韋秀才

滄浪峽

再游姑蘇玉芝觀

重遊練湖懷舊

村舍

四皓廟

南海府罷南康阻淺行侶稍稍登陸主人讌餞

至頻幕宿東溪

凌歊臺

金陵懷古

京口閒居寄京雒友人

臥病

酌錢汝州

寓居開元精舍酬薛秀才見貽

送王總歸丹陽托看故居

晨起白雲樓寄龍興江準上人兼呈竇秀才

灞上逢元九處士東歸

秋晚自朝臺至韋隱居郊園

將歸姑蘇南樓餞送李明府

汴河亭

聽語叢臺(四首)

失鶴

贈南嶽僧

聽王氏子話歸州昭君廟

長安晚秋(十五首)

趙嘏

齊安早秋

長安月下與故人語故山

東望

題橫水驛雙峯院松

登安陸西樓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憶山陽

憶山陽

早發剡中石城寺

今年新先輩以過密之際每有讌集必資清談

經漢武泉

送盧緘歸揚州

寄歸

寒食新豐別故人

開元後樂(六首)

薛蓬

長安夜雨

漢武

獵騎

宮詞

題白馬驛

玉真觀尋趙尊師不遇

遊東湖黃處士園林

姚鵠
劉威

甲集卷六下

秋夕山齋卽事(十五首)

劉滄

秋日寓懷

秋日山寺懷友人

經龍門廢寺

經杜甫舊宅

咸陽懷古

到蜀後記塗中經歷

題王母廟

贈玉芝觀王尊師

留別復本修古二上人

晴

懷汝陽兄弟

寒食山館書情(二首)

來鵬

江樓月夜聞笛

鄂渚除夜書懷

春晚旅次有懷

春日卽事(三首)

崔魯

和友人憶洞庭舊居

過蠻溪渡

晚歸山居

春晚岳陽言懷

長洲懷古

碧潯讌上有懷知己(二首)

曹鄴

經麻姑山

送進士下第歸南海

經煬帝行宮

黃陵廟(七首)

李羣玉

宿山寺(二首)

送秦鍊師歸岑公山

山行

玉真觀

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五首)

雍陶

金塘路中

九子坡聞鷓鴣

同鄭相公出歌姬小飲戲贈

秣陵懷古

贈羽林將軍(九首)

江亭晚秋

晚泊松江驛

重陽日寄浙東諸從事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裴晉公

江亭春霽

暮春山行田家歇馬

送劉谷

湘中送友人(四首)

和友入下第北遊感懷

題張司馬別墅

李 郢

李 頻

鄂州頭陀寺上方

贈敬睦助教

題烏龍山禪居(四首)

法華寺上方

贈式上人

湖北有茅齋湖西有松島輕棹往返頗諧素心

因成四韻

隴頭

甲集卷七上

寄贈詩僧秀公

河中鶴雀樓

寒食都門作(二首)

自嶺下泛舟到清遠峽作

長陵(三首)

蒲津河亭

劉得仁

方 千

翁 綬

司空圖

張 喬

胡 曾

唐彥謙

寄懷

桃源

入塞

西塞山泊漁家(七首)

開元寺客省早景

初冬偶作寄南陽閨卿

寄閨卿博士

褚家林亭

病後卽事

奉和魯望新夏東郊閒泛有懷

鷓鴣(十首)

別墅懷歸

寒夜同襲美訪北禪院寂上人

小雪後卽事

中秋後待月

章 碣

沈 彬

皮日休

陸龜蒙

閒書

春雨卽事

同襲美遊北禪院院是故司勳陸郎中舊宅

奉送浙東德師侍御罷府西歸

褚家林亭

浙東罷府西歸酌別張廣文皮先輩陸秀才

李 穀

哭開元觀顧道士

鄭 璧

悼鶴

魏 朴

斃驢

李 洞

送羽人王錫歸羅浮(四首)

曹 唐

送劉尊師祇詔闕庭

暮春戲贈吳端公

贈南嶽馮處士

鷓鴣(五首)

鄭 谷

渚宮亂後作

漢陂

登慈恩寺塔

石城

春夕旅懷(二首)

鸚鵡洲春望

邊情(二首)

贈九江太守

自商山宿陶令隱居

桐栢觀(二首)

登福州南澗寺

金橋感事(十二首)

彭門用兵後經沛路

廢宅

富春

聖嘆選批唐詩

甲集卷七日錄

吳融	蘇廣文	張蠡	崔塗
	周朴		

新安道中翫流水

春歸次金陵

浙東筵上有寄

書懷

送知古上人

和陸拾遺詠諫院松

卽事

東歸次瀛上

甲集卷七下

春盡(九首)

重過曲江

三月

午睡夢江外兄弟

過臨淮故里

避地寒食

韓偓

途中經野塘

傷亂

禁中作

別湖上主人(二首)

南海旅次

夢歸故園

洗竹

奉和左司郎中春物暗度感而成章(十六首)

雪夜泛舟遊南溪

鄜州留別張員外

柳谷道中作却寄

憶昔

天井關

江上題所居

曹松

劉兼

王貞白

章莊

鷓鴣

鄂杜舊居

庭前桃

悼亡姬

灞陵道中

江臯贈別

婺州屏居蒙右省王拾遺軒車枉訪病中延款

不得因成寄懷

咸陽懷古

題盤豆驛水館後軒

寄懷南北故人(三首)

雁

送僧

題王處士山居(二首)

春日喜逢鄉人劉松

王滔

李咸用

九日陪董內召登高

廖匡圖

送盧潘尚書之靈武

章蟾

曲江春感(九首)

羅隱

桃花

重過隨州故兵部李侍郎恩知因抒長句

商驛樓東望有感

梅花

送舒州宿松縣傅少府

蓮塘驛

憶九華

寄前宣州竇常侍

征人

贈索處士(四首)

寄左先輩

秋宿湘江遇雨

譚用之

羅鄴

秋夜同友人話舊

贈黃校書先輩璞閒居(二首)

覽柳渾江洲採白蘋之什因成

晚秋同胡秀才溪上(二首)

贈九江太守

自商山宿陶令隱居

傷蔡處士

獻蜀王建

中秋月(四首)

寄廬岳僧

聞尚顏上人創新居有寄

送人入蜀

懷齊己上人

樂仙觀

武昌懷古(二首)

徐寅

伍喬

蘇廣文

護國

貫休

齊己

曇域

若虛

棲一

聖嘆選批唐詩 甲集卷七目錄

懷廬山舊隱

聖嘆選批唐詩

海巫亞公校訂

〔甲集七言律卷三上〕

杜審言

字必簡襄州人舉進士初爲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戶參軍又與州僚不叶免官後則天召見將加

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拜著作佐郎神龍初坐事配流嶺外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脩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將死謂宋之問武平一曰我在久壓公等今且死但恨不得替人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

卷一

春日京中有懷

今年游寓獨游秦。愁思看春不當春。上林苑裏花徒發。細柳營前葉漫新。〔前解〕

當時初有律詩人都未知云何看他爲頭先出好手盤空發起異樣才思浩浩落落平開二解前解曰

今年不當春三四承之便不別換筆只一直寫曰花亦不當花柳亦不當柳蓋二句十四字並更不出

不當春之三字也於是遂爲一代律詩前解之定式嗚呼豈不偉哉

公子南橋應盡興。將軍西第幾留賓。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後解〕

後解曰明年倍還春五六先之亦更不遠出筆只就勢起曰南橋公子今雖盡興西第將軍已自留賓

然我今不與便都不算一齊寄語都要重還一直讀之分明只如一句說話於是又遂爲律詩後解之

定式斯真卓爾置代之奇事也○後來文孫工部無數沉鬱頓挫乃更未嘗出此索解人未遇我誰與

大酺正之。

毗陵震澤九州通。士女歡娛萬國同。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袿服照江東。〔前解〕
公時適在毗陵。故詠毗陵大酺也。一是毗陵。二士女歡娛。是大酺。三四伐鼓撞鐘。新妝袿服。是大酺。驚海上。照江東。是毗陵。俱用大筆大墨大起大落。此是人所共曉。乃人所不能曉者。看他於毗陵下斗地橫插震澤字。便令毘陵有九州通三字。而於是毗陵之大酺亦便有萬國同三字。斯則真奇絕之事也。蓋大酺為普天同樂盛典。須單寫毗陵不得。然一時身在毗陵。又不可置毗陵反泛寫他處。如此奢切之間。安排恰好。全唐鉅作雖多。未見出其左矣。

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火德雲官逢道泰。天長地久屬年豐。〔後解〕

故事因禁酒。故賜酺。然所以禁飲者。只為恐失農事。今既賜酺。已畢。便仍須加意東作。五因從初春六疾。按仲春言自此而杏花菖蒲乃在轉盼之間矣。火德君也。雲官臣也。言自來君臣一德之朝。別無祈天永命之法。惟有連書大有。可以長治萬年。一解純用箴規。而讀者誤作贊頌。只因不識逢字屬字矣。
李嶠
字巨山。趙州贊皇人。為兒時夢人遺筆。自是有文詞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授監察御史。文册大號令多主為之。官至中書令。加脩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後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
改廬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誦。其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興。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獨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集江十卷。有張方法注。

主家山第接雲開。天子春游動地來。羽騎參差花外轉。霓旌搖颺日邊迴。〔前解〕

此詩平開二解。一解寫車駕幸莊。一解寫公主留帝。純用大筆大墨。不着一毫纖巧。尤爲一代作者冠。

○前解只寫動地來三字。三四卽動地來也。

還將石溜調琴曲。更取峯霞入酒杯。鸞輅已辭烏鵲渚。簫聲猶繞鳳凰臺。〔後解〕

後解還將更取已辭猶繞字。純寫公主攀戀車駕也。後賢不觀唐人如此大篇。便於律詩更不知所。

措手。唐初詩可不讀哉。

沈佺期

字雲卿。相州內黃人也。進士舉。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預修三教珠英。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間齊名。音律婉附。屬對精密。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看。張燕公說嘗謂佺。

期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再轉考功員外郎。坐職配流驩州。神龍中授起。居耶加脩文館直學士。後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有文集十卷。

興慶池侍宴

碧水澄潭映遠空。紫雲香駕御微風。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前解〕

一寫池。二寫駕。三四重又寫池。其一寫池也。妙於映遠空字。便只寫得池中碧水湛然。其三四周又寫。

池也。妙於漢家城闕秦地山川字。便直寫興慶無數臺殿高低俱於此池碧水湛然中空。明影現。此爲。

避實筆。取虛筆。非俗儒之所能與矣。後來讀者只歎天上鏡中字佳。豈足與語此哉。

向浦迴舟萍已綠。分林蔽殿槿初紅。古來徒羨橫汾曲。今日宸游聖藻雄。〔後解〕

後解平壓漢武高頌當今言昔者橫汾一曲。相傳秋風初起。今日萍綠槿紅。亦正是其時矣。云云。

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同亦和也和者和其詩也同者同其題也如張說和蔡起居偃松篇亦曰遙同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前解〕

一天長地闊用一分字。是正在嶺上欲過未過時。二去國離家用一雲字。便是已過嶺下去也。看他寫一過字。便寫出如許分寸。而又毫不費手。真使後人何處復得臨摹。四欲告訴過嶺苦趣。三忽折筆反先致問都下。後來唐家三百年詩人如山。但學得此一折筆者。便自雄視一世。鼎垂千年去也。先生開創之功。豈可誣哉。

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羣。兩地春風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後解〕

人即員外也。何處言過嶺以去。杳莫可問也。雁幾羣。遍指京華上大夫也。兩地字。正接南字北字。兩地萬餘里。中間插春風字。妙便接出未句之何時。問其幾羣。則自望極北可知也。未句何時重謁。苦處却在七之春風二字細細吟之。

再入道場紀事

南方歸去再生天。內殿今年異昔年。見闕乾坤新定位。看題日月更高懸。〔前解〕

公會被貶南方。此再入道場。是從貶所歸來。恰值內殿法事。因特記其慶幸也。前解寫被貶得歸無限悲喜。再生天妙言。昔未貶時。本是天上人。乃一去南方如墮鬼國。何幸今日仍還故處。看他身入道場。便用道場字作點染。最是當行本色也。內殿即道場也。今年歸來以後也。昔年未貶之前也。言如此非。

常盛事在南一總不知今日若更不歸幾乎到底不見喜極出淚之辭也。闕殿址也。乾坤殿向也。題殿題也。日月殿落成紀工也。皆極寫異昔年三字也。○三四最是清空健爽之筆。頗見有人用板重說之。行隨香輦登仙路。坐近爐煙講法筵。自喜恩深陪侍從。兩朝長在聖人前。〔後解〕

五六極寫七之陪侍從也。行則隨坐則近地分親切四字盡矣。香輦爐煙十字乃點染也。兩朝聖人妙昔年未貶在一朝聖人前今年貶歸又在一朝聖人前筆下雖云自喜恩深心頭實惟自痛恩深矣。〔歸〕

見新聖人已不得見舊聖人也

紅樓院

紅樓疑見白毫光。寺逼宸居福盛唐。支遁愛山情漫切。曇摩泛海路空長。〔前解〕

院名奇。一因院名有紅樓字便隨手亦寫白光字相映耀此法不知起於何人然唐固屢用之成妙矣。二逼宸居急接福盛唐妙擁護伽藍三字九鼎他人乃當不曉三四又反言以極歎逼宸居也言必欲深山遙海始開道場則佛雲遍覆一切衆生獨不欲與國王親近豈有是哉如此奇情奇筆直是披地插天豈常手所得辦。後人豈肯將三四寫作如此二句不是無其筆力亦是無其眼光

經聲夜息聞天語。爐氣晨飄接御香。誰謂此中難可到。自憐深院得迴翔。〔後解〕
聞天語接御香寫上逼字十成然先生用意却正在經聲夜息爐氣晨飄夜字晨字特自表其深院迴翔非他人所得比看他七又明說此中難到以播擺得到可會也。

和上巳連寒食有懷京洛

天津御柳碧遙遙。軒騎相從半下朝。行樂光輝寒食借。太平歌舞晚春饒。〔前解〕
 低手寫色高。手寫神由來。天定那可爭。得只如此詩起手七字。若謂是寫柳色。即豈復成語話。高。手。人。讀之便曉。其正為軒騎相從四字寫神。加半下朝三字又妙。以此思遙遙遙遙可知也。三四行樂光輝。太平歌舞。即實接軒騎相從也。寒食妙於借字。言今日上巳。已先偷得後一日寒食也。晚春妙於饒字。言明朝寒食又正接連先一日土巳也。只此饒借二字。便壓殺他人無數拖筆沓墨。想見先生手法之高妙。

紅粧樓下東迴輦。青草洲邊南渡橋。坐見司空掃西第。看君侍從落花朝。〔後解〕

五六寫紛紛軒騎各自行樂七八却於紛紛行樂之外另寫一等異樣光輝更非樓下洲邊之所得同。看此故用東子南字西字作章法使讀者心頭眼頭便有爭流競秀之觀真為奇絕筆墨也。○侍從落花朝。艷便艷殺人清又清殺人謂唐初人板重斯豈遯論哉。

龍池。玄宗為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南平地忽變為池日以浸廣有龍時見其中宗常泛舟以厭其祥及帝即位作龍池樂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前解〕

看他一解四句中凡下五龍字奇絕矣分外又下四天字豈不更奇絕耶。後來祇說李白鳳凰臺乃出崔顥黃鶴樓我鳥知黃鶴樓之不出此耶。細玩其落筆先寫龍池二字三四承之便寫一句池一句

龍已。是。出。色。精。嚴。矣。乃。因。一。二。詳。寫。玄。宗。起。兵。定。難。入。纘。大。統。前。是。躍。龍。後。是。飛。龍。躍。龍。是。先。天。飛。龍。是。天。不。違。龍。外。又。連。用。二。天。字。者。於。是。索。性。亦。於。三。四。中。亦。再。加。天。漢。天。門。二。天。字。以。多。添。氣。色。如。此。縱。橫。跳。躍。彼。鳳。凰。臺。不。足。道。我。正。恐。黃。鶴。樓。殊。未。抵。其。一。半。氣。力。也。

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雁有光輝。為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後解〕

邸第指潛龍之地。鳧雁指從龍之人。氣色光輝。寫天方授之。有如此者。因言普天俱應傾心奉戴也。嘻奇矣哉。暢矣哉。大矣哉。至矣哉。

宋之問

字延清。虢州弘農人。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初徵令與楊綯分直內殿。預脩三教珠英。嘗屬從游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中宗增置文館學士。之問與薛稷杜審言等首膺其選。當時榮之。正月晦日。帝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彩樓。命上官昭容選一者為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詞氣已竭。宋猶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僧皎然云。沈宋為有唐律詩之龜。纏情多興。遠語麗為多。真射鵰手。使曹劉降格為之。吾未知其孰勝。睿宗即位。以之問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友人武平一纂集其詩。共十卷。傳於世。

三陽宮石淙侍宴得幽字

離宮秘院勝瀛洲。別有仙人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前解〕

是日石淙即景。乃定。不得不寫樹。定。不得不寫泉。也。寫樹與泉。又定。不得不寫巖前石上。也。寫巖前石上。又定。不得不寫含風帶雨。也。寫含風帶雨。又定。不得不寫冷字。秋字。也。固也。只是於侍宴。那得相應。耶。因而於石淙上。先補出一層言。天子宮院自有勝於瀛洲者。却又再補出一層言。除天子正宮正院。

其離宮秘院亦自有勝於瀛洲者。夫然後用別有字折筆到石淙。嗚呼真異事也。

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為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游。〔後解〕

五六若謂其寫歌筵帳殿便是下下俗子。即謂其寫鳥寫雲猶未是上上好手。須知前解是寫石淙。此解乃寫侍宴。蓋七八寫侍五六寫宴也。宴必度曲。必結樓。今鳥度曲雲結樓。則是不度曲不結樓。可知也。開宴而又不度曲不結樓。則是天子亦能深領石淙幽趣也。然則五六正寫天子所謂上上好手。其妙如此。下下俗子不知道也。七八自言昔從具茨。七聖同迷。今日陪游。豈猶塵壒表已。亦能深領幽趣。以見與君合德也。

和趙員外桂陽橋遇佳人

江雨朝飛浥細塵。陽橋花柳不勝春。金鞍白馬來從趙。玉面紅妝本姓秦。〔前解〕

前解只寫橋。只寫佳人。却留遇字。獨與後解寫。遂為後來作律詩一定之式。○一二寫橋者。他橋下添一江字。江上添一雨字。雨上帶一朝字。朝上帶一春字。春上平添花柳等字。於是此橋便使不遇佳人。早是無邊駘蕩。世真不信唐初人有如此細妙。故又欲讀唐季人詩也。三四寫佳人。亦平添出金鞍白馬。總是不欲一筆實寫。

妬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旁人。蕩舟為樂非吾事。自嘆空閨夢寐頻。〔後解〕

此解獨寫遇字也。夫所遇者佳人也。遇之者我也。今寫佳人則只寫髮。只寫侍兒。寫我則輕輕避過。亦

只寫妬女。只寫路。旁人如此。便令遇字。已成鏡花水月之事。於是七八始得直結之云。此非吾事。而但自述頻夢。故內此卽暗用縞衣綦巾法。成詩爲君子立言之體也。讀此。○奈何又讀李文山裙拖六幅耶。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山莊

青門路接鳳凰臺。素澹宸遊龍騎來。澗艸自迎香輦下。巖花應待御筵開。〔前解〕

題是幸主山莊詩。却寫青門路接妙妙。言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天子親載耒耜。行慶賜於東郊。用是特出青門。而適與山莊路接。因而迴龍騎遊素澹也。澗艸先合言春氣已動。巖花未開。言春光正淺。便如從駢上稱出春初二字。又特用細意熨帖。想到自迎應待。以代申主人望幸之至情也。

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此日侍臣將石去。共歡明主賜金迴。〔後解〕

此寫是日君臣賦詩飲酒。雍成禮而退也。移北斗成天象者。宸翰先成。傳示羣臣。遍令繼作。如斗杓右旋。而衆星皆應也。近南山作壽杯者。羣臣以次遙指南山。捧觴上壽。如天保所頌。不騫不崩也。於是既極蕪樂。仍不喧譁。酒行既畢。君臣皆起。不知者只謂公主山莊乘槎得石。其知者共歎叔孫漢殿定禮賜金細讀如此起。如此結。真爲一代雅頌高手。豈復句櫛字比之士而已也。

崔湜

字澄瀾。定州安喜人。少以文詞稱。第進士。累擢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景龍二年。驟遷兵部侍郎。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

不可及也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澹蕩春光滿曉空。逍遙御輦到離宮。山河眺望雲天外。臺榭參差煙霧中。〔前解〕

一寫春日。只用澹蕩二字。二寫車駕。只用逍遙二字。便見此幸不是賞玩物華。三四欲寫臺榭。先寫山河。言天子自有本所應望者。特望其本所應望而臺榭亦遂參差於望中也。看他重寫眺望。輕帶參差。唐初人早自用字。精妙如此。人只賞後來某大家某名家用字精妙。豈知其皆出於唐初人哉。

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轉管絃同。卽此歡娛齊鎬宴。唯應率土樂薰風。〔後解〕

五六又寫是日不陳錦繡。不奏管絃。惟是飛花轉鳥。娛適皇情。因言此雖成周之宴。豈更過哉。率土之民。解愾阜財。其在今日之一望矣。其在今日之一望矣。

馬懷素

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畫樵夜輒燃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鄆尉。開元初。官至聲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卒。諡曰文。

奉和人日讌大明宮恩賜綵縷人勝

萬戶千門平日開。天容辰象列昭回。三陽候節金爲勝。百福迎祥玉作杯。〔前解〕

賜讌大明宮。則天子臨軒。百寮環侍。故曰天容辰象。天容者。聖容如天。辰象者。會弁如星也。乃次句未寫天容辰象而起句。先寫萬戶千門者。此雖指九天閭闔而已。槩窮簷蔀屋也。不過暗用孟子民貴君輕一段奇論。翻作妙詩。然而題中人日二字。不如此寫便不得。暢三寫勝。四寫讌。一解四句。一氣讀之。真可稱發端既適。又逢壯采者也。

就煖。風光偏着柳。辭寒。雪影半藏梅。何幸得參詞賦職。自憐終乏馬卿才。〔後解〕

五六風光着柳雪影藏梅寫人日春色恰在淺深之間然本意却為趣便要寫就煖辭寒四字自明生於單微升於禁近而又自謙詞賦之非其長也。

奉和立春遊苑迎春

玄籥飛灰出洞房。青郊迎氣肇初陽。仙輿暫下宜春苑。太寢行開上壽觴。〔前解〕

題曰立春遊苑迎春者言以立春之日車駕遊苑便當迎春也夫立春非細事也迎春乃鉅典也若遊苑者不過以勤政餘閒寓目娛情已耳而乃欲以漫然相當此非可以訓也因而擊筆直從冬至灰飛追至春氣始動之初遙遙作起言此固天地之大德先王之至理羣生之本命王人之首務有非可以等閒視之者三四因接暫下行開四字言天子方且親帥公孤布令一畢便還太寢遍賜勞酒見非留連於苑中也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東郊三推帝籍還反太寢執爵遍賜命曰勞酒

映水輕苔猶隱綠。隄弱柳未舒黃。唯有裁花飾雙鬢。相隨聖藻狎年光。〔後解〕

前解一二寫立春三四寫迎春此解又獨寫遊苑也言時方初春則春光尚淺春物未敷有何寓目有何娛情無非裁花飾鬢聊當承應至尊然則迎春禮成便宜車駕還宮不須又遊苑也唐初雖有篇章全成規切既俯暢任氣復優柔以懷其妙有如此者

武平一

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圖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追召為起居舍人丐終制不見聽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遷考功員外郎玄宗立貶蘇州

參軍徒金壇令平一見龍中宗時
雖宴豫營因詩訟規誠開元末卒

立春日內出綵花樹

鸞輅青旗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轉。紅藥先從殿裏開。〔前解〕

一、言帝方出迎。二、言春方未至。三四、一捺一抬。言花信全無而花枝忽現。不惟全讀四句是絕妙章去。試單讀一句。黃鶯句亦絕妙手法也。

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睿藻光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後解〕

五六、言春風徐徐。春水與百花消息。胡能催促七八。言然而聖人先天弗敢違霞觴。未終麗景已至此。又必然之理也。景韻文館紀云。是日中宗手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藥之先開。訝黃鶯之未轉。循環吟。踏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于簾下見之。謂平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更賜酒一杯。時人嘆美。

劉憲

憲

字元度。宋州甯陵人。弱冠舉進士。累除冬官員外郎。神龍初。坐嘗為張易之所引。自吏部侍郎出為渝州刺史。俄復入為太僕少卿。兼修國史。加修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卒。贈兗州都督。集二十卷。

立春日內出綵花樹

禁苑韶華此日歸。東郊道上轉青旗。柳色梅芳何處所。風前雪裏覓芳菲。〔前解〕

一、寫立春。二、寫迎春。筆墨和平。神態閒雅。忽然三四。掉筆一轉。遽問柳色梅芳。尋到風前雪裏。不知是虛是實。但覺欲離欲合。真可謂玄解之宰。向虛空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者也。如此寫綵花樹。真是異樣空靈。

奇妙後來石家罕見其比

開冰池內魚新躍。剪綵花前燕始飛。欲識王遊布陽氣。爲觀天藻競春輝。〔後解〕
此始出剪綵也。言時方冰開。魚陟未宜。裁花剪燕。然而天地和同。艸木萌動。是其時矣。布德和令。畢達陽氣。固其宜也。恭讀天藻。仰知聖情。豈有萬乘之君。而爲兒女之戲者哉。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暮春春色最便妍。苑裏花間列御筵。南山積翠臨城起。灑水浮光共幕連。〔前解〕

此詩排仗又奇。看首句寫春日。次句寫幸望春宮。三四却閣起春日。不承單單只承幸望春宮。言正面南山翠起。左右灑水。光連映帶。花間御筵。端正有如此者。

鶯藏嫩葉歌相喚。蝶礙芳叢舞不前。歡娛節物今如此。願奉宸遊億萬年。〔後解〕

五六轉筆然後再寫春日。言今日歡娛既洽。已後節物正長。自此鶯蝶爲始。願見無窮。鶯蝶也。

韋元曰

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以事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

興慶池侍宴

滄池滢沆帝城邊。殊勝昆明鑿漢年。夾岸旌旗疏輦道。中塘簫鼓振樓船。〔前解〕

前解贊頌後解規切。興慶池卽龍池也。殊勝昆明者言漢武乃爲欲通身毒而惡昆明閉道故發譎吏併工穿鑿。今皇帝自以龍潛興慶。平地天湧成池。不由人力自然浸廣。此固不可同年語也。然則今日上膺天瑞。下協地靈。旣纘大統。奄有神寶。而夾岸迴旗中流發鼓。暫辭帝殿來觀舊服。固亦羣情之

同慶不獨皇心之獨愉也。

雲峯四起迎宸幄。水樹千重入御筵。宴樂已深魚藻咏。承恩更欲奏甘泉。〔後解〕

轉筆乃忽寫雲峯四起水樹千重者。此卽甘泉所云事變物化目駭耳回於漭沆池中固不可以不慮者也。宴樂已深妙言今日已樂然樂不可極天子宜別有澄心清魂儲精垂恩之方不可流連而忘返也。唐初人詩敦厚嚴整莫不如此。道樹云更奏甘泉者是時玄宗未有皇嗣而甘泉爲漢成帝郊祀泰時卽胤錫羨之辭故欲承恩遂奏之也。

裴 淮

絳州聞喜人也父瑛之倉部郎中以老疾廢於家。淮色養劬勞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禮舉。拜陳留主簿。累遷監察御史。三遷中書舍人。尋轉兵部侍郎。以銓叙平允特授一子爲太子通事舍人。開元五年遷吏部侍郎。再轉黃門侍郎。代韋抗爲御史。大大。淮早與張說特相友善。時說在相位數稱薦之。淮善數奏上亦嘉重之。於擢拜吏部尙書。尋轉太子賓客。卒年七十餘。贈禮部尙書。諡曰懿。

龍池

乾坤啓聖吐龍泉。泉水年年勝一年。始看魚躍方成海。卽覩龍飛利在天。〔前解〕

一、寫無池而忽然有池。二、寫小池而浸成大池。三、寫皇帝於斯發祥。四、寫皇帝尅日受命炳玄符。鏡鴻業。義吐光芒。辭成廉饒。此爲一代之偉製也。

洲渚遙將銀漢接。樓臺直與紫微連。休氣榮光恆不散。懸知此地是神仙。〔後解〕

五六又加寫皇帝龍飛已後。此池與邸亦既接銀漢連紫微矣。而其休氣內亭榮光外暢。猶然未散有如此者。然則勒功喬嶽鑄鼎荆山。經道緯德通天。凝化其爲靈瑞。又可限乎。

張 說

字道濟。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授太子校書郎。遷補闕。擢鳳閣舍人。兼修文館學士。睿宗卽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玄宗爲太子。說與褚無景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坐與姚崇不睦罷爲相州刺史蘇頌見帝爲陳說忠嘗有勳不宜棄外途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賈稱卽軍中論還召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實封三百戶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於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軍國大務帝輒訪焉卒年六十四贈大師諡文貞說沒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詔配享玄宗廟廷集三十卷天寶遺事載說母見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宰相其至貴之祥也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別館芳霏上苑東。飛花澹蕩御筵紅。城臨渭水天河近。闕對南山雨露通。〔前解〕

前解寫至尊非玩物華後解寫羣臣實窺聖德○一言別館在上苑之東其芳菲則誠有之也二言飛花落御筵之上其澹蕩乃已無多也三四因言然則今日車駕之來豈曰捨棄萬幾而徒尋覓餘春夫亦仰思天河之正近則宜何以挹注汪濊俯思雨露之可通則宜何以霑濡品物惟夏諺固云吾皇不游吾何以休斯固非無事而空行也

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外叢。春園既醉心和樂。共識皇恩造化同。〔後解〕

五六言皇情既有如此之勤則皇澤果有如此之及因而遍指殿蹊蝶以微不冒之衆多也既醉心和樂妙醉則和和則樂樂則人盡人性物盡物性人物和同了無隔礙嗚呼自非造化其又孰能當此者乎

三月三日承恩遊宴定昆池官莊

鳳凰樓下對天泉。鸚鵡洲中匝管絃。舊識平陽佳麗地。今逢上巳盛明年。〔前解〕

一、寫莊池。二、寫游宴。三、忽折筆言此莊此池非不久聞然而自省生平曾不敢過。四、仍攏筆言今月今日若不奉勅雖復再更年月亦未必來看他特地分別平陽佳麗地上已盛明年自明今此從游臣自樂盛明之上已我不賞平陽之佳麗也。

舟將水動千尋日。暮共林橫兩岸煙。不降王人觀禊飲。誰令醉舞拂賓筵。〔後解〕

唐書安樂公主嘗請昆明爲私沼帝告以先帝未嘗許人公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此五六正目懽此池之延袤數里因而諷言若非扈從至尊我則何爲而至斯也嗚呼不惡而嚴可以覘先生之忠

塞有若斯矣。

幽州新歲作

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共嗟人事何常定。且喜年華去復來。〔前解〕

一二梅似雪是梅雪如梅是雪此寫荆南薊北地氣不同也又去歲荆南是荆南不是長安今年薊北是薊北又不是長安此寫去歲今年人事不同也三四共嗟妙只是一二之兩上半句且喜妙只是一二之兩下半句也筆態扶疎磊落讀之疑其非復韻語

邊鎮戍歌連夜動。京城燎火徹明開。遙遙西向長安日。願上南山壽一杯。〔後解〕

五寫身在幽州通夕不寐六寫心在京城通夕不忘也

滬湖山寺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禪室從來塵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前解)

不因寂歷不生道心。然而寂歷非道心也。不因迢遙不傳鳥聲。然而迢遙無鳥聲也。龐居士曰。但願空

諸所有是寂歷道心生。義也。慎勿實諸所無。是迢遙野鳥聲。義也。三四從來妙。豈是妙。僧問玄沙。清淨

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玄沙答僧。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問玄沙。是從來塵外賞。義也。玄

沙答僧。是豈是世中情。義也。來塵外賞。鳥聲豈是世中情也。然則鳥聲寂歷道心生。又不待言也。

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裏南湖一片明。若使巢由同此意。不將蘿薜易簪纓。(後解)

東嶺千重。妙在一出字。出之為言。不勞瞻眺也。南湖一片。妙在一明字。明之為言。無煩窺覷也。此本寫

寺中現景。然實試思。今日面前。除却千重東嶺。一片南湖。以外。真又有何物。巢由同此意。意字妙。所謂

簪纓從來塵外賞。簪纓豈是世中情也。嗚呼。微妙矣。

蘇頌

字廷碩。弱歲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又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讓同中書門下三

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壇。委獨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巧公徐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我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

帝謂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即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頌。及又何愧。前日。裁俄。襲封許國公。開元四年。進封。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八年。罷為。壽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領南。諸州。卒。年。五十八。詔。贈。右。丞。

相。諡。文。憲。頌。性。廉。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通。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頌。度。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淡。陰。看。搖。落。悽。愴。江。淨。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嘆。曰。此。兒。他。日。必。主。文。○韋。嗣。立。拜。中。書。環。署。官。皆。隨。

為之辭。薛稷手書。時謂三絕。又東明觀道士周彥雲。欲為其師。立碑。謂環曰。成某志。不渴煩君。諸于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環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韓休為序。

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

主第山門起灞川。宸遊風景入初年。鳳凰樓下交天仗。鳥鵲橋頭敞御筵。

一、是太平公主南莊。二、是初春。三四、是幸。此皆唐初律詩。前解之最精整者。○交天仗。言車駕既到主門。則帶刀提仗之士。皆即交過。承應散去。東西廊下也。敞御筵。言公主預聞臨幸。則恭設香花出門。遠迎也。寫幸字甚詳。

往往花間逢綵石時。竹裏見紅泉。今朝扈蹕平陽館。不羨乘槎雲漢邊。

五六、逢言今朝初逢。見言今朝初見。寫南莊一。一景物皆爲目所未經。又加往往時時者。寫此目所未經之景物。今在南莊。乃至應接不暇。則公主之豪富可想見也。

興慶池侍宴

降鶴池前迴步輦。棲鸞樹杪出行宮。山光積翠遙疑逼。水態含青近若空。

興慶池侍宴。必在樓船之中。此前解。則先寫未下樓船之前也。言天子身爲萬乘之主。宗廟社稷所繫。故出必稱警。入必稱蹕。跬步之近。必駕和鸞。侍史載筆。動則紀之。無他。亦以千金之子。猶不垂堂。况在至尊。自非率爾也。今也迴步輦。出行宮。曰朕且欲至池上。三四、因雙寫山光水態。猶言如此積翠遙臨。含青近漾。亦足以奉怡聖情矣。言外。便不必更下樓船之意也。

直視。天河垂象外。俯窺京室畫圖中。皇情未使恩波極。日暮樓船更起風。

〔後解〕

此直視俯窺。則是已泛樓船之中也。天河垂象。外言池之前浦。蒼茫無極也。京室畫圖。中言池之中流。倒映無底也。既蒼茫以無極。復倒映而無底。然則鼓糴揚舡。誠然有足樂者。無何樂不可極。自古爲戒。於是皇情纒動。天風應之。此真爲先生保傅之格言。而非徒近體之選聲也。

扈從鄠杜間。奉呈刑部尚書舅崔黃門馬常侍。

翠輦紅旂出帝京。長楊鄠杜昔知名。雲山一一看皆異。竹樹叢叢畫不成。〔前解〕

扈從鄠杜間。出手便寫其地。舊是長楊。已早有仰邀三公同來草賦之意。三看皆異。此是寫賦心。四畫不成。此是寫賦手。不得淺淺謂此六字。祇是寫他雲山竹樹而已。

羽騎時過持袂拂香車。欲度捲簾行漢家。曾草巡遊賦。何似今來應聖明。〔後解〕
五言屬車之人。無不對景動容。六言今上天子。方亦露冕眷注。然則此行所歷。真不可不早來應詔。速撰麗賦也。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烟。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前解〕

七字中凡下二望字。二春字。此比沈龍池。却是又一樣疊字法。想來唐人每欲以此爲能也。更逢晴日四字妙。亦只是尋常欣快寫來。却異樣踴躍。三四下見南山。平臨北斗。則正承此更逢晴日也。言是日無遐不覽。無微不盡。聖人觀物。大明中天。其氣象有如此者。皆是日晴日之爲也。三四下見南山平臨北斗正緊承二之更

逢晴日以極寫望澤春宮之望字乃見俗儒舊解俱欲作高字釋夫高郎與詩有何涉乎

細草。偏承迴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後解〕

後解則只寫宸遊對此四字也。細草不必承迴輦。而此必寫偏承迴輦。飛花不必落舞觴。而此必寫故落舞觴者。此非細草新花。必欲媚茲一人。正是天容茂對。實許羣情畢達也。如此則天既愛物。物敢違天。鳥雜管絃。真至誠能盡物性。可以贊化育矣。

張九齡

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始調校最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俄遷左補闕時張說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勃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又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是歲養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卒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初安祿山范陽偏校入奏氣驕卷九齡謂裴光延曰亂幽州者此胡雖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如京師九齡請誅之帝不許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曲江既卒明皇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有曲江集二十卷

奉和聖製早發三鄉山行

羽衛森森西向秦。山川歷歷在清晨。晴雲稍卷寒巖樹。宿雨微銷御路塵。〔前解〕

看他寫山川。只用歷歷二字。看他寫山川歷歷。只用在清晨三字。初唐人應制詩。從來人人罵其板重。又豈悟其有如是之俊爽耶。三四晴雲稍卷。宿雨微銷。此只謂是寫清晨異樣好手。初並不覺山川歷歷亦已向筆墨不到之處。早自從中如畫也。

聖德由來合天道。靈符卽此應時巡。遺賢一一皆羈致。獨欲高深訪隱淪。〔後解〕

後解連上轉筆言所以晨光歷歷者。只為宿雨快晴也。所以宿雨快晴者。只為聖德合天也。所以聖德

合天者只爲羣賢盡起無有遺滯也然則聖德之合已無容頌而靈符之應實爲可欣既仰承帝命之如響當益思帝心之簡在今日如此大山大川定有伏龍伏鳳正不可更加意也

賈曾

河南洛陽人曾少有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郎玄宗爲太子遴選宮僚以曾爲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業曾力諫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與蘇晉同以文詞稱時號蘇賈卒于至

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

銅龍曉關問安迴金輅春游博望開渭水晴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前解〕

君子立言與臣則依於忠與子則依於孝因事納勸無微不至如此詩鼎鼎爲唐初人妙筆須知並不因其晴光草樹佳氣樓臺寶光燭天金聲擲地也直要曉得當時太子明明只是出苑遊春他却斗地先於起句侃侃寫作問安回三字只因此三字寫起在上便自令他晴光草樹佳氣樓臺等字字字中間俱帶有當今皇帝萬壽無疆氣色此真三百篇中雅頌之音未易一二爲後來詩客道也

招賢已從商山老托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周獨留滯欣逢睿藻日邊來〔後解〕

此五六又寫尊師傅集賢英須知不是再勉太子只圖引起自己留滯東周耳唐人律詩後解體如此

徐安貞

信安龍邱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皆稱之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

聞隣家理箏

北斗橫天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奏箏逸知是鄰家趙女彈〔前解〕

寫聞箏看他一二只是閒閒出手不惟恰似不咏聞箏乃至恰似不欲作詩者已而三忽閒閒寫出聞

箏已而四。又閒添出趙女。試想唐初人有如此輕秀之章。並非唐末人之所得而方軌也。

曲成。虛憶青蛾歛。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重幃聽未闌。不如眠去夢中看。(後解)

此五六曲成調急是寫所聞之箏。青蛾玉指是寫理箏之人。試思前解不添趙女。卽此時何處得有此解。然而某又特欲細看其中間之虛憶字。遙憐字。便是七八。不如眠去之。文情生起。欲學唐人律詩後解。卽如此等妙篇。其可不刳心也哉。

李 邕

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註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因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籍隱映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因與張廷珪共薦之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塔下大言曰環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卽可環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專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嶠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娼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李林甫素忌邕復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布爽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命吊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虛臆用嘗謂邕如千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歎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有集七十卷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

傳聞銀漢支機石。復見金輿出紫微。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前解)

此爲從幸公主山莊。故以乘槎犯漢爲起。然因傳聞復見一落。手法既寬。便不檢括。竟於結句。再用其語。此固是其通長。前後二解。欲作大開大闔。然讀者則須細玩其前解。仍是前解。後解仍是後解。並不因起結只用一語。遂混作中四句詩也。○前解只是寫舊所不信。今乃驚見三四。猶言織女橋邊烏鵲

真起仙人樓上鳳凰果。飛諷言車駕之下幸。公主洵爲異聞也。

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今日還同犯牛斗。乘槎共泛海潮歸。〔後解〕

後解歌扇舞衣更無少諱甚至直寫出風飄水濺見是日不論何色人等並得縱心寓目故結句時下一犯字再加一同字諷言此係陛下閨門未宜舉朝盡隨也○前解寫車駕果幸山莊後解寫羣臣盡見公主

孫逖

博州武水人幼有文屬思精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擬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嘆遂與定交舉手筆後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于均瑋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哀其文示逖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修撰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逖尤精密信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官終少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集二十卷

和左司張員外自洛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洛自

使入京中路先赴長安逢立春日贈韋侍御及諸公此左司張員外題也孫則和之

忽見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草。林下輕風待落梅。〔前解〕

如此絡索題看唐人大筆乃全不以爲意看他四句中如忽見數雁更逢一花淑氣迎春輕風待梅一意只寫立春更不分心別顧而其間如雲間句却是寫洛回山上句却是寫中路河邊句却是寫長安林下句却是寫韋侍御及諸公凡題中所有乃更無所不有此真超然大筆也

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共言。東閣招賢地自有西征作賦才。〔後解〕

前解盡將如此絡索題中間無有不寫獨餘贈字和字留俟後解定奪而此後解乃更不止定奪贈字和字偏有本事直挑動到及諸公三字言張員外自贈韋侍御却要孫先生與他代和豈不遭侍御笑云我府中自有諸公何勞牀頭人與我捉刀耶真寫盡知己倡和之樂也○頗有先生深嫌其間上邊下中裏等字賤狗徒知咬概耳

張

諤

登景龍
進士第

延平門高齋亭子應岐王教

花源藥嶼鳳城西翠幕紗窗鶯亂啼昨夜葡萄初上架今朝楊柳半垂堤(前解)

花源藥嶼即高齋亭子翠幕紗窗則高齋亭子中間之最深曲處也其對法花源與藥嶼對翠幕與紗窗對謂之當句自對至於足此二句而一云鳳城西一云鶯亂啼鳳城西是紀其地在延平門外鶯亂啼是紀其時在深春已更不復求對然而試細尋之即鳳鶯二字却又成對此又謂之手便錯對也此皆唐初人熟精律體放膽成文非已後小家所得漫擬也三四承鶯亂啼只寫得昨夜今朝四字並非寫上架之葡萄垂堤之楊柳須知倣此

片片仙雲來渡水雙雙燕子共銜泥請語東風催後騎併將歌舞向前谿(後解)

上解葡萄楊柳只是承鶯亂啼紀其時在深春此仙雲燕子則即七句請語之東風也言仙雲既是渡水燕子又必銜泥然則後騎徐來正應覲面相值欲勞乘便寄語併催一發前來此即杜必簡寄語洛

城風日一樣文法而不解者誤謂其是寫景真所謂無縫鐵椎者也。

庾光先

奉和劉採訪緡雲南嶺作

石越城池枕海圻永嘉山水復相依。懸蘿弱篠垂清淺宿雨朝暎和翠微。〔前解〕

欲寫永嘉又必先寫邊海諸郡此非襯永嘉使不單薄正言永嘉乃即百越之一言外便有招魂之意如云南方不可久留也三寫永嘉水四寫永嘉山吟之是非常清麗思之是異樣卑濕真為離騷已後又一高手已。

鳥訝山經傳不盡花隨月令數仍稀幸陪謝客題詩句誰與王孫此地歸。〔後解〕

五六言永嘉鳥非中原鳥花非中原花夫山經月令此為中原聖人之書今既略不筆其花鳥則是中原聖人絕意不至此地可知也七八言寄詩不如早歸誰與猶言孰比也。

李

橙

太原文水人早聰敏以明經舉開元初為咸陽尉時張說自紫微令燕國公出為相州刺史河北按察使有洛州劉行善相人說問察案後誰費遂行乃稱橙及臨河尉鄭巖說乃以女妻巖妹壻陰行真女妻於橙後為尚書右祿山傳首殉河北顏真卿斬其使浴其首殮以木函祭而葬之以聞玄宗贈橙司徒仍與一子五品官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前解〕

前解一是從蓬萊二是向興慶三四是雨中春望最詳整也。

御柳遙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睿才。〔後解〕

前解寫從蓬萊向興慶雨中春望已盡此解獨寫聖製也言只因聖製春望之篇一出即御柳盡發林花畢開天言所臨百物皆應也本言五六是年芳入睿才看他七又先作一折筆言當年花柳皆屬聖澤獨有今日更蒙睿才真可謂無意不到矣

賈至

字幼隣曾之子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獨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讓册既進稿帝曰昔先天尚書左丞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從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京兆尹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曰文集十卷蘇弁編次常仲孺爲序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繞建章。〔前解〕

前解通寫早朝大明宮一是朝二是早三四是大明宮最華整○須悟其發興本是因朝大明宮忽然一念慶快遂呈兩省僚友裁詩却是因呈兩省僚友要其各知慶快故更補寫早朝大明宮蓋舉朝如此多官而獨有兩省諸公載其筆墨侍從天子高華清切無能與比此真不可不知慶快者只看其起句銀燭朝天紫陌長之一句七字銀燭者言朝天既早載燭而行紫陌長者言銀燭衆多迺灑紫陌極目遠視不見窮盡正以極明早朝之官之多何慮若干若干也後解便只從此一句七字中間抽出兩省僚友言獨有我輩非其餘銀燭之比○和詩三章獨有杜工部別換機杼他如王之萬國衣冠岑之玉階千官皆是先生一樣章法

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後解〕

後解專寫兩省僚友。○看他五六，又自作輕輕頓挫，言兩省之臣如論劍佩，則雖同隨玉墀之步，若辨衣冠則實獨染御爐之香，蓋入直鳳池，含毫待詔，人生自幼識字，讀書真得如是一日亦足也。

王維

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於蒲，遂爲河東人。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綰俱有俊才，博學多藝，亦齊名閭門。友悌多士，推之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中、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

勝衣。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虜，從不及爲賊所得。維嘗取病僞撰瘡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爲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子弟，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索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平陷賊，中書舍人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嘉之，會綰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謫授太子中允。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甯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于造化，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兄弟俱奉佛，居嘗蔬食，長齋不衣文彩。得宋之間，蓋田別墅在輞口，其水周於舍下，別置竹洲花鳥，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嘗聚其詩號輞州集。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談玄爲樂。嘗中無所有，惟茶鏞，鑿白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臨終之際，以緡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緡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旨。捨筆而絕。代宗時，緡爲相，帝好文，謂緡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緡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即故世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僊詔，褒賞凡十卷。○甯王靈實，盛寵妓數十人，皆上色，宅左有賣餅妻，織白明裙，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求之寵愛逾等。歲餘，因問曰：汝復憶餅師否？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坐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莫不懷異，王命賦詩，維先成云：莫以今時寵難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云。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即事。

欲笑周文歌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豈知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前解〕

忽然笑周輕漢，人問何故。曰：彼二朝豈知生芝，詎有出雲耶。一解詩讀之，只如蒿枝輕拂，相似小儒，詎其平平無奇，不知此爲先生真奇。蓋朝廷喜言祥瑞，既非我所樂聞，然則只用隨手隨口輕輕遞得過。

去便休。又豈能與之鋪張乎哉。

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後解)

此堯尊舜樂。前人皆誤解為御酒法曲。於是七之天意。同人意五字。遂更不知如何成語。不知前解生芝出雲。是為天意。今此五六。則是人意。推言天意。何故有彼。則惟人意實先有此也。陌上字妙。便知堯尊直通田家瓦盆樓前字妙。便知舜樂直通婦子連袂。於是而休嘉之氣。上通彼蒼。人天既協。神靈斯應。生芝出雲。如何不宜也。如此方是儒者之言

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柳絮飛。禁裏疎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前解)

看他寫餘暉。却從洞門高閣字着手。此即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文法。言餘暉從洞門穿入。倒照高閣也。再加桃李句。寫餘暉中一人閒坐。真是分明如畫。再如禁鐘省鳥。寫此花陰柳絮中間閒坐之一人。方且與時俱逝。百事都指真。又分明如畫也。前解先生自道。比來况味。只得如此。讀此一解。使人火氣都盡

晨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強欲從君無那老。將因臥病解朝衣。(後解)

後解始酬郭給事也。言搖玉珮奉天書。與君同事。豈不夙願。然晨趨夕拜。老不堪矣。誦之。使人油然感

其溫柔醇厚。不覺平時叫囂之氣皆失也。

早秋山中作

無才不敢累明時。思向東谿守故籬。豈厭尙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遲。〔前解〕

無才非先生自謙。明時非先生虛頌。直是深信一時君臣合德。無績不奏。身於其間。半手莫措。於是戰戰懼懼。或畏兢兢。抱其不敢。因而眠思夢想。但得忽然一日。乘秋風歸故籬。便是通身輕快。無量安樂者也。三四因言人生多故。惟是婚宦二端。今幸兒女之事亦已早畢。如何軒冕之塗。猶未拔足。蓋力疾求去之辭也。

草間蛩響臨秋急。山裏蟬聲薄暮悲。寂寞柴門人不到。空林獨與白雲期。〔後解〕

唐人每欲咨嗟遲暮。則必以歲已秋日已暮爲言。其法悉倣諸此。○歲已秋日已暮。舉二反三。殆是百年亦復垂垂將盡也。空林白雲者。人但無心。便是同期。非定欲絕人遠去。

敕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前解〕

勅賜櫻桃詩妙在第一句。全不提起櫻桃。只奮大筆先書曰芙蓉闕下會千官。蓋闕下卽至尊也。闕下會千官。卽會朝至會也。如此便見君臣同德。日會闕下朝廷之事。必有大者。而此櫻桃不過一日偶然宣賜之微物。此謂筆墨所爭甚微。而直言闕所甚大也。如出小人俗手。必將一起便寫櫻桃。則不知千官爲櫻桃故來。會闕下乎。抑闕下爲櫻桃故召會千官乎。竟不成話說矣。三四兩使櫻桃事最精切。然妙實在寫出一片敬愛其臣之盛心。正不徒以精切爲能也。

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後解)
五寫先受賜者六寫後受賜者不謂漣百官之百字先生妙筆直有本事教都寫出來讀之分明立在門左右親看其紛紛續續而去也末又意外再寫君恩無窮又如逐員逐員宣諭之

積雨輞川莊作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前解)

此解卽鹵風饁彼南畝句中所有一片至情至理特當時周公不會說出留教先生今日說出也蓋一家八口人食一升一年人三百六十升八人共計食米二十八石八斗除國稅婚喪在外此項金仰今日下田苦作之人之力更無別出可知也今使因積雨致炊遲因炊遲致餉晚因餉晚致農饑此卽合家嗷嗷仰食之人無不爲之倉皇踉蹌身心無措者也故三四承之言如此水田無際望之但見飛鷺則應念我勞人胼胝不知直到何處如此夏木陰長聽來百轉黃鸝則應念我勞人腹枵不知已忍幾時奈何不過一藜一黍至今猶然未得傳送一解四句便只是精寫得一遲字如何細儒不知乃漫謂之寫景也○如何千年以來說唐詩者一味皆謂閒閒寫景夫使當時二南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亦曾無故寫景則謂唐亦寫景可也若三百篇並無此事則唐固並無此事也○漠漠句言作苦陰陰句言日長作又苦日又長然後積雨炊遲一遲字方是當家主翁淳厚心中一段實地痛惻也若必爭之曰寫景則藜黍既遲苦饑正切而主翁顧方看鷺聽鸝吾殊不知此爲何等詩又爲何等人之所作也

近日頗復見人畫此二句不知此二句只是遲字心地夫心地則又安能著筆

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後解〕

上解是寫居輞川心地此解是寫居輞川威儀○言頗彼有人見我莊居因遂疑我習靜修齋夫我亦何靜之可習何齋之可修乎不過眼見槿花開落因悟身世併銷正逢葵葉初肥不免採擷充膳是則或有之耳且夫人生世上適然同處以我視之我固我也彼固彼也如以彼視之彼亦我也我特彼也然則百年並促三餐並艱人各自營誰能相讓今必疑我習靜修齋則豈欲令二三野老側目待我一如陽居所云家公執席妻子避竈然後自愉快耶亦大非本色道人已

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聖恩竊書鄙意兼奉簡新除使君等諸公

忽蒙漢詔還冠冕始覺殷王解網羅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云多〔前解〕

既赦罪又復官若順事各寫此成何章句今看其小出手法只將二事搏作二句言我直至復官之後始悟既已赦罪矣便令前此畏罪之深後此蒙恩之重前此驚魂一片後此銜感萬重所有意外如恍如惚無數情事不覺盡出此謂臨文變化生心之能也三四承忽蒙始覺文勢自更不得不出於感頌三是感四是頌此自是一時至情至理切不得樣其陋俗也

花迎喜氣皆含笑鳥識歡心亦解歌聞道百城新佩印還來雙闕共鳴珂〔後解〕

上解伏感聖恩此解奉簡諸公也言諸公新除百城誠無便來雙闕之理然我今無限歡喜實已更不

自持安得知已都來一齊看我歡喜五六花皆含笑鳥亦解歌者蓋事出望外心神顛倒所謂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前解)

一解只妙於酌酒與君四字猶言咄咄裴生今日乃得王先生與之酌酒便是一生自豪直不應又好唇舌再問他人情如何也看他命題便已直直只此五字意即可知三四正極翻覆波瀾也三之穆毒在白首二字言半生對牀不妨一刻便為敵國也四之輕薄在先達二字言一朝雲霄不認昨夜論共燈火也此自是千古至今絕妙地獄變相茲反覺吾王先生說之為饒舌也

艸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後解)

前解寫顯相後解寫密相也顯相必是裴所已受故前解只作寬慰之語密相乃是裴所未悟故後解更是作誠之辭五草色七字言我方不意則彼先暗傷也六花枝七字言我乍欲行則彼必重擠也此皆自古至今絕妙地獄變相也

春日同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桃源面面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前解)

二柳市南頭即新昌里隱淪即呂逸人也三不敢題門言逸人不在四看竹言已與裴不能以逸人不

在而遂去也。俱易解。最奇最妙者。看先生於二三四句未寫以前。忽然空中無因無依。隨筆所蕩。先蕩出桃源。面面絕風塵之七字。今世之人不能看書心細如髮。則直謂此不過寫他新昌里耳。殊不知新昌里自有柳市南頭四字承認。不應一寫不已。又疊寫至再也。某因大書揭壁。誓以十日坐臥其下。務期必得其旨。及至瞥地看出。却亦只是平常。然而其中實有兩通妙理。終是忍俊不禁。不妨對衆拈出也。其一言我與裴。是日亦不必定訪呂逸人。蓋桃源面面總非人間。南北東西無非妙悟。如此則遇逸人亦不爲欣不遇逸人亦不爲憾。便將逸人失晤。早已視如流雲。下解空玩庭柯。正復大愜來意也。其一言逸人此時雖不知其何在。然而桃源面面既非人間。南北東西總無異緣。則亦烏知其不爲訪人。未值正在旁皇。不訪反逢。方當歡握。至是深淺只在中料。應毛羽無非一色。便任縱心。他往於我有何異同也。試思先生如此高手。如此妙手。真乃上界仙靈。其吹氣所至皆化樓臺。又豈下士筆墨之事所能奉擬哉。

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隣。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老作龍鱗。(後解)

此寫不遇逸人後一段徘徊閒暢神理也。五仰眺其牆外。六俯玩其塔下。七八進窺其窗中。出撫其庭樹。何必不遇逸人。亦何必定遇逸人。蓋此日與裴特地發興。遠來至是。亦可謂大獲我心而去矣。

過乘如禪師。肅居士。嵩丘蘭若。

無着天親弟。與兄嵩丘蘭若一峯晴。食隨鳴磬巢鳥下。行踏空林落葉聲。(前解)

二大士合住一精舍。若非先生心知其事。正復不審如何措手。今忽巧請無着天親兄弟菩薩。先將如椽大筆。公然橫起一語。然後再於嵩丘蘭若。輕輕安箇一峯晴三字。而二大士之無着所以爲無着。是此三字天親所以爲天親。亦此三字矣。三四寫二大士受食而巢鳥亦下。此猶與有情平等經行而落葉有聲。此直與無情平等。然則爲是二大士各有晴峯爲是一晴峯。雙現二大士。此非復詩家之所與聞。吾欲與天下道人參之。菩薩與菩薩蕭然不相得曰無著。菩薩與菩薩胎然不可開曰天親。

进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後解〕

龐居士常曰。但願空諸所有。慎毋實諸所無。此一解四句。正特表二大士已盡得空諸所有。而先生妙筆。則反戲寫其實。諸所無以俟人之從空懸解。由然失笑也。言二大士澄清絕點。彼其蘭若之中。則豈更有纖塵得染者乎。有則或有珠玉。进水有則或有天女散花。除此二者而外。如再徹底檢閱。有則或有瞿曇先生金像儼然。深洞莊嚴。長松蔭覆。如是焉而已耳。看他四句二十八字。只爲欲寫何所有之三字。却乃翻作如此異樣筆墨。眞爲翰林之罕事也。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之作。

絳幘鷄人報曉籌。尙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前解〕

此全依賈舍人樣。前解通寫早朝。後解專寫兩省也。若其中間措手。又有不同者。賈乃於起一句便安銀燭朝天紫陌長之七字。是預從早字先用意於是。而三四寫朝字便無過。只是閒筆。此却於第四

句始安萬國衣冠拜冕旒之七字。是直到朝字方乃用意於是而一二寫早字亦無過只是閒筆此則爲兩先生各自匠心也。

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衰○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到○鳳○池○頭○〔後解〕

五、日色纔動寫朝光滿殿翻上早字六、香煙欲浮寫雙引駕退翻上朝字七八、急接朝罷二字言此時千官盡散而獨有我輩只歸鳳池也。

出塞作時爲監察御史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鷗○〔前解〕

首句曰獵天驕則是三句皆寫獵也殊不知首句曰獵天驕則是三句皆寫天驕也看他白草連天使是野火連天先已不可向邇三四承之寫其驅馬射鷗再加暮字時字便可見閃忽無常又加秋字好字便可知弓馬輕快其驕至於如此真爲當事者北望之一大憂也○看他起筆居延城外四字三四暮字時字秋字好字却似一道緊急邊報然

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雲○驃○姚○〔後解〕

前解寫天驕是真正天驕後解寫邊鎮是真正邊鎮○言乘障者乘障渡遼者渡遼土氣蓬蓬勃勃一氣便直取玉靶珠勒等二句十四字言人人無不自以爲居然屬我也前解不寫得如此便不足以發我之怒後解不寫得如此便不足以制彼之驕

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

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遙借翠微宮。隔窗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前解)

一遠辭。二遙借。既說遠。又說遙。詹詹小生。便嫌犯合。殊不知一解特地爭勝。乃只在此二字。言帝子瞻戀天容。何敢遠辭宸幄。乃至尊過憂溽。暑昨已遙借離宮。既是至尊遙借之勅。已宣即是帝子遠辭之行。不免也。看他寫得兄弟君臣之間。一片友愛。一段恭慎。只用二字。便乃無美不備。妙妙三四。雲霧通窗。山泉入鏡。此是極寫所借之地。暑氣全無。清涼隔世。正特為題中避暑二字。且未及描畫九成勝景也。

林下水聲喧笑語。巖間樹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事吹簫向碧空。(後解)

上三四。只是說九成無暑。此五六。方寫其景也。七此字。總結水喧笑語。樹隱房櫳。可知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宮斜。鑾輿迥出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前解)

看他一二。先寫渭水自縈。黃山舊繞。即三四之鑾輿看花。閣道留轡。宛然便在無數山。灑水抱之。中間也。先生為畫家鼻祖。其點筆吮墨。布置遠近。居然欲與造化參伍。只如此一解四句。便是其慘淡經營之至妙至妙也。

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華。(後解)

後解四句承上花字。言不知者以為為花也。其知者以為不為花也。夫閣道迴看。正迴看雙鳳闕耳。正

迴看萬人家。耳雙鳳闕。言上畏天眷。萬人家言下。邱民巖。若雲裏帝城雨中春樹八字。只是襯色也。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前解〕

此前解是寫溫泉。然吾詳玩其四句次第。却是細細又寫寓目。譬如作大幅界畫者。其正經主筆。本自定於一輻之居中。而其初時起手。却必自最下一角。先作從旁小景。既而漸漸添成。便是遠近正偏。無數形勢。一齊俱備矣。○一漢主離宮。即指今溫泉。特以不敢斥言當時。故遠借漢主也。接露臺。言寓目者。則應從秦始。露臺洞邊而起也。二秦川夕陽。言一路依渭水迤邐而去。其半道有蟲起者。寓目者宜知此為驪山夕陽樓也。三四方寫溫泉。然三猶通寫。合宮朱旗。言盛陳儀衛也。四方獨寫湯殿碧澗。言陰泉灌輸也。此為寓目時自遠而近。自邊而中。最精最細之理路也。○某嘗言好看山水。眼中須有章法。述好山水口中須有章法。如此一解四句。便是右丞滿胸章法。其為畫家鼻祖。豈無故而然乎。

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後解〕

後解寫韋太常五六者。所謂甘泉賦料也。前解一二只是陪寫溫泉。後解五六却是五。耶賦料然則詩中寫景處固自有定限矣。

送楊少府貶郴州。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三湘遠。惡說南風五兩輕。〔前解〕

此前解手法最奇。看他一二公然便向並未曾別之人預先用勾魂攝魄之筆。深探入去。逆料其後來。

到○衡○山○到○洞○庭○必○不○能○對○秋○月○而○聽○猿○聲○者○於○是○三○四○方○更○抽○筆○出○來○重○寫○愁○看○北○渚○惡○說○南○風○目○今○
一○段○惜○別○光○景○此○皆○是○先○生○一○生○學○佛○深○入○旋○陀○羅○尼○法○門○故○能○有○如○此○精○深○曲○暢○之○文○也○縱候風扇也以鷄羽爲之

重五兩故楚人謂之五兩郭璞江賦曰潁氣稜於清旭視五兩之動靜淮南子曰若統之候風也

青艸瘴時過夏口白頭浪裏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後解〕

此五六只是急趕不久留才子之一句也言今一路且過夏口徑出湓城不妨解維放心使去多恐未必前到郴州而賜環之命且下也

裴迪

迪初與王維崔興宗俱居終南天寶後爲蜀州刺史與杜甫友善

春日與王右丞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恨不逢君出荷簔青松白屋更無他陶令五男曾不有蔣生三徑枉相遇〔前解〕

裴君自是右丞門下學人看他一詩前後二解波瀾雖復老成然其不逮右丞則已千里萬里此自是右丞衆推天子初非等閒可擬固不關裴小巫氣盡也○一恨不逢君出荷簔言恨不逢君致君荷簔而出意謂脫若相逢知君決不又出蓋深自贊嘆而逸人既爲我所特訪則自不必又與贊嘆此所謂高一格用筆法也二青松白屋下又加更無他三字寫此逸人天姿高寒非復尋常住山之比三四再接五男不有三徑枉過者又言是日彼已不成延款我亦無由留語蓋如此不遇乃爲不遇之至然實則三承二四承一法也

芙蓉曲沼春流滿。薜荔成幃晚靄多。聞說桃源好迷客。不如高臥盼庭柯。〔後解〕

此言再訪且恐并失其處。則不如便於芙蓉沼上。薜荔幃中。竟托高臥。以俟其歸也。○試想是日已有右丞詩在上頭。而先生又能盡脫右丞筆墨。別自標奇。領異。眞爲右丞學人無忝也。

孟浩然

字浩然。襄州襄陽人。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友人至。剴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詩二百十首。王士源序次爲三卷。今併爲一。

除夜有懷

五更鐘漏欲相催。四氣推遷往復迴。帳裏殘燈纔去焰。爐中香氣盡成灰。〔前解〕

只起句七字寫盡除夜。二是再從大處寫七字。中便有前三百六十日。後三百六十日也。三四。是再從細處寫十四字。中便直寫到一焰。續一焰。已灰。一焰。又續一焰。又灰。如是。焰。焰。續。焰。焰。成灰。此卽世尊四阿含經說不能盡之無常精義也。二是放開眼界寫三四。是精着眼色寫。不如此。便不是除夕詩也。

漸看春逼芙蓉枕。頓覺寒銷竹葉杯。守歲家家應未臥。相思那得夢魂來。〔後解〕

上三四。是先生寫自家除夕。此五六。是寫他家除夕。卽七之守歲。未臥。諸人也。漸看。是新年忽親頓覺。是舊年全失。蓋家家意思。卽不過如是矣。先生自相思。彼何曾在意。以未臥。故或無夢來。怨而不怒。眞忠厚之言。

登安陽城樓

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開成南雍州。才子乘春來騁望。羣公暇日坐銷憂。(前解)

登城樓臨漢江望南雍州看他何等眼界何等胸襟因言普天下凡有此等眼界此等胸襟者必是才子其無此等眼界此等胸襟者亦是羣公然則乘春聘望固是其有眼界有胸襟而果暇日來坐卽亦不怕其無眼界無胸襟也看他縣城一南面字漢江下流字南雍州上江嶂開成字分明心手之間欲代元化布置

樓臺晚映青山郭。羅綺晴嬌綠水洲。向夕波搖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解後)

前解只是虛嘆其勝此解始實寫其勝也必又用到神女弄珠者非爲漢臯鄭交甫一愛未割正是極寫好景不能捨去直須坐到月上也

春情

青樓曉日珠簾映。紅粉春妝寶鏡催。已厭交歡憐枕席。相將遊戲繞池臺。(前解)

寫女郎寫來美是俗筆寫來淫是惡筆必要寫來愁方是妙筆又寫女郎愁寫女郎自道愁是俗筆寫女郎要人道其愁是惡筆必要寫女郎愁極不自以爲愁方是妙筆今先生此詩是純寫愁是純寫愁極不自以爲愁此始爲真正寫女郎妙筆也○有時寫女郎愁寫其寔眠不起今却寫其早起不眠既是天生妙筆便乃何所不可○一解首句是女郎眼起圖二句是女郎粧成圖四句是女郎下樓圖三句便是三幅女郎再再從牀上鏡前梯頭漸漸蛇蛻而下然猶未曾寫到其愁也愁則在先生妙手巧

插此第三句。厭足也。憐昵也。未足則昵。既足則厭。看他七字。分明是淫。乃使人讀之。但見其愁。不見其淫。此所謂上界真靈照見下方蛆蟲蠢動。因與之盡情宣說。而曾不污其蓮花齒頰者也。

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卽裙裾掃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私邀。共鬪管絃來。(後解)

前解叙後解。畫真畫盡愁也。看他坐時坐得愁。行時行得愁。又想如此愁情。卽豈一日得了。於是圖賴上作又圖賴得愁。只是世上容有如此女郎。先生學道人胸中何故有如此筆墨。才人遊戲之事。誠乃

不知所際也。問曰亦有此等詩。必辨其是詞。今此詩亦似可謂之爲詞。又必辨其是詩。此於何分明。答曰看他前解對起甚式也。若是春詞。便都無此淫稜。起落且此詩又律中之最細者。 男雍釋弓筆受并補註

聖嘆選批唐詩 甲集卷三(上)

聖嘆選批唐詩

〔甲集七言律卷三下〕

王昌齡

字少伯江甯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安瀾灑泚水尉又貶龍標尉爲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甯云集五卷○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雲三詩人共詣旗亭賞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燕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知伎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郡治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有詩名無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箏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謳曰開篋淚露臙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應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拂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伎中最佳者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是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我詩子等當須列拜林下奉我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獻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語其事諸伶競拜曰俗人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萬歲樓

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千秋。年年喜見山常在。日日悲看水獨流。〔前解〕

江上萬歲樓。不知何人創造。復不知何人題名。嘗試縱心思之。真是勝情奇舉。設使不得如此好詩對副。眞爲辜負古人不了也。蓋統計是名萬歲分之。只是千秋再分之。只是年年再分之。只是日日其間。山在水流。明抽暗換。乍悲還喜。似悟仍迷。吾亦總以一言槩之曰。不知此非愚故。不知任是絕世聰明。竟復誰能知此四句詩。只是四七二十八字。便將一大藏經。徹底掀翻。真奇事也。

猿狖。何曾離暮嶺。鷓鴣空自泛寒洲。誰堪登望雲烟裏。向晚茫茫發旅愁。(後解)

何曾離妙空。自泛妙偉哉。大化綿綿莫莫欲去者。孰容之去欲住者。孰容之住。萬歲以上有猿狖鷓鴣。萬歲以下亦有猿狖鷓鴣。夫以如是浩浩樓頭。而乃有人登望發愁。試問此一點愁。爲力幾何。而堪對彼萬歲雲烟哉。我嘗誦先生禮塔詩曰。真無御化來。妙有乘法歸。如彼雙塔內。孰能知是非。便是一副旋陀羅尼。在在處處。我當供養以諸香花。而散其處也。○總持法師曰。一句萬歲。二句千秋。三句年年。四句日日。此用去丈取尺。去尺取寸法也。又曰。見山在是。麤行人故着。年年字見水流。是細行人故着。日日字。此用世尊與諸比丘說無常義法也。又曰。猿狖巧巧。既無所施。其巧鷓鴣專專。又無所用。其專此用大火聚四面湊手不得法也。

九日登高

青山遠近帶皇州。霽景重陽上北樓。雨歇亭臯仙菊潤。霜飛天苑御梨秋。(前解)

九日登高詩。從來都用眼淚磨墨。此獨盡廢苦調。別發夏聲。看他起便遍指青山。言遠近盡帶皇州。則知無一處登高無不乃心王室者也。三四菊必寫仙菊。梨必寫御梨。全然皆非常套。

茱萸插鬢花宜壽。翡翠橫釵舞作愁。漫說陶潛籬下醉。何曾得見此風流。(後解)

五六卽末之此風流三字也。言今日所以上客紀年。壽花簪鬢。侍姬呈態。翠羽流釵。得有在此風流者。實是上荷聖人之至治。下極同人之歡賞。不似昔人生既不辰。適下艱步。性又耿介。常至離羣也。

高適

字達夫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臯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遇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李輔國弑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對彭二州刺史天子罷崔光遠以適代為西川節度使後召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忠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詩已好事等輒傳布集一卷

同陳留崔司戶早春宴蓬池

同官載酒出郊圻晴日東馳雁北飛隔岸春雲邀翰墨傍簷垂柳報芳菲

一出手便寫同官二字使人讀之想見當時未得載酒出郊以前無限身心煩悶二疾接晴日七字此即觀面指點同官言如此日馳雁飛未宜一味做官去也三四者所謂心胸塊壘天地文章借得酒杯

互為草藁為悲為暢我都不知一在後來妙人自行理會也

池邊轉覺虛無盡臺上偏宜酌酹歸州縣徒勞那可度後時連騎莫相違

觀此後解益悟其出手便寫同官二字非漫筆也轉覺虛無盡妙試思池邊如何謂之虛無且虛無如何又謂之盡又虛無盡上如何又加得轉覺二字此皆先生親從連月案牘中來故斗地眼前實見有此他人不許濫吟也七八更不含蓄一直結破正與前解一二是一副心期

夜別韋司士得城字

高館張燈酒復清夜鐘殘月雁歸聲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

一之七字字字快意語也二之七字字字敗意語也字字快意故三承以只言二字云云也字字敗意

故四承以無那二字云云也。此是唐人四句分承法。於前解每用之。○看先生用意。乃在啼鳥堪求侶。五字。想此章司士。必是一絕妙可愛之人。時與先生方訂初歡。我於到處有逢迎句識之。

黃河曲裏沙爲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後解〕

五六極寫離別。然而韋莫怨也。此行雖不免別。然而只是暫時。我則正愛如君。其人到處有合後歡。既極前期頓忘。將使暫別且成久別耳。然則我於異日或當怨君。於今日又何必怨。真爲超距之筆也。

東平送前衛縣李冢少府

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前解〕

只加翩翩二字。便知其寫出兩黃鳥也。楊柳垂之爲言。值此良日也。不過點點蟲蟻而乘時引伴。雙飛並鳴。其樂如此。曾是我之與君而固一鳥。不如於此處春風送別乎哉。三四申言非驚千里遠別。實念十年舊恩。此爲自來用黃鳥字法也。

雲開汶水孤帆遠。路遶梁山匹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淒其。〔後解〕

雲開寫少府既別而去也。路遶寫自己既送而歸也。遠字見去者之太疾。遲字見送者之不捨。末又補寫東平言今日設無此別。則此處與君正堪乘興。而今已不必說也。

重陽

節物驚心兩鬢華。東籬空遶未開花。百年將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前解〕

二之東籬花。遠此卽一之驚心節物也。何故節物驚心。可惜青青好髻。比來遠成二毛。今日又見此花。便是歲行復盡故也。三四承之看他只是年老宦拙家貧路遠四語却巧用百字三字五字一字四數目字練成階語讀之使人通身森森。寫花用未開二字妙言我已垂垂欲老彼方得初開兩邊對映便成異彩

豈有白衣來剝喙。一從烏帽自欹斜。眞成獨坐空搔首。門柳蕭蕭噪暮鴉。(後解)

後解寫盡人情世態言我既年老宦拙家貧路遠則自然更無一人問及也豈有者我心自揣爲何而有一從者人心都道與我無干也因結之云往常順口便說獨坐必如今日方是眞成獨坐矣門柳暮鴉極寫雖盡此一日終無一人來也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踟盃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前解)

莊子人問世篇仲尼之語葉公曰臣之於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事君者不擇地而安之忠之盛也奚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矣今先生正用此段至論成妙詩也妙絕在嗟君此別意何如之一句嗟嗟其意也非嗟其別也如言君於此別得無怨與若誠有之此非我所敢聞君其試明語我怨與不怨爲定何如如此方是孝子忠臣一片起敬起愛不敢疾怨純粹心地乃下仍不免一問謫居者旣明人臣事君安之若命之義然則君命巫峽臣便聽猿下淚君命衡陽臣便看雁寄書猶言君命巫峽便巫峽君命衡陽便衡陽也

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後解〕

若君不明此誼。而必謂青楓白帝天遠木疎。流離道塗悲苦萬狀者。則君固未解吾君愛眷羣臣之盛。心今日只是暫時分手也。嗚呼。如此詩於三百篇。又何讓焉。

崔顥

汴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詩一卷。顥少年爲詩。屬意浮齡。多陷輕薄。晚歲忽變常體。風骨凜然。鮑照江淹須有慚色。

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前解〕

此卽千載喧傳所云黃鶴樓詩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大謬。不知此詩正以浩浩大筆連寫三黃鶴字爲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雲。則此樓何故乃名黃鶴。此亦理之最顯淺者。至於四之忽陪白雲。正妙於有意無意。有謂無謂。若起手未寫黃鶴。先已寫一白雲。則是黃鶴白雲兩兩對峙。黃鶴固是樓名。白雲出於何典。耶。且白雲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尙見悠悠。世則豈有千載白雲耶。不足當一噓已。○作詩不多。乃能令太白公閣筆。此眞筆墨林中大丈夫也。頗見齷齪細儒。終身擁鼻。呦呦苦吟。到得蓋棺之日。人與收拾部署。亦得數百千萬餘言。然而曾不得一鄉里小兒。暫時寓目。此爲大可悲悼也。○通解細尋。他何曾是作詩。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見道理。却是如此。於是立起身。提筆濡墨。前向樓頭白粉壁上。恣意大書一行。既已書畢。亦便自看。並不解其好之與否。單只覺得修已不須修。補已不須補。添已不可添。減已不可減。於是滿心滿意。即便留却去。休回實不料。後來有人看見。已更不

能跳出其籠罩也。且後人之不能跳出，亦只是修補添減俱用不着。於是便復袖手而去，非謂其有字法。句法。章法。都被占盡，遂更不能爭奪也。○太白公評此詩，亦只說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夫以黃鶴樓前江磯峻險，夏口高危，瞰致沔漢，應接要衝，其爲景狀何止盡於崔詩所云晴川芳艸日暮烟波而已。然而太白公乃更不肯又道，竟遂俯首相讓而去。此非爲景已道盡更無可道。原來景正不可得盡却是已。更道不得也。蓋太白公實爲崔所題者，乃是律詩一篇。今日如欲更題，我務必亦作律詩。然而公又自思律之爲律，從來必是未題詩先命意已。命意忙，審格已。審格忙，又爭發筆。至於景之爲景，不過命意審格發筆以後，備員在旁靜聽使用而已。今我如欲命意，則崔命意既已卓矣。如欲審格，則崔審格既已定矣。再如欲爭發筆，則崔發筆既已空前，後不顧他人矣。我縱滿眼好景，可撰數千百聯，徒自嘔盡心血，端向何處入手。所以不覺倒身着地，從實吐露曰：有景道不得，有景道不得者，猶言眼前可惜無數好景，已是一字更入不得。律詩來也。嗟乎太白公如此虛心服善，只爲自己深曉律詩甘苦。若後世羣公，卽那管何人題過，不怕不立地又題八句矣。○一解看他妙於只得一句寫樓，其外三句皆是寫昔人。三句皆是寫昔人，然則一心所想只是想昔人。雙眼所望只是望昔人。其實會更無閒心管到此樓。閒眼抹到此樓也。試想他滿胸是何等心期，通身是何等氣槩。幾曾又有是非得失榮辱興喪等事，可以污其筆端。昔人並不會將樓掛到眉睫上。一是寫昔人，三是想昔人，四是望昔人。凡古人有一言一行一句一字，足以獨步一時，占踞千載者，須要信其莫不皆從讀書養氣中來。卽如此一解詩，須要信其的的讀

書如一二便是他讀得莊子天道篇輪扁告桓公古人之不可傳者死矣君之所讀乃古人之糟粕已夫他便隨手改削用得恰好三四便是他讀得史記荆軻列傳易水一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他便隨手倒轉又用得恰好也至於以人人共讀之書而獨是他偏有本事對景使用又連自家亦竟不知此則的要信其是養氣之力不誣也後人又有欲隨碎黃鶴樓者若知此時曾不略寫到樓便自家亦竟不知此則的要信其是養氣之力不誣也是空勞搥碎信乎自來皆是以訛傳訛不足供一笑也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艸淒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後解)

前解自寫昔人後解自寫今人並不會寫到樓○此解又妙於更不牽連上文只一意憑高望遠別吐自家懷抱任憑後來讀者自作如何會通真爲大家規摹也○五六只是翻跌鄉關何處是五字言此處歷歷是樹此處淒淒是洲獨有目斷鄉關却是不知何處他只於句上橫安得日暮二字便令前解四句二十八字字字一齊搖動入來此爲絕奇之筆也

行經華陰

峇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前解)

寫峇嶢太華看他忽橫如杠大筆架出俯咸京之三宇咸京者卽下解路旁千萬萬名利之客所爲鑽頭不入拔足不出半生奔波一世沉沒之處其處本不易俯而今判之曰俯則其爲太華之峇嶢亦略可得而彷彿也天外三峯句正畫俯存也言三峯到天天已被到而峯猶不極故曰天外削不成之爲言此非人工所及蓋欲言其削成則必何等大人手持何器身立何處而後乃今始當措手此三字

與上俯咸京三字皆是先生脫盡金粉章句別舒元化手眼真爲蓋代大文絕非經生恆視也至於三四只是承上三峯自言是日正值雲散而晴故得了見之峯之故唐人奈何有中四句詩哉

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時平借問路旁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後解）

此五六運筆真如象王轉身威德殊好蓋欲切諷路旁之不須復至咸京而因指點太華之北枕西連則有秦關漢時當時兩朝何等富貴而今眼見盡歸烏有則固不如天外三峯之永永常存也如此五又只爲指點路旁之故唐人律體真是大開大闢

岑

參

南陽人文本高孫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製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府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於蜀參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給筆人競傳諷

西掖省卽事

西掖重雲開曙暉。北山疎雨點朝衣。千門柳色連青瑣。三殿花香入紫微。（前解）

一解四句看其庠序魚雅備極早朝盛容讀之何人不慶得君行道端在此日○一寫假寐待旦如畫也三四寫鞠躬入門攝齊升殿如畫也却不謂後解忽然作如彼出落

平明。端笏陪鵷列。薄暮垂鞭信馬歸。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巖下掩荆扉。（後解）

看他轉筆斗寫平明二字夫早朝至於平明若有所敷陳則已跪而敷陳矣有所諮訪則已顧而諮訪矣今皆無有也森森然序立班末無非奉陪焉耳奉陪既久日已薄暮無非歸寓焉耳加端笏字寫盡

陪字之寸長莫展加垂鞭字寫盡歸字之滿面慚惶結云自悲頭白盡情知只在平明端笏薄暮垂鞭
中間白盡也哀哉先生一至是與

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

節使橫行西出師鳴弓擐甲羽林兒臺上霜威凌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前解〕

此詩前後二解一低一昂備極筆墨之勢讀前解更不謂其後解却如此去讀後解亦不謂其前解乃
如此來然無前解則無以破敵膽於萬里之外無後解又無以尊廟算於七筭之間真為前解恰應在
前後解恰應在後此是唐初人大開大闢文字後來韓昌黎杜樊川便極力欲學而終不得可見此事
真關氣運也○前解一句中丞二句羽林三句承中丞四句承羽林寫上將怒色壯士死心是一種筆
墨

預知漢將宣威日正是風塵欲淨時為報使君多泛菊更將絃管醉東籬〔後解〕

後解五六轉側而下七曰多泛八曰更醉寫決勝樽俎談笑成功又是一種筆墨至於補寫九日特其

餘勇矣

奉送杜相公發益州

相國臨戎別帝京擁旄持節遠橫行朝登劍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前解〕

前解為相國紀程則由別帝京而登劍閣而渡巴江也為相國誌遇則帝既命之擁旄持節天必又遣

雲爲隨馬。雨爲洗兵也。爲相國寫目無全敵。則下遠字也。爲相國寫不遑啓處。則下朝夜字也。然我又細分題中送字與發字。送字實發字。虛蓋送當正送發。尙未發。然則別帝京實寫也。登劍閣渡巴江。虛寫也。擁旄持節實寫也。雲隨馬雨洗兵。虛寫也。遠字實寫也。朝夜字。虛寫也。爲全唐送別諸詩之定式已。

山花萬朵迎征蓋。川柳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後解

前解爲相國紀程。此解爲相國紀時。雖暗用出將入相爲結。使相公平添身分。然用意却只在一。暫字。正反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句成佳作矣。

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

柳。驪。鶯。嬌。花。復。殷。紅。亭。綠。酒。送。君。還。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前解

柳驪花殷中。忽然橫插鶯嬌。一奇。下再硬接紅亭綠酒。二奇。二句十四字。先開寫去十一字。只餘三字。寫得送君還。三奇。然而皆不具論我。正細讀其送君還之三字。恰似今日。幸甚。包還故物也。看他三四。寫此司馬來。便是愁。不是他人來。而不得意。始愁。夢久已去。不是今日。直至送之歸。始去。便知此三字。真是寫出此司馬通體輕快。此爲名家之名筆。大家之大筆也。

簾前春色應須惜。世上浮名好是閒。西望鄉關魂欲斷。對君衫袖淚痕班。後解

五六是司馬當時高見。先生言此亦是我久到之高見也。四轉筆作此結。

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

回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峯頭雪未盡。胡公陂上日初低。〔前解〕

此爲後解。白髮二字故先作此。苦切翻跌。言只消一陣回風度雨。便見細草新花。一齊盡踏成泥。回風度雨。喻言時事翻覆。細草新花。喻言新進年少。踏作泥。喻言大勢既傾。遂無一完也。三四又與重作歎息。言可惜未入破題。何意全無結局。如雪未盡。正是春猶未起。日初低。豈料竟成極盡也。

愁窺白髮。差微祿。悔別青山。憶舊溪。聞道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後解〕

上解只是借言世上或尙有此解。便明說我今况是白髮真不宜。又別青山也。看他直至聞道下。始以多勝字正堪字寫首春。然則前解四句固真不是寫首春耳。詩豈容易讀哉。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之作

鷄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僊仗擁千官。〔前解〕

此亦全依賈舍人樣。前解通寫早朝。後解專寫兩省也。若其爭奇競勝。又各有不同者。看他欲寫千官入朝。却將一二反先寫千官未入朝時。夫千官未入朝時。則只須鷄鳴七字。便寫早字無不已盡。而今又更別添鶯囀七字者。意言如此風日韶麗。誰不詩情滿抱。然而下朝以後。各供乃職。王事蹇蹇。竟成不暇。便早爲結句。獨有字皆難字。反襯出異樣妙色。此又爲右丞之所未到也。

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後解〕

五六、不惟星落露乾。只就看見花柳。便是朝散解嚴之役也。此時合殿千官無不紛紛並散。而獨有鳳池諸客。共以和曲爲難。嗚呼。因讀書得作官。既作官仍讀書。言和曲雖難。然此難豈復他官之所有哉。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卽事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輝。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前解〕
從來雪後最不似春歸。而此言長安雪後獨似春歸者。長安有早朝盛事。如下三四之所極寫。雪得早朝而借色。早朝又得雪而添光。色既因光而劍珮愈華。光又映色而素姿轉耀。於是更無別語可以賞歎。因便快擬之曰。似春歸也。積素七字者。細寫雪後後字。言始雪則積素。雪甚則凝華。至於雪後已連曙輝也。前解寫雪後早朝。

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由來此曲和人稀。〔後解〕

後解寫卽事屬和言。正當落月晴雲。雪方新霽。天仗禁闈。朝猶未終。而仙郎麗才已成高唱。因而便巧借白雪和稀字。以盛贊之也。

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

滿樹枇杷冬着花。老僧相見具袈裟。漢王城北雪初霽。韓信壇西日欲斜。〔前解〕

法華經云。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先生正用此義寫超禪師房中也。言歲行入冬。百卉具凋。何意此間枇杷獨秀。無所卒歲。人人荒促。何意大師威儀宴然。則世上頭等英雄。

到頭終有銷散。不如高僧出世。現在常住真境也。三四漢王城韓信壇。雖取城固古蹟。然正為其是頭等英雄。雪初霽。日欲斜。雖取是日冬景。然正借其喻。到頭銷散。一解詩便如佛說大方等經。若果龍象之人。未有不哭震大千者也。

門外不須催五馬。林中且聽演三車。豈料巴川多勝事。為君書此報京華。〔後解〕

此後解始我寫赴嘉州。特自稱五馬為此來。失笑也。古云相公豪氣三千丈。方丈門前一陣風。特又書報京華。亦為諸公失笑也。何也。轉眼便見雪霽日斜。則固不如大家早到。袈裟下討一出身之處也。

李頎

東川人開元十三年買季鄰榜進士調新鄉尉詩一卷

送魏萬之京

朝聞遊子唱驪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雁不堪愁裏聽。雲山况是客中過。〔前解〕

一是正寫題。如云子欲別耶。二是題前添寫一句。如云時至秋矣。三却趣便反先接題前添寫之一句。如云秋且不堪。四方仍接正寫題。如云乃又別乎。質言之。只是如此四句。而其手法轉接離。即妙至於此。真絕調也。

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是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後解〕

五言一年輕輕。又便過也。六言一日輕輕。又便過也。如此輕輕。一日又輕輕。一年又輕輕。一年歲不我與。轉盼老至。然則特地之京。竟為何事。君子贈人以言。此行樂蹉跎之四字。無謂今日言之。

不早也。

題璿公山池。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出幽居祇樹林。片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白日照禪心。（前解）

此借遠公當璿公也。一是從世間遁入山中。二是從山中開出精舍。三色相句。著片石孤雲妙。石亦不常雲亦不斷。若問色相。色相如是。四禪心句。着清池白月妙。月亦不一池亦不異。若問禪心。禪心如是。誠能是則遁跡可開山。又可設不然。則遁跡不應。又開山開山便是。不遁跡也。三寫山四寫池。

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閒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玄度得相尋。（後解）

指揮如意。寫璿公動相也。坐臥閒房。寫璿公靜相也。七句此字。正指滿房落花遶牀深草。言璿公面前。只許爾許。其外更無雜色人。闖得一個入來。所以深表己之爲一色人也。

寄綦母三。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前解）

題是寄綦母三。詩却爲綦母三。諷切朝堂。此一最奇章法也。看他一句仍字。二句與字。孰仍之孰與之。乎。若謂未承顧盼。則既已。一過丞相府矣。若謂未著風流。則凡經三接令公香矣。如此人者。只疑讓席相推。乃更單車外遣。真使旁人亦不勝惋惜者也。

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後解）

此又續寫其洛陽新續以歎三之誠賢也五見其巡行阡陌重者國本六見其鼓吹文章進者國華以如此人顧曾不得辱一臺郎而久令之單車在外共道妙妙幾歲妙妙當時誰爲丞相誰爲令公有賢不進而上賞虛叨又何以自解哉又何以自解哉

宿瑩公禪房聞梵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前解〕

只起句遠微微三字實寫已下悉用揣測成文奇絕妙絕猶言此何聲耶爲是鐘爲是漏論此時月落城陰卽鐘漏已歇然則霜葉耶抑天風耶若在夜動則或霜葉今自曉聞恐是天風凡寫三七二十一

字悉不寫梵而梵之妙諦已盡也梵固不可得而着筆也

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雨飛。始覺浮生無住者。頓令心地欲皈依。〔後解〕

妙絕妙絕此天然是聞梵天然不是聞歌今後縱有妙筆再欲擬作任是髯枯血竭亦終作得聞歌決作不出聞梵也蕭條已入妙便是過去法過去颯沓仍隨妙便是現在法無住此爲親眼現見三世三心了不可得又安能不生無所住心

送司勳盧員外

流澌臘月下河陽。艸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前解〕

前人如此解法後人乃曾未到看其手下只是一摺一疊紙上早是七曲八曲真爲名家之名筆也○

一二、流漸下河陽。是紀送別。是臘月。草色發。建章。是紀到京。是新年。試思。正此送別。如何斗接到京。此直是其筆體。自來輕健。不關苦心吟哦所得也。三四、立春傳太史。是寫員外京中歡喜。題柱憶仙郎。是寫自己此地相思。試思。纔寫歡喜如何。又斗寫相思。此又是其筆體輕健。所得彼苦心吟哦者。固必無是事也。

歸鴻欲度千門雪。待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後解〕

前解送盧後解自托也。言明年歸鴻叫雪之時。是君含香入殿之時。知己若復薦我。我敢儼然不讓。又妙於虛虛用文似二字。自贊。蓋前解固已暗推員外為相如矣。

祖詠

洛陽人。開元十三年進士。張說引為駕部員外。有司試終南山望雪詩。詠賦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於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也。集一卷。

望薊門

燕臺一望客心驚。笙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二邊曙色動危旌。〔前解〕
二三四句。只寫得一驚字。三是直下望。四是直上望。須知此直下直上所望。單望一漢將。猶言大丈夫當如此矣。

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後解〕
五六寫慨然欲赴其處。真乃身雖未行。神已先往也。八之還字。全為七之少小字。更自按捺不得也。○此詩已是異樣神彩。乃讀末句。又見特添少小二字。便覺神彩再加十倍。

萬 楚開元進士第

五日觀妓

西施漫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鬪麗華。眉黛奪將萱艸色。裙紅妬殺於榴花。(前解)

樂府碧玉小家女。此泛取以代妓。固當但上之翻之。忽以西施下之擬之。直以麗華其言咄咄可怪。竊恐有所指斥也。眉黛裙紅萱草榴花寫得妓與五日交光連輝欲離欲合。一之浣紗字中間明明加一春字。以翻跌二之今時字。今時者五日

也有人嫌其無干非也

新歌。一曲令人艷。醉舞雙眸斂鬢斜。准道五絲能續命。却疑今日死君家。(後解)

艷心動也。首楞嚴云。心發愛涎。舉體光潤。是也。令人艷言我方心動。斂鬢斜言彼又目成。五絲續命者

恰用五日事翻成妙結。宋人不是不肯作。直是不能作也。

蔡母潛字孝通開元中由京壽尉入集賢院待制遷右拾遺終著作郎詩一終

經陸補闕隱居

不敢要君徵亦起。致君全得似唐虞。讜言昨嘆離天聽。新像今聞入縣圖。(前解)

讀二三四句。陸可稱真補闕矣。乃起手又必追寫其被徵之初者。蓋為題是經陸隱居。隱居是陸未授

補闕時所居。則陸之舍此而終去。正在起為補闕之日也。陸之為補闕也。如二三四句所云。則可稱無

忝矣。獨是不敢要君一徵。竟起遺此故居。終竟不返。以是為極痛也。不然便似題是哭陸補闕。

琴銷壞窗風自響。鶴歸喬木隱難呼。學書弟子何人在。點檢猶存諫艸無。〔後解〕

五六非寫琴鶴。乃是借琴鶴以興下諫草。言琴可亡。鶴可去。遺稿決不可失。然亦是切隱居以寫補闕。故妙。

崔曙

開元二十六年。進士第。紀事云。試明堂火珠詩。云正位開重屋。中天出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天光難滅。雲生望欲無。將還聖明代。留國在京都。曙以是詩得名。明年卒。惟一女。名星星。始悟其讖也。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容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二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前解〕

登高臺。乃斗然發唱。却是漢文皇帝。嗟乎。高臺固自巋然。漢文皇帝。卽奚在乎。急接此日二字。雖出題中。九日然。其意思實有無數。慷慨。特是蘊藉。遂不覺也。曙色開妙。一是高臺久受湮沒。氣象忽得一開。一是登高臺人久抱抑鬱。情思忽得一暢。如三四之雲山風雨。昔爲漢文皇帝眼中好景。今爲某甲眼中好景。是也。

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迴。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後解〕

五六承上轉筆。自言此段慷慨意思。真是索解人殊未易也。誰人識。言無人識得去不迴。言識得人又不在也。特請關門尹與河上翁者。爲題中仙臺之仙字。刷色也。唐人凡撰五六俱爲頓出。七八如言。既是索解未易。則且與劉明府共醉。而又稱之曰彭澤宰者。爲九日二字。刷色也。此詩前解。九日登臺。後解寄呈明府。

元 結

後魏常山王暉十五代孫少不羈十七乃拆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感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乃上時議三篇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拆以謀帝善之果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京道來瑊府瑊誅結攝領府事曾代宗立固辭巧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元子十卷猗玗子一卷文編十卷

橋井

靈橋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園不見重歸鶴。姓氏今為第幾仙。〔前解〕

前解寫蘇仙

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閒荒徑草綿綿。如何躡得蘇君跡。白日霓旌擁上天。〔後解〕

後解寫自己

嚴 武

字季鷹華陰人母裴不為其父挺之所答獨厚其妻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槌碎英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見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年三十二為給事黃門郎明年擁旄西蜀杜甫乘醉言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子武諱曰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永泰元年卒年四十

巴嶺答杜二見憶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前解〕

一句微有難讀。少若心粗。讀作巴山落月之時。便是臥到。非向字也。先生此句。乃是臥向巴山落月。自我當此時也。二句。兩鄉在兩頭。千里在中間。夢亦千里。相思亦千里。彼亦千里。我亦千里。此即臥向落月。其時其事也。三四。一是真實性情。一是真實學問。不必更問誰愛誰能。大約定是同愛同能矣。

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跛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後解〕

江。巴。江。也。江。頭。嚴。望。杜。處。也。客。嚴。自。謂。也。言。不。見。子。美。但。見。赤。葉。則。嚴。愁。也。籬。下。黃。花。嚴。處。菊。也。對。誰。之。爲。言。杜。來。則。對。杜。今。杜。不。來。則。與。誰。相。對。托。菊。以。自。申。也。跛。馬。韉。馬。於。側。以。便。迎。杜。也。冷。猿。秋。雁。忽。忽。有。聞。皆。疑。是。杜。而。更。非。也。看。先。生。此。詩。始。悟。工。部。昔。日。相。依。直。是。二。人。才。力。學。力。自。應。投。分。至。深。豈。爲。草。草。交。游。之。云。而。已。哉。登。牀。鈎。簾。之。疑。吾。更。不。欲。辨。焉。

張謂

字正言河南人天寶二年進士乾元中以尚書郎出使夏口
沔州牧杜公觴於江城南湖謂命李白標之白目爲郎官湖

南園家宴

南園春色正相宜。大婦同行小婦隨。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前解〕

唐人詩。直是羽翼聖經。助流風化。不止作韻語而已。如此詩。一表天時和應。二表閨門肅雍。三四又言此爲人家內行。不必外人之所與聞。便將天地一段太和元氣。欲發而爲禮樂文章者。已無不醞釀於此。嗚呼。此豈後代小生之所得而措手乎。往讀三婦麗大婦小婦一向
風流掃地何意遠成大雅

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山簡醉來歌一曲。參差笑殺郢中兒。〔後解〕

解結子妙。能低枝又妙。自來妻妾愁。其不解結子。乃纔解結子。又可惜。是不能低枝。今既解結子。又能低枝。此真佛經所稱女寶而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讀曰。匪勉同心。莫不靜好。禮曰。婉勉聽從。皆是此物。此志也。誠有妻妾如此。而丈人猶不飲酒歌曲。夫豈人情。○讀此詩。使人深思內助之重。

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銅柱朱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前解〕

一開口便說道路難。妙妙且不論貢物之來。民生如何疲困。只論侍御之去。朝廷是何意旨乎。況於銅

柱朱崖。同是此地。伏波橫海。同為一人。乃彼何人。斯出衆登壇。爾何人。斯代人。貢物直是精剝鼠子面皮。更無餘地。許活也。三四又反覆治之。徧要提出其獬豸冠來。惡極妙極。

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後解〕

五六又刻寫道路難三字。窮極治之。七八用相如喻。巴蜀檄文法出脫朝廷。最得宣示遠人大體。

別韋郎中

星軺計日赴岷峨。雲樹連天阻笑歌。南入洞庭隨雁去。西過巫峽聽猿多。〔前解〕

前解言使車速發。特因欽限逼迫也。三四之南入洞庭。西過巫峽。即二之雲樹連天。隨雁去。聽猿多。即阻笑歌也。

崢嶸洲上飛黃蝶。灩澦堆前起白波。不醉郎中桑落酒。教人何奈別離何。〔後解〕

後解言正值深秋。况經奇險。多謝故人。勞勞相送。自當飲盡其卮中也。

西亭子言懷

數叢芳草在堂陰。幾處閒花映竹林。攀樹玄猿呼郡吏。傍溪白鳥應家禽。〔前解〕

前解寫境。後解寫人。筆疏墨明。誰當不曉。乃我獨有神解於此詩者。看他前解爲堂陰爲芳草爲數叢爲竹林爲間花爲幾處爲樹爲猿爲溪爲鳥。全是一人指指點點申申天天於其間。但細讀在字映字。攀字呼字傍字應字便自見。所謂盡是此人閒心妙手。並非西亭有此印板景致也。然則前解正是寫人。

青山看景知高下。流水聞聲識淺深。官屬不令拘禮數。時時緩步一相尋。（後解）

後解看他寫到看景知山。聞聲識水。二三屬吏。盡捐町畦。則不知山水之爲我。我之爲山水。自之爲他。他之爲自。一之爲多。多之爲一。所謂休乎天鈞。嗒焉盡喪。是先生之杜德機也。然則後解乃寫人。無其人。

劉方平

方平泛舟思鄉云西北浮雲外伊川何處流蓋洛中人也皇甫冉之京留別方平詩云遲遲越二陵回首但蒼茫喬木清宿雨故關愁夕陽冉嘗爲河南從事自是遷左拾遺留別於河南也蕭穎士云山東茂異有河南劉方平

秋夜寄皇甫冉鄭豐

洛陽清夜白雲歸。城裏長河列宿稀。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衣。（前解）

明是洛陽城裏四字。却分洛陽着首句。城裏着二句。最是疎奇之筆。然後人切不可學。學之且將失步也。○此寫洛陽清夜也。一句雲歸。二句天淨。三句見鴈。四句聞砧。因雲歸故天淨。因天淨故見鴈。因見鴈故聞砧。以雲引天。以天引鴈。以鴈引砧。此是古詩十九首青河畔草遺法也。飛雁遠來搗衣遠去。先雁後衣。其序可知。

長憐西雍青門道。久別東吳黃鵠磯。借問客書何所寄。用心不啻兩鄉違。（後解）

西雍青門道。是二子客中東。吳黃鵠磯。是二子家中。今則不知二子為已歸東吳耶。為尙客西雍耶。既已茫無的耗。便知渺無定踪。使我寄書當向何處。蓋不怨其不歸而招之。早歸意言外甚明。

陶 峴

彭澤之孫也。開元末家崑山。泛遊江湖。自製三舟。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吳越之士。號為水仙。省親南海。獲崑崙奴名摩訶善泗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寺見江水深黑。謂必有怪物。投劍命摩訶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峴流涕迴棹賦。詩自叙不復遊江湖矣。

西塞山下迴舟作

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前解〕

此詩妙寫隨遇而安。略無宿見人誠如此。便是世間大丈夫也。○匡廬雖有舊業。吳越亦是新居。若必戀舊業在客時掛心頭。安知區區新居臨歸又不累墜。因用四句雙承。法言白髮數莖。想已無有歸理。然則匡廬數椽已聽他人自主。而青山一望近來稍成片段。即吾生有涯。竟欲投老其間也。

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後解〕

上寫終身之計。此又寫一日之計也。夕陽動言晚也。秋水明言灘也。晚言已宜捨舟。灘言便宜於此處捨舟也。或問既捨舟後。又何所詣者。則或詣酒旗。或詣歌扇。維我亦未卜我之雙足也。

獨孤及

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父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俄改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卒年五十三。諡曰憲。及喜鑿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為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治。欲聽之專也。毘陵集二十卷。

同皇甫侍御齋中春望見示之作 齋中春望乃皇甫題

望遠思歸。心易傷。况將衰髻偶年光。時攀芳樹愁花盡。晝掩高齋厭日長。〔前解〕
春望題却於題前。先補遠思歸。是蚤有一層傷心看他。又加衰髻字。便是又再一層傷心也。三四又
愁又厭者。三承衰髻。故愁四承年光。故厭。蓋衰髻是望春之人。年光是所望之春。望春之人。日恐其少。
故愁人望之春日。度其長。故厭也。

甘比流波辭舊浦。忍看新草遍橫塘。因君贈我江諷詠。春思於今未易量。〔後解〕

後解感謝見示也。言逝者如斯。負我而趨。冬非我冬。春非我春。我已久付。無可奈何。更不少留心。眼却
因今日新篇見及。因而斗地寒灰。再然。筆筆備極頓挫之妙也。

張志和

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
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
酒酣。後砥筆輒成。嘗撰漁歌。著玄真子集。亦以自號。

漁父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谿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前解〕

兩岸先襯蘆花。中分溪水一道。秋山遠遠送翠。老人閒閒看雲。四句詩便是一幅秋溪罷釣圖。先寫之
爲前解也。○看他閒看他高看他忘機看他識時務。

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王定是非。〔後解〕

上解漁父在船。此解漁父上崖也。把漁竿言所持甚狹。尋小徑言所安甚陋。梳鶴髮言所存甚短。對斜

暉言所與甚暫既有如此五六二句便自然必笑四皓無疑耳。

李 白

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白生時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及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邕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

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筆立就清平樂詞三章婉麗親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愧恨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阻之白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璿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明皇幸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追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贖治白以為罪薄釋白因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璘事流夜郎以救得釋過當塗卒集二十卷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邱。〔前解〕

人傳此是擬黃鶴樓詩。設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蓋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去如阿閼佛國。空如妙喜無措也。今先生豈欲避其形跡。乃將去空縮入一句。既是兩句縮入一句。勢必句上別添閒句。因而起云鳳凰臺上鳳凰游。此於詩家賦比興三者。竟屬何體哉。唐人一解四句。四七二。十八字。分明便是二十八座星宿座。座自有緣故。中間斷無緣故之一座者也。今我於此詩一解三句之上。求其所以必寫鳳游之緣故而不得也。然則先生當日定宜割愛。竟讓崔家獨步。胡為亦如後冊細瑣文人。必欲沾沾不捨。而甘出於此哉。○江自流。亦只換雲悠悠一筆也。妙則妙於吳宮晉代二句。立地一哭一笑。何謂立地一哭一笑。言我欲尋覓吳宮。乃惟有花草埋徑。此豈不欲失聲一哭。然吾聞伐吳晉也。因而尋覓晉代。則亦既衣冠成邱。此豈不欲破涕一笑。此二句。只是承上鳳去臺空。極寫人世滄桑。

然而先生妙眼妙手於寫吳後偏又寫晉此是其胸中實實破得失成敗是非贊罵一總只如雷拂我惡乎知甲子興之必賢於甲子亡我惡乎知收瓜豆人之必便宜於種瓜豆人哉此便是仁王經中最尊勝偈固非止如杜樊用許丹陽之僅僅一聲嘆息而已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後解〕

前解寫鳳凰臺此解寫臺上人。也。三山半落二水中分之爲言竭盡目力勞勞遠望然而終亦只見金陵不見長安也。看先生前後二解文直各自頓挫並不牽合顧盼此爲大家風軌。

題。雍丘崔明府丹竈。

美人爲政本忘機。服藥求仙事不違。葉縣已泥丹竈畢。瀛洲當伴赤松歸。〔前解〕

爐火不必定有其事。政使決無亦復無須說破留得與他世上絕頂聰明男子寄托雄心殊自快樂但爲之亦有其地其人其時其宜方始相應如深山閒院其地也。晚年絕欲其人也。長夏涼風其時也。却病攝心其宜也。除此四者而妄意成仙甚至如崔現爲雍丘而署安丹竈此真老大不便也。看先生此一解四句詩直是滿肚不然却作兩通迴護一二言爲政久已忘機早與仙理冥合三四言今既從事修煉定將解組卽去反之便是服藥求仙非爲政之道。雍州公廨非燒丹之所而其詞令乃更委婉此非其餘詩人之所易到也。看他本字不違字已字畢字當字歸字字滿肚不然却又說破

先師有訣神將助。大聖無心火自飛。九轉但能生羽翼。雙鳧忽去定何依。〔後解〕

後解。只為要問他。但字何字。言崔信慕既篤。功夫轉深。神必將助。火必自飛。理之自然。固不必說。但不知既生羽翼。乃欲何去。雍州蒼生。又如之何。真是教他橋舌抵齒。一時更無可對。妙絕妙絕。○讀此詩。始知全集中有無數神仙丹藥之語。皆是當日_於必寄托。所謂世上經頂聰明男子。則如先生者是也。我見近日食矢之人。矯誣上蒼。謂言天上官塔。一如人世可以遷轉。於是誑諸小兒。紛紛求買。不半年後。羣自詫語。我是真人。我是御使。我是大夫。彼倡之者固是乞丐無聊。獨不知和之者其胸中作何意會也。

送賀監歸四明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真訣自從茅氏得。恩波宜許洞庭歸。(前解)

送賀監歸四明。固必須書朝廷詔許。然使筆尖稍不用意。便寫作賀監。乍請而朝廷。即許此。豈復見吾眷禮賢。臣至意。即賀監此行。亦復成何榮寵。看先生起手。先縱妙筆。補出一段文字。言辭榮遂初。其志已久。請乞君前。既非一日。下始緩緩。然以應許二字承之。言今日却是更不可放歸也。嗚呼。先生詩夫豈四七二十八字而已哉。長生殿名先生用入此正合笑白樂天用入長恨歌夜中無人時也

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雲。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後解)

上解。寫許歸。此解。寫歸後。君臣交眷也。五六言雲霧微茫。君之眷臣。無日無之。七八言鶴路千年。臣如眷君。何日再至。蓋一片惋惋惻惻。實備哀樂之至正矣。

題東谿公隱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眺。門垂碧柳似陶潛。（前解）
又有律詩取第一句分作前後解如此。清廉二字卽是也。○前解寫東谿公清要。看其歲將淹三字。夫
人之於世間誠非一眼親見。朝衣塗炭卽未有不數數然者也。今東谿公誠不知其行年幾何。然其卜
築如彼。卽知立志如此。殆於決意不肯復來也。三四正畫東谿卜築歲餘年也。淹待死也。言特卜築以
待死於其中也。

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筵。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後解）

後解寫東谿公廉。廉訓稜角峭厲也。言東谿雖棄世。世不棄東谿。然則此時又當作何處置。曰今日諸
公奈何復溷我爲。若有到者我但與之一醉而已。客纔到也。但知只一法也。一醉毋多言也。五六鳥當
歌。花當舞者。借之以爲進酒之先容也。末句又表公本赤貧。誰愛杯杓。只圖來人不得開口。寫其稜角
峭厲。至於如此也。前解清以持己。後解廉以待人。

鸚鵡洲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前解）

此必又擬黃鶴。然去字乃至直落到第三句。所謂一蟹不如一蟹矣。賴是芳洲之七字。忽然大振。不然
幾是救饑餒父之長歌起筆。先生英雄欺人。每不自惜有此也。○芳洲之樹何青青。只得七個字。一何

使人心香目迷更不審其起盡也。

煙開蘭葉香風起。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後解〕

五六蘭葉風起桃花浪生正卽此時極目之此時二字也看他風字浪字言我欲奪舟揚帆呼風破浪直上長安刻不可待而無如浮雲蔽空明月不照則終無可奈之何也不敢斥言聖主故問長洲孤月

寄崔侍御

宛溪霜夜聽猿愁。去國長如不繫舟。獨憐一雁飛南海。却羨雙溪解北流。〔前解〕

侍御卽崔宗之也。時與先生同在金陵而先生是日又以他行出宿宛溪。因作此詩寄之。言使我比來曾以金陵爲家卽今夜且宜以宛溪爲客乃我固無日無刻而不心於王室也者然則今夜之在宛溪固猶前夜之在金陵此身殊未嘗辨居停之果何在也三四承之以一鴈南飛喻身雙溪北流喻心也

高人屢下陳蕃榻。過客難登謝眺樓。此處別離同落葉。朝朝分散敬亭秋。〔後解〕

上解寫身在宛溪心不在宛溪此解寫心既不在宛溪卽身亦未嘗在宛溪也言承宛溪之人家家下榻相留而我宛溪之客處處過門不入朝朝分散之爲言此中逢迎甚多而曾未嘗少作留連也

別中都兄明府

吾兄詩酒繼陶君。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爲落葉分。〔前解〕

贊中都明府而先之以詩與酒者明吾兄乃非一宰之才而已也天下聞吾兄明府之宰中都而弟仍

獨贊其詩與酒者。今日東樓之會。弟固只知吾兄之詩。與吾兄之酒也。連枝落葉。如對不對。有意無意。故妙。如後人特地爲之。卽拙矣。

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辭留夜月。雁行中斷惜離羣。〔後解〕

五言樓上當晝高會也。六言樓上高會至暮也。七言高會入夜不散也。八言所以如此其眷眷者。正爲連枝之愛。又有異於尋常故也。

劉長卿

字文王。房德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爲轉運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誣奏。貶播州南巴尉。終隨州刺史。○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其名重如此。權德輿嘗謂之爲五言長城詩。九卷雜文一卷。

漢陽獻李相公

退身高臥楚城幽。獨掩閒門漢水頭。春艸雨中行徑沒。暮山江上捲簾愁。〔前解〕

退身高臥。卽獨掩閒門。楚城幽。卽漢水頭。而先生又必寫作兩句者。自朝端問之。則謂之退身。高臥。自林下問之。則見其獨掩閒門。自普天問之。則直在楚城之幽。自當地問之。則只在漢水之頭也。三承二言人見其退身。高臥已更無一來四承一言相公雖獨掩閒門。然終不忘朝廷也。

幾人猶憶孫弘閣。百口同乘范蠡舟。早晚却還丞相印。十年空被白雲留。〔後解〕

前解寫相公乞休後解寫相公再相也。言宰相須以進天下之賢爲務。今天下待進之賢不少。而相公豈請退之日哉。特用早晚字以明天下之望相公如此其急切。又特漏十年字以諷朝廷之置相公如

此其若遺也。

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

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前解〕

言建牙吹角則知相公身領百萬子弟。此只須人出一聲其勢即如海翻雷動者也。乃今觀其軍前方且悄然寂然。問之人則告我曰。余一軍素尊相公。其事信有然者。因而試問何等相公。則曾不過鬢髮初髭三十左右之人也。然則尊之者何也。三四承之。言相公不惟國爾忘家。乃至君爾忘身。夫相公既肯以死許君。即一軍無敢不以死許相公者也。

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艸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後解〕

上解言相公神觀下解言相公風流也。五言相公麾下武則盡天下之忠勇。六言相公幕中文則盡天下之雅儒。七八言相公以翩翩少年領此文武諸僚。日惟於春草平原較射賦詩。斯真爲一代之無雙儒將也。

贈別嚴士元。

春風倚棹闔閩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前解〕

出手最苦是先寫春風二字。猶計春風也。而倚棹於此。耶下便緊接春寒二字。猶言然則人自春風我自春寒。其陰其晴。身自受之。又向何處相告訴也。三四承陰晴極寫言淒潤之譖。乃在人所不意。則流

落之苦已在人所不卹。蓋自叙吳仲孺之誣也。

日斜江上孤帆影。艸綠湖南萬里情。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後解〕

日斜江上言日月逝矣。草綠湖南言歲不我與。孤帆影萬里情言青袍誤人。今日遂至於此也。因而更囑東道遍訴相識。其辭絕似負冤臨命告誡後人也者。哀哉。

登餘干古城

孤城上與白雲齊。萬里蕭條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艸沒。女牆猶在夜烏啼。〔前解〕

一寫古城之高。三四承二寫古城之蕭條。然看其一中有上與二字。即知早已寫到登古城者。二中有萬里與楚水西五字。即知早已寫到登古城之人。其胸中有兩行熱淚。一時且欲直迸出來也。

平沙渺渺迷人遠。落日亭亭向客低。飛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後解〕

上解只寫古城城上。此解又寫城上四望也。平沙渺渺寫城上人欲去何處。落日亭亭寫城上人欲待何日。然則只好心絕氣絕於此。弋陽溪上耳。而其如陵谷之又速變。何我能爲無知之飛鳥也哉。

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

竹房遙閉上方幽。苔徑蒼蒼訪昔游。內史舊山空日暮。南朝古木向人秋。〔前解〕

相其二句方云苔徑蒼蒼。則一句之竹房高閉。乃是意中追畫舊游。故下一遙字也。細思滿胸先曉竹房高閉。而一路猶尋苔徑蒼蒼。此真訪舊妙絕神理。然非有此曲折之筆。固決寫不出來也。三四內史

舊山南朝古木。皆是舊遊之所。已見空日暮。向人秋。則尙極寫訪字。殊未到上方叩竹房也。

天香。月色同僧室。葉落猿啼。傍客舟。此去播遷。明主意。白雲何事欲相留。(後解)

上解寫特訪。下解寫謝留也。五天香月色。六葉落猿啼。雙舉二境。不判苦樂。以聽客之自擇。此院僧留之辭也。七八先生更引莫逃大義。毅然謝之。嗚呼。後之爲遷客者。胡可不敬讀此詩乎哉。

使次安陸寄友人

新年艸色遠淒淒。久客將歸問路谿。暮雨不知郢口處。春風只得穆陵西。(前解)

草色淒淒。自是新年景物。今隨手却先下一遠字。便知此是歸客問路之眼色也。三四言適遭泥雨。未抵郢口。卽日風先滯在穆陵。此正詳寫一之遠字。言去家尙隔如許道里。而二之問路谿字。亦已盡於是也。

孤城盡日空花落。三戶無人自鳥啼。君在江南相憶否。門前五柳幾枝低。(後解)

前解寫次安陸。此解寫寄友人。○五六孤城花落。三戶鳥啼。非再寫安陸荒涼也。先生正言我當此况。那不憶君。特不審君亦憶我否耳。蓋言君雖憶我。然鳥乎知我之花落鳥啼。亦猶我今憶君而不知君之門前五柳也。

送耿拾遺歸上都

若爲天畔獨歸秦。對水看山欲暮春。窮海別離無限路。隔河征戰幾歸人。(前解)

若爲之爲言如何也。猶言反覆展轉思之而終恐無有其事也。何也。秦在天畔。一未易事也。以天畔之秦而欲一人獨歸。又一未易事也。反覆展轉思之。除非以春又欲暮。以是爲汲汲乎正。甚言此歸之決定無有其事也。三窮海無限路。再寫一之天畔字。四隔河幾歸人。再寫一之獨歸字。皆以反覆展轉若爲之二字也。款暮春上加對水看山又妙言但據山紅水綠則似欲暮耳其餘人事固皆不然

長安萬里傳雙淚。建德千峯寄一身。想到郵亭愁駐馬。不堪西望見風塵。〔後解〕

上解既極。陳獨歸之難。此解又自明不歸之故。所以多方沮勸之也。言我日夕眼淚滿面。何曾一刻忘歸。然欲性命苟且得全。則現見不歸在此。猶俗言爾若得歸。則我已先歸也。結言想到者。言我今反覆沮君而君決意不聽。則意必有中塗駐馬之一日。始信今日之言之不謬耳。看他八句詩中。凡用無限意思。却又筆筆能到。

送陸澧倉曹西上

長安此去欲何依。先達誰當薦陸機。日下鳳翔雙闕迥。雪中人去二陵稀。〔前解〕

言長安誠多先達。此亦何待君說。但我第一要問者何。依第二要問者誰。當何依者。言君欲何人薦。誰當者。言誰人必薦君也。只須兩問。早令西上之人心口一時。詘然更復不知所措。妙三四反覆。再曉譬之言。日下鳳翔。設使得薦。誠然快事。但雪中人去。萬一不薦爲之。奈何。雙闕迥。又帶言其地甚遠。二陵稀。又微言去者甚少也。

舟從故里難移棹。家在寒塘獨掩扉。臨水自傷流落久。贈君空有淚沾衣。〔後解〕

上解。飄陸不必西上。此解。述已不復西上也。言已昔在長安。流落乃不可說。然則今之得歸故里。寄在寒塘。其為幸甚。豈可勝道而肯於他人之去。乃獨欣欣相送耶。
難移棹。言有棹亦不移也。獨掩扉。言無扉亦必掩也。五六二句。只是極為流落久之一久字也。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汀洲無浪復無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漢口夕陽斜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前解〕

起句妙。言使今夜有浪有烟。即相思還可推托。乃今如此風清月朗。此真如何好。置懷抱也。三夕陽度鳥。寫為時既已無及。四秋水連天。寫為地又頗不近。然則但好相思不好相過。固有不待更說者也。妙寫望字寄字也。

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戍臨江夜泊船。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後解〕

上解。寫望岳陽寄阮中丞。此解。寫自夏口至鸚鵡洲也。五孤城吹角。寫出城根有夜泊之船。六獨戍泊船。寫出船中有聽角之人也。七八恰引賈誼上書。被謫長沙。而又輕輕於古字下逗一今字。以自訴己之宜。應見憐也。

江州重別薛六柳八二員外

生涯豈料承優詔。世事空知學醉歌。江上月明胡雁過。淮南木落楚山多。〔前解〕

一二言餘生不望昭雪。一味只有潦倒。三四言然過鴈終驚北客。極目惟見楚山。以興下解。二子之見。

○此亦三承一四承二法也一言不望優詔故三承之云任憑存也月朗駕過也二言只學醉歌故四承之云已安木落山多也

寄身且喜滄洲近。顧影無如白髮何。今日龍鐘人共棄。媿君猶遣慎風波。〔後解〕

五六轉筆只寫得龍鐘共棄之四字五言身近滄洲則既曉然共棄六言無如白髮則又甚矣龍鐘此固人人之所更不垂盼也者而何幸乃承二子猶以風波相勗哉愾風波蓋預戒其得承優詔之後也細讀便悟其發筆之有故

送柳使君赴袁州

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去。三苗按節遠人歸。〔前解〕

前解只是三承二四承一法也言宜陽出守之新恩一至京口因家之始願遂違乃五柳閉門而高士甫去即三苗按節而遠人早歸甚言朝廷之用得其人而使君之出處為不忝生平也三四為朝廷用得無添生平

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惟有郡齋牕裏岫。朝朝空對謝玄暉。〔後解〕

後解分外加寫使君不是尋常俗吏五寫赴袁一路六寫已到袁州七八寫其清淨淡泊與民休息也

題靈祐和尚故居

嘆逝翻悲有此身。禪房寂寞見流塵。六時行逕空秋艸。幾日浮生哭故人。〔前解〕

哭和尚看他大悲和尚無身反悲自己有身妙絕妙絕便知和尚自住寂寞真境而人自隨流塵起見於是既已偃然寢於巨室而不通命者猶欲噉噉然哭之也三四承之言隨塵起見誠有滿庭秋艸但

觀化及我竟存幾日餘年必如此方是哭瀉山大師詩不然豈不被某甲水牯牛痛棒打殺哉
風竹自吟遙入磬雨花隨淚共沾巾殘經窗下依然在憶得山中問許詢〔後解〕

然而師恩深重終又不得不哭也所謂是其始死我獨胡能無慨然也

登松江驛樓北望故園

淚盡江樓望北歸田園已陷百重圍平蕪萬里何人去落日千山空鳥飛〔前解〕

前解寫故園已付度外

孤舟漾漾寒潮小極浦蒼蒼遠樹微白鷗漁父徒相待未掃欂櫨懶息機〔後解〕

後解寫此身亦不擬歸求歸亦可得達但我意乃不欲爾也

送靈徹上人還越

禪客無心杖錫還沃洲深處艸堂閒身隨敝履經殘雪手綻寒衣入舊山〔前解〕

若論即日禪客既還已後則實在沃洲最深之處草堂極閒之中矣但此禪客以無邊智入解脫林於四威儀隨意自在沃洲若深即何地不深草堂若閒即何處不閒而今又必勞勞杖錫得還越者耶故首句特地以無心判之三四身隨敝履妙手綻寒衣妙言其還也履不暇換衣不暇補甚似有所至急也者而不謂其固只一味是無心也

獨向青溪依樹下空留白日在人間那堪別後長相憶雲木蒼蒼但閉關〔後解〕

上解寫上人還越。此解寫上人還後永更不來也。但閉關之爲言。一任相憶全不動搖也。

過賈誼故居

三年謫宦。此離居。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艸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前解〕

一解看他逐句側卸而下。又是一樣章法。一是久謫似賈誼。二是傷心感賈誼。三是乘秋尋賈誼。四是

空林無賈誼人去後。輕輕縮却數百年日斜時茫茫據此一項刻也。

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後解〕

五六言漢文尙爾何況楚懷者言自古讒諂蔽明固不必皆王聽之不聰也。憐君何事者先生正欲自

訴到天涯之故也。

北歸入至德界。偶逢鄰家李光宰。

生涯親見已蹉跎。舊路依然此重過。近北始知黃葉落。向南空指白雲多。〔前解〕

一期人壽謂之生涯。已蹉跎言不覺不知進已盡去。今日方始斗地親見。早是急救不及也。舊路依然

者昔日從此來。今日從此去。昔來何所求。而來今去何所得。而去於是趁筆一與分南分北言。今日自

此而北一路盡是衰敗。昔日自此而南一場總是虛空也。

炎州日日人將老。寒渚年年水自波。華髮相逢俱若是。故園秋草復如何。〔後解〕

五寫焦熱者自焦熱。六寫冷淡者自冷淡。爲失聲一哭也。寫焦熱用日日者。非此促字不顯焦熱也。寫

冷○淡○用○年○年○者○非○此○慢○字○不○顯○冷○淡○也○七○華○髮○略○斷○相○逢○俱○若○是○一○氣○五○字○爲○句○言○人○生○世○閒○除○幼○小○時○略○不○動○心○耳○殆○於○華○髮○之○年○大○抵○無○人○不○悟○因○遂○問○李○子○今○亦○復○華○髮○人○矣○昨○日○從○故○園○來○復○見○秋○草○何○似○而○猶○欲○匆○匆○南○去○耶○

賦得

鶯啼燕語報新年。馬走龍飛路幾千。家住層城臨漢苑。心隨明月到胡天。〔前解〕

此亦三承一。四承二。言家臨漢苑。故最易感。春心憶胡天。故欲問邊路也。

機中錦字論長恨。樓上花枝笑獨眠。爲問元戎竇車騎。何時返旆勒燕然。〔後解〕

五、是所寄之書。六、是書中之情。卽七之爲問二字也。男雍釋弓筆受并補註

聖嘆選批唐詩

海巫亞公校訂

〔甲集七言律卷四上〕

錢起

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載進士歷校書郎終尚書郎太清宮使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起初從鄉薦居江湖客舍聞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視之無所見也明年崔暉試湘纍鼓瑟詩起即用

爲落句人以爲
鬼謠詩一卷

幽居暮春書懷

自笑鄙夫多野性。貧居數畝半臨湍。谿雲雜雨來茅屋。山鳥將雛到藥欄。〔前解〕

此解寓筆絕似工部。自稱鄙夫妙。自供多野性妙。復自笑妙。鄙夫空。一切不知人。世風波到彼盡息。如是卽不必更入風波中。亦不必定出風波外。此貧居數畝半臨湍義也。三四畫之雲雜雨來何等震盪。鳥將雛到何等安甯。乃雨收雲散。既不驚心。擊破鳥飛亦無德色。幽居書懷。盡於此一片冰壺遍寄洛陽矣。

僊籙滿床閒不厭。陰符在篋老羞看。更憐童子宜春服。花裏尋師上杏壇。〔後解〕

五言世上官階久。讓他人六言胸中奇計并悔。昔日七八言。既是有機盡忘便。與無機爲友。童子句十四字。真一字一珠矣。

闕下贈裴舍人

聖嘆選批唐詩 甲集卷四〔上〕

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前解〕

此一解四句。前賢讀之。只謂是五之陽和二之字耳。殊不知其據寫情抱磬無不盡。政是五之窮途。恨三字也。一言求友到京。二言君門深遠。三四承之。言長樂鐘聲。龍池柳色。實是我目之所注。而今於花外

盡雨中深。則我方無路可通也。

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長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後解〕

五云陽和不散。而六仍云霄漢長懸。神態矯矯。不敗人意。不因此語便疑末句。乃是倦游今始悟其切。諷舍人。猶言我自白髮爾。自華簪。因歎起手黃鸝字用得精切。

山中酬楊補闕見過

日煖風恬種藥時。紅泉翠壁薜蘿垂。幽谿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前解〕

一解四句。只寫種藥時三字。言暖日恬風。通身和暢。弗與世及世。亦弗及真。為無量快樂也。紅泉七字。畫出種藥之處。三四承之。歎其處幽深。非人跡所到。以反襯楊闕之見過。來此何人會到。〔言除非鹿過。除非雲。〕

青瑣同心多逸興。春山載酒遠相隨。却慚身外牽纓冕。未勝尊前倒接離。〔後解〕

初觀此題。意謂錢在山中。楊則枉過。因更不解七八如何成語。及細讀同心字。始知時方同官。相隨字。始知並在休沐。而後却慚一結始釋然。

夜宿靈臺寺寄郎士元

西日橫山舍碧空。東方吐月滿禪宮。朝瞻雙頂青冥上。夜宿諸天色界中。〔前解〕

一、寫不得不上靈臺也。二、忽寫上到靈臺親見靈臺之為靈臺。乃有如許。於是遍身歡喜。且不寫今夜來宿且抽筆先寫今朝望見四句詩。便是四樣身分。譬如英雲卷舒。光彩不定。真妙筆也。

石潭倒映蓮花水。塔院空聞松柏風。萬里故人能尙爾。知君視聽我心同。〔後解〕

五、自寫亭亭之姿。徹底清寒。六、自寫矯矯之節。至死不變。七、尙爾爾字。正指此兩句。萬里故人。錢自稱能之為言。不敢不勉。非自矜也。古詩相去萬餘里人故能尙爾。八、卽以自勉者。勉君。唐人交道其厚如此。底塔院故解曰。微

包何

字幼嗣。潤州延陵人。融子也。與弟侍齊。名世稱二包。大歷起居舍人集一卷。

闕下芙蓉

一人理國致昇平。萬物呈祥助聖明。天上河從闕下過。江南花向殿前生。〔前解〕

一二、咏芙蓉。却寫如此十四字作起。真是大儒格物。平天下全副真才實學。豈為雕蟲小技而已。三天上河妙。四江南花妙。又極清真。又絕英偉。並不借色金玉朱碧等字。而寫來。定是皇家異賞。非復已下所可濫當。還不寫芙蓉。世上有如此筆墨。

慶雲垂蔭開難落。湛露爲珠滿不傾。更對樂懸張宴處。歌工欲奏採蓮聲。〔後解〕

如此題。安可不著頌語。然纔着頌語。早又着規語。所謂人臣之於君。忠愛必兼盡也。歌工欲奏。卽奏五

六二語可知

和程員外春日東郊卽事

郎官休浣憐遲日。野老歡娛爲有年。幾處折花驚蝶夢。數家留葉待蠶眠。

〔前解〕

一寫郎官。二却無端陪寫。一野老。三幾處折花。承郎官。四數家留葉。却無端亦承他野老。此爲何等章法。耶。不知郎官到休沐時。必須異於野老。幾希然後始成其爲休沐。又此休沐之郎官。必須歡娛實遍野老。然後始成其爲郎官。然則寫野老。正是出像寫郎官。先生用意。固加人一等也。

藤垂宛地縈珠履。泉長侵堦浸綠錢。直待開關朝謁去。鶯聲不散柳含煙。

〔後解〕

五六忽寫藤縈泉浸。一似攀轅臥轍。不聽郎官便去者。將東郊無情景物。特地寫出一片至情。此又奇情妙筆也。七八又言便使郎官假滿終去。然東郊鶯柳。只是眷戀不已。作詩有何定態。莊子云。手觸肩倚。足履膝。躡官自止。神自行。技之至此。蓋真有之也矣。

同閻伯均宿道觀有述

南國佳人去不回。雒陽才子更須媒。綺琴白雪無情棄。羅幌清風到曉開。

〔前解〕

此所述。竟不曉其爲何事也。然今以意測之。是亦大可恨也。故亦更無婉轉而直勸之。曰更須媒。焉言自古才子必悅佳人。佳人亦必悅才子。不悅佳人者。固決非才子。然則不悅才子者。亦決非佳人。且我亦因才子悅故。遂以爲佳人耳。如據不悅才子。彼豈復佳人者。通夜反覆思之。身是真正才子。定有真。

正佳人何謂真真正佳人但能真正悅才子者即是也然則豈無良媒胡不與謀徒自苦思甚爲無益
計真無如捨故就新之爲上上者也三四再將去不迴三字極畫一通以甚著其輕薄之罪焉

冉冉脩篁依戶牖迢迢列宿映樓臺縱令奔月成仙去且作行雲入夢來〔後解〕

後解然而才子終亦不忍也倚戶焉又倚牖焉登樓焉又登臺焉冉冉者日則修篁也迢迢者夜則列
宿也於修篁中呼之或出無有是也於列宿邊從天而墮無有是也蓋直至於真既不同夢亦不入夫
而後才子之眼穿才子之淚枯才子之心斷才子之氣盡焉嗚呼世豈非真有此人哉

秦 系

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尤日山
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
去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
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年八十餘卒南安人
思之爲立祠於亭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其山爲高士峯云

獻薛僕射

系家於剡向盈一紀大曆五年人以文聞鄞守薛公無
何奏系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意所不欲自獻詩文

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吟自採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翻遣脫荷衣〔前解〕

讀之一何闇闇然閔子汶上之音也前解開口先將自與世間說得蕭然兩人不相礙言人自輕肥我
自淡泊各本其性各從其能人固不能強我輕肥亦何我曾責人淡泊便自使人一段景慕無數猜疑
早已盡情銷釋下文承之却並不言此行決不可挽只輕輕然說個未能忘翻遣脫一似自己欲去亦
可得去只是僕射欲已不妨亦已既是辟書爲一時偶然之舉卽逋客亦可作一時偶然之辭看他絕

和平絕耿介。孝稜又不錯。氣質又不乖。真爲天地間第一等人。作此第一等詩也。

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後解〕

後解言便去亦無大妨礙。我亦只爲無奈匹婦何。無奈羣鷗何故也。夫以大賢纁帛。賁於小隱邱園。此是何等光輝。豈爲世間恆有。但既承知我而愛。何妨有加無已。今日倘得相容。光輝斯爲益著。看他高。人下筆不惜公然。竟寫出光輝二字。便知真正冰雪胸襟。了無下土塵滓。彼替叔夜答山巨源書。純是一段名士惡習。至今猶不燒之。何爲也。

題章野人山居

帶郭茅亭詩興饒。回看一曲倚危橋。門前山色能深淺。壁上湖光自動搖。〔前解〕

既創茅亭。切忌帶郭。帶郭多令詩興。當時被掃。今章野人亭。又帶郭興。又不掃。此是何故耶。原來却是一曲清水。隔斷來人。雖設危橋。實難度過。於是眼無俗物。手信天機。時得好詩。自吟自賞也。三山色深淺。是寫野人門前。並無送迎也。四湖光動搖。是寫野人四座。並無酬對也。寫景固有之。而實不止寫景。只是倚危橋一意成解也。

閑花散落填書帙。戲鳥低飛礙柳條。向此隱來經幾載。如今已是漢家朝。〔後解〕

五言窗中。祇是攤書。六言戲鳥。不能入戶。既與古人相對。乃至無暇拂花。安能手剪柳枝。通他閒人來。往乎七八先生。婉辭問之。目今無秦苛法。野人住此幾年。若終不作通融。無乃絕物已甚耶。

李嘉祐

字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爲秘書正字袁台二州刺
史善爲詩綺靡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

題游仙閣息公廟

仙冠輕舉竟何之。薜荔緣階竹映祠。甲子不知風御日。朝昏唯見雨來時。〔前解〕

有時寫仙是慕仙。有時寫仙是不信有仙。此詩後解却似慕仙。前解又似不信有仙。然而皆非也。老子云。我有大患爲我有身。及我無身。我有何患。人生在此世間。實是身爲大累。譬如飛蛾入網。並非網有相加。但使無身飛來。十面是網。何害。今此詩正是被逐無計大惡。此身是日偶登仙閣。一時恰觸。心於是不覺低頭至地。極致嘆慕也。輕舉字妙。逐客累墜。此不如也。竟字妙。逐客牽制。此不如也。何之字妙。逐客防譏。此不如也。下二句與三四句一總皆寫欲尋其身。杳無有身爲逐客。浩歎。

霓旌翠蓋終難遇。流水青山空所思。逐客自憐雙鬢改。焚香多負白雲期。〔後解〕

前解既寫無身之樂。後解再寫逐客之苦也。五終難遇。妙身爲逐客。則與之升沉永判也。六空所思。妙身爲逐客。則真是題目先差也。七八雙鬢已改。而白雲未期。我實爲之於人。何尤。橫插焚香字妙。只是珠玉在前。惶恐無地。並非與仙有期。

題靈臺縣東山主人

處處征胡人盡稀。村村無食暮煙微。門臨蒼莽經年閉。身逐嫖姚何日歸。〔前解〕

第一句是寫天下。第二句是寫一縣。第三四句始是寫東山主人。

貧妻白髮輸殘稅。餘寇黃河未解圍。天子如今能用武。只應歲晚息兵機。〔後解〕
 稅是何等緊急。却責貧妻。令輸貧妻遺穗。滯穗之是給耳。却責令之輸稅。哀哉。哀哉。加寫白髮字。極狀其疲困。再加寫殘字。極狀其酷毒也。六云寇未解圍。而七八云歲晚息兵。須知能武亦息兵。不能武亦息兵。言決在今年歲晚。更自展期不得也。

早秋京口旅泊贈張侍御時七夕

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流。吳地征徭非舊日。秣陵凋弊不勝秋。〔前解〕

韓非子云。矢來有鄉。則一鐵足以備之。今且矢來無鄉。當不免為鐵室。此移家避寇逐行舟之七字。正復相似也。夫寇從南來。斯北避可也。寇自北至。斯南避可也。乃今南北西東。寇來無鄉。然則不免移家入舟團團。搖轉終食之頃。瀕死數十。此其倉皇窘迫。固非未經亂人之所夢見也。厭足也。朝看江水暮看江水。除飽看江水外。別無事事也。如此則安得起大征大徭。如此則安得不至極凋極弊。張時正為侍御。故特告訴之。

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望斗牛。只有同時驄馬客。偏題尺牘問窮愁。〔後解〕

後解。順逆說之。凡得二章。順一章。是深感。逆一章。是切諷。此非某欲巧說。看他七句。特用只有字。明是順承。五六言。獨有張問。八句。特用偏問字。明是逆提。五六言。張胡不及也。細細辨之。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紆。

南浦菰蒲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閒遍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前解〕

前解寫白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一寫一帶皆空。江三寫一帶皆空。岸四寫一帶皆空。屋若其所以盡空之故。則竟橫插於第二句。此是唐人詩律精熟。故有此能。○細玩詩語。皆是舟中寓目。如首句云云。

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後解〕

樹送客者。言無人送客也。夫客無人送。可也。若無人送客。必不可也。何也。無人送客。則方無人耕田也。看他依依字。虛寫送客之樹。渺渺字。實寫無耕之田。妙妙。目今正值春耕時。此將可奈之何哉。七八言此。由蘇臺至於望亭一帶。豈昔所稱長洲苑者。非耶。而何以至此。則豈非邊烽不絕。故人人思亂乎。後解寫春物增思。悵然有作也。

送朱中舍游江東

孤城郭外送王孫。越水吳山共爾論。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前解〕

送人更不敘是人情親。一口只說江東兵火之後。破壞已極者。此是身先從江東歸親眼實觀其事。時欲向朝堂伸訴。而不覺借題發之也。○前解言江東非有所謂黃壤千里。沃野彌望。四塞之國。用武之場者。也不過南人好佛。則多野寺。魚鱉雜處。則有魚家。越水吳山。如是而已矣。

青楓獨映搖前浦。白鷺閑飛過遠村。便是西陵征戰處。不看秋草自傷魂。〔後解〕

後解言何意亦遭征戰至於渺無煙火極望前浦可捐者僅一青楓耳寂寂遠村任飛者無數白鷺耳此即前日羽書所傳被兵之西陵而今遂至於傷心慘目不可復道者也

暮春宜陽郡齋愁坐忽聞枉劉七侍御詩因以酬答

子規夜夜啼楸葉遠道逢春半是愁芳草伴人還易老落花隨水亦東流前解

子規言不如歸去故聞其啼而悟宜陽郡齋與家且隔遠道也子規昨夜啼今夜又啼故聞而又悟逢春未幾且將送春也三四承之言即使人自老春自住猶尙不可豈可人又老春又去却在遠道哉芳草即住春也落花即去春也細看還字亦字想其弄筆之姿便如美女簪花矣

山當睥睨常多雨地接瀟湘畏及秋惟羨君爲周柱史手持黃紙到滄洲後解

前解是無端觸物忽悟浮生後解是電光智中力疾求去○五言一番山雨便當送春也六言忽地秋風又圖改歲也不是輕輕偷遞夏字正是忙忙畫出老字也惟羨也者劉爲侍御何等清要而詔許還山縱心自在身住宜陽有何多戀而落花如許不悟子規黃紙詔書也

韓翃

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淄川人爲從事罷府開居十年李勉鎮夷門辟爲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諛矣客曰郎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

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燼獨青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幽鎮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世傳翃有寵姬柳翃從辟淄川置之都下數歲寄詩曰章臺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重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非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果爲番將沙吒利所劫翃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翃不樂具告之有虞侯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即詐取得之以授韓集五卷

題仙游觀

仙臺初見五城樓。風物淒清宿雨收。山色遠連秦樹晚。砧聲近報漢宮秋。（後解）

五城十二樓。昔所傳聞殊未目。觀今日乃幸斗然親見。初字妙。言實是生平之所未經。況又加以夜來雨過。巧值新晴。再寫七字。便使上七字又分外清絕也。山色遠連。砧聲近報。且不入觀門。且先將觀前觀後觀左觀右無限風物。無限淒清一例平收。秦字妙。晚字妙。漢字妙。秋字妙。不知是寓目。不知是送懷。我讀之亦如列子御風。冷然其善。更不謂闕此詩時。正在三伏盛暑中坐矣。

疏松影落空壇靜。細草春香小洞幽。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邱。（後解）

此方寫入觀來也。疎松猶莊子云大年細草猶莊子云小年。影落空壇猶莊子云斷之則悲。春香小洞猶莊子云續之亦憂。何用別尋丹邱。夫丹邱又豈出此疎松細草之外耶。讀此五六二句。便勝讀全部道經。不謂先生眼光至此。

送王少府歸杭州

歸舟一路轉青蘋。更欲隨潮向富春。吳郡陸機稱地主。錢塘蘇小是鄉親。（前解）

前解送人歸杭州。却要其不住杭州。後解送杭州人歸杭州。自己是趙州人。却要來住杭州。總之只是要王少府到底住定杭州。切忌不可又不住杭州。於是遂寫出如許奇文來。○前解歸舟者歸杭州之舟也。一路者歸杭州之路也。乃轉青蘋。則是已到杭州而舟還不停也。何故舟還不停。則爲更欲隨

潮向富春也。何故欲向富春。則以欲從嚴先生者遊也。何故欲從嚴先生游。則以人生無常。貴在見機也。何故便知人生無常。則以眼見吳郡已無陸機錢塘。又失蘇小也。才子佳人一齊下淚

葛花滿把能消酒。梔子同心好贈人。早晚重過漁浦宿。遙憐佳句筐中新。(後解)

後解又與要盟言君亦更有何事尚須不住杭州再到北來者耶。除非篋中佳句欲舉似我。果爾則請但儲葛花梔子我且早晚便過矣。猶言甯可我來汝不可來也。末句遙憐佳句是找寫早晚過宿之原故。非過宿後方始憐佳句也。細細看其遙字。不得先生釋遙字乃不通

送李少府入蜀

行行獨出故關遲。南望千山無盡期。見舞巴童應暫笑。聞歌蜀道又堪悲。(前解)

前解寫入蜀後解獨寫送。關曰故關妙出故關曰獨出故關妙獨出故關又加一遲字妙獨出故關遲又加行行字妙行行者言其行步可數此是遲字真正神理也。二再加七字寫轉入轉深。三笑四悲。悲固淚落不止笑亦淚落不止者也。

孤城晚閉清江上。疋馬寒嘶白露時。別後此心君自見。山中何事不相思。(後解)

孤城是其別後山中所經之城疋馬是其別後山中所騎之馬言今日送君向君揮淚何足又道念君別後道路正長或是城閉或是馬嘶我當何一不動於心君自見者猶言今日說過明日君到此境便知是我相思之時也。五六句十四字却是送者心中所擬妙

送冷朝陽還上元

青絲纜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拜慶年。落日澄江烏榜外。秋風疎柳白門前。〔前解〕
一解。看他將異樣妙筆。只從自己眼中畫出一船。只畫一船者。便是從船中畫出一冷朝陽。從冷朝陽心頭畫出無限快活也。如言纜是青絲纜。船是木蘭船。端坐於中。順流東下。每當落日。便看澄江於烏榜之外。一見秋風早報。疎柳在白門之前。看江是寫船之日。近一日報柳是寫船之已到其地也。船中一人。則卽冷朝陽。而此冷朝陽之心頭。却有無限快活者。一是新及。第二是准假歸。三是二人具慶。恰當上壽也。嗚呼。人生世間。誰不願有此事乎哉。

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寺連。別後依依寒食裏。共君携手在東田。〔後解〕

前解純寫冷朝陽之得意。此始寫送也。言今別是初秋。乃我別後依依。則欲前期必訂。仲春於是先以五六寫他東田好景。言來年寒食。則我兩人是必携手其地也。

送高別駕歸汴州

信陵門下識君顏。駿馬輕裘正少年。寒雨送歸千里外。春風沉醉百花前。〔前解〕

此詩通首惜高正少年不應歸也。信陵門下卽高爲其別駕之門下也。駿馬輕裘。雖映襯少年。然亦可見不是失意。三言今日此處寒雨。四言明日家裏春風。謂如此少年。乃送歸於千里之外。可惜也。如此少年。乃沉醉於百花之前。可惜也。

身隨玉帳心應慚。官佐銅符勢又全。久客未知何計是。參差去惜汝陽田。〔後解〕
心慚言不應歸也。勢全言又不應歸也。久客韓自稱。猶言我雖為客已久。却是全然不曉。如此少年功。
名正盛乃不惜玉帳銅符而惜汝陽數頃真為不可解之至也。

送故人赴江陵尋庾牧

主人持節拜荊州。走馬應從一路游。班竹崗連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天秋。〔前解〕

既是故人何不著名既故人且不著名何得所尋反與著姓故知庾是韓之故人而此尋庾之人則是
庾之舊客而今又向韓乞竿牘是故作此詩與之而因以故人二字暫假之也看他一先寫庾二只用
走馬字一路字從游字應字寫此舊客一段故情一片高興便令主人不得不歡然相接三四班竹岡
枇杷門雖寫江陵景然實是一路走馬景須知相逼亦並無惜別意使信如此批為知言也

佳期笑把齋中酒。遠意閒登城上樓。文體此時看又別。吾知小庾甚風流。〔後解〕

五寫初尋到之一日六寫既尋到之後日七此時即把酒登樓之時一解便純寫庾厚情高興更不再
寫此故人

送客歸江州

東歸復得采真游。江水迎君日夜流。客舍不離青雀舫。人家多住白鷗洲。〔前解〕

便以青雀舫白鷗洲為采真游也長安馬糞高起三丈此時想到此景真復不曾謬我也復得之為言

本自清涼國中來。還到清涼國中去。若其手眼妙處。則又在江水迎君七字。須知江水不是爲迎君故。晝夜流正是爲晝夜流。故知其迎君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驚心矣。

風吹山帶遙知雨。露濕荷花已報秋。聞道泉明居止近。藍輿相訪會淹留。〔後解〕

南方每至春夏之交。天如欲雨。山腰先有如一疋練。謂之山帶。此句猶寫夏景。乃疾接下句。早入秋令也。已報之爲言秋。至甚確。露濕荷花之爲言秋。至尙淺也。七八因言人生迅速如斯。得與淵明多作淹留。爲幸言外。見不必於此處。又淹留也。

皇甫冉

字茂政。潤州丹陽人。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謂清秀迥拔。有江徐之風。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集三卷。獨孤至之序之曰。沈詹事宋考功。財成六律。彰施五色。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其一也。復世艱。屢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謂自唐宋齊梁周隋以來。使前賢失步。後輩却立。自非天假。何以追斯恨。其意未騁。而芳蘭早凋。悲夫。

同温丹徒萬歲樓。温丹徒有詩而皇甫亦用其題也。

高樓獨上思依依。極目遙山合翠微。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前解〕

遙山是一帶翠微。極目遙山則不止一帶翠微。蓋其依依之思。更在翠微之北。故曰合也不堪北望。是傷其事。何事南飛。是傷其時。猶言正逢多難。早又探秋。

丹陽古渡寒烟積。瓜步空洲遠樹稀。聞道王師猶轉戰。誰能談笑解重圍。〔後解〕

七猶字八誰字。連用甚妙。蓋初轉戰。或問誰解圍。猶轉戰。則眼見無能解圍者。而又故問。殆於自欲慨。

然請纓也故又特寫寒煙遠樹言奈何羈身此間耶

宿淮陰南樓酬常伯能

淮陰日落上南樓。喬木荒城古渡頭。浦外野風初入戶。窓中海月早知秋。〔前解〕

日落上樓自是尋常求宿看他急接喬木七字一時寫淮陰故跡喬木淮陰近事荒城與經過淮陰無

限傷心男子古渡不覺遂盡三四則今夜此一傷心男子仰懷故跡俯傷近事而於樓上極大無奈也

滄波一望通千里。畫角三聲起百憂。佇立分宵絕來客。煩君步履忽相求。〔後解〕

五滄波一望猶未入夜六畫角三聲倏報初更便漸寫到分宵二字也通千里是眼看何處起百憂是

心念何事而能不佇立耶看寫酬常處甚少

使往壽州寄劉長卿

榛草荒涼村落空。驅馳卒歲亦何功。兼葭曙色蒼蒼遠。蟋蟀秋聲處處同。〔前解〕

前解寫使往壽州後解寫寄劉長卿村落盡空勾當何事慷慨激切吐此痛言不是自言無功蓋欲朝

廷得聞壽州村落如此荒涼便是一功也三四再寫驅馳二字之勞苦言一路早發夜宿不敢憚瘁有

如此也三是早發四是夜宿

鄉路遙知淮浦外。故人多在楚雲東。日夕烟霜那可道。壽陽西去水無窮。〔後解〕

遙知多在一氣十四字成句不能讀教斷也日夕烟霜者日望侵烟夕望霜言望故人無有暫輟也未

句又反言。若輟東望而更西望。則惟有無窮之水而已。夫無窮之水。則我望之。胡爲者哉。爲言無一故人

秋日東郊作

閒看秋水心無事。坐對寒松手自栽。廬岳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前解〕

前解。先自寫其胸前一片雪淡也。閒看秋水。言去無所至也。坐對寒松。言來無所從也。廬嶽高僧之留偈。卽此是偈也。茅山道士之寄書。卽此是書也。休沐詩寫到如此田地。真乃現宰官身而說法也。

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岐終日獨徘徊。〔前解〕

後解。便借秋景。以比臨岐也。言今日亦自分爲相應與不相應乎。若不相應。則宜如燕之竟去。設復相應。則宜如菊之疾開。胡爲獻納。旣不可曠淺薄。又不自及。終日徘徊。王門至今猶尙不去也。

酬李補闕

十年歸客但心傷。三徑無人已自荒。夕宿靈臺伴烟月。晨趨建禮逐衣裳。〔前解〕

此客全未得歸。而自稱早曰歸客。又云懷抱其心。已至十年之久。人生不得自由。真有如此苦事也。但心傷。但字好笑。已自荒。已字好笑。只謂蒙被眷注。萬不許放歸耳。何意只是夕伴烟月。晨逐衣裳。四句一氣讀之。便是十年伴烟月。十年逐衣裳也。而三徑則已十年荒也。而客心則但十年傷也。

偶因麋鹿隨豐艸。謬荷鵷鷺借末行。縱有諫書猶未獻。春風拂地日空長。〔後解〕

後又申明三四言。我自書未獻。非關獻而不收也。自記昔日來京。本意原只干祿。謬叨諸公泛愛。便得分潤升分。斗只是十年腹負。十年面慚。如此長日。云何可度。此自是真心人。發實言語。在他人乃決不肯道也。

酬張二倉曹楊子所居見寄兼呈韓郎中

孤雲獨鶴自悠悠。別後經年尚泊舟。漁父置詞相借問。郎官能賦許依投。〔前解〕

若說張是雲。則是孤雲。若說張是鶴。則是獨鶴。何則。別來已自經年。而至今泊舟未捨。此其悠悠之意。真有不堪持贈者也。三四正妙寫其孤與獨也。既是經年泊舟。豈許閒人輕問。除非江潭漁父欲來借看。離騷此爲真正絕妙好辭。在唐人亦未易多有也。

折芳遠寄二春艸。乘興來看萬里流。莫怪杜門頻乞假。不堪扶病拜龍樓。〔後解〕

五六寫張不惟自泊。又來招人同泊。妙人妙興。妙事妙理。七八言我亦久欲來同泊也。若寄韓郎中。則意謂君亦不妨即便來同泊也。

送孔巢父赴河南軍

江城相送阻烟波。況復新秋一雁過。聞道全師征北虜。更言諸將會南河。〔前解〕

言今日相送。是此江城。若別後相阻。正復無定也。何也。據我傳聞。是征北虜。乃據君自說。又赴南河。然則軍行秘密。終無的耗。今日別去。君爲定在河南爲復。全師往北耶。加入新秋一雁句。聊以紀時也。

邊心杳杳鄉人絕。寒艸青青戰馬多。共許陳琳工奏記。知君名宦未蹉跎。〔後解〕

此五六又代孔預寫別後杳杳之心。而七八急轉筆極慰之也。唐詩難看如塞草青青戰馬多句。正則極寫上句邊心之杳杳。猶言滿眼純是戰馬。並不見一鄉人。也不會看唐詩人。乃謂竟寫馬多矣。〔後解〕

馬多却是
何與今日

韋應物

周道遙公覽之後待價生令儀令儀生變變生應物由比部員外郎出刺滁州改刺江州追赴闕改左右郎中員外郎蘇州罷守寓蘇臺永定精舍性高潔所在焚香掃地而坐惟恬顯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得廁賓客與之酬唱樂天是郡詩曰記獨書兵衛絲畫戟燕處疑清香劉太真與韋書云願著作來以足下郡齋讌集相示是何情致暢茂道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始精於理意然懸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流師擊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集十卷

讌李錄事

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前解〕

淺人讀之。謂只兩人追寫舊事耳。不知通首皆是先生胸前一段服勤至死方喪三年至情至誼我讀之不覺聲淚爲之齊下也。○三四正指皇闈也。言凡或經過或沐浴則皆有我兩人侍之。所謂拂爐上墀者。至今猶如昨日也。

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颺飄不可期。此日相逢思舊日。一杯方喜已成悲。〔後解〕

近臣不止韋李。故曰零落。然今猶在乃對下句。非承二字也。方喜已悲。方已字妙。言讌李誠喜而思舊實悲。此喜固不能敵此悲矣。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卽事寄府縣僚友。

綠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前解〕

讀一二如讀水經注相似。便將自洛入河一路心眼都寫出來。又如讀莊子外篇秋水相似。便將出於涯涘。乃知爾醜。向不至於子之門。實見笑於大方之家。一段慚愧快活都寫出來也。三四寒樹遠天夕陽亂流。言山豁河通後有如許眼界也。

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雒橋游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後解〕

五六正雙寫末句不繫之心也。伊岸孤村爲已久。如朔風一雁現見初下。然而今日扁舟適來相遇。我直以爲村亦不故雁亦不新何則。若言村故則我今寓日本自斬新。若言雁新則頃刻舟移又成故跡。此真將何所繫心於其間也乎。

寓居澧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

萬木蒙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高齋獨宿遠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前解〕

此不止是妙詩。直是妙畫。且不止是妙畫。直是禪家所謂妙境。乃至所謂妙理者也。看他萬木下。便畫蒙雲字。只謂是眼注萬木耳。却不悟其乃是欲寫出香閣之三字。出字妙妙。此自是當境人一時適然下得之字。我今亦不知其如何謂之出也。二忽然轉筆又寫一碧澗。又寫一竹園。有意無意不必比與三四高齋獨宿。卽是宿此閣中。微霰下庭。便是下此閣前之庭也。遠山曙。寫盡獨宿人心頭曠然無。

事寒雀喧妙寫盡微霞中衆人生理凋瘵也

道心淡泊對流水。生事蕭條空掩門。時憶故人那得見。曉排閭闔奉明君。〔後解〕

淡泊字須知不是矜蕭條字須知不是怨對流水字須知不爲淡泊空掩門字須知不爲蕭條總是學道人晚年有悟一片曠然無事境界也時不解作時時是正當對水掩門之時言此時則正二舍人得君行志之時夫行藏既已各判忙閒自不相及又安得而相見乎哉

寄李儋元錫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前解〕

一二在他人便是恨別在先生只是感時何以辨之蓋他人恨別皆以花紀別今先生感時乃以別紀花以花紀別者皆云已一年今以別紀花故云又一年也三四世事卽花事也春愁卽愁花也花有何事如去年開今年又開卽花事也花何用愁見開是去年見開又是今年卽花愁也蓋先生除花以外已更無事更無愁也世上學道人除無常二字以外亦更無事更無愁也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後解〕

五六別無他意只是以實奉告李元二子言欲來卽須早來不然我且欲去也相其七八情知此二子自是不怕花開人看他分明欲來而又愆期連月說無常偈此便是先生

皇甫曾

字孝常歷侍御史坐事貶徙舒州司馬陽翟令高仲武昔孟陽之與景陽詩德慚厥弟協居上品載處下流今待御之與補闕文辭亦爾體製清潔華不勝文然寒生五湖道春及萬年枝五言之選也其爲士林所尙宜哉

徐獻忠唐詩品云景陽華淨遂掩哲昆平原英瞻竟難家弟是以世乏聯苞之風情欣並蒂之華物猶如此况復人士耶皇甫兄弟仕道既同才名亦配渤海高生猶持不足之歎豈憐才之本意乎侍御律調澄泓聲文華潔俯視當世殆已飄然木末矣雖紫霞碧落未堪駕凌亦何可少

早朝日寄所知

長安雪後見歸鴻紫禁朝天拜舞同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前解〕

題是早朝日寄所知猶謂尋常相憶乃我試讀其詩是何提心掛膽寫得世間有如此友誼也看他雪後歸鴻只是未早朝先一日偶然所見然已自心頭隱隱有刺及到明日早朝拜舞忽然滿眼看出同字云何獨有我此一人不得同耶因而重認曙色重聽漏聲此雖明明再寫拜舞之同然實明明再寫獨有一人不得同矣

爐烟乍起開仙仗玉佩成行引上公共荷發生皆雨露不應黃葉久隨風〔後解〕

五開仙仗是寫吾君也六引上公是寫吾相也七共荷發生即共荷吾君吾相也皆雨露又言吾君吾相必無私雨露也八言然則鴻歸而獨不歸人同而獨不同此獨謂之何哉

秋夕寄懷素上人

已見槿花朝委露獨悲孤鶴在人羣真僧出世心無事靜夜名香手自焚〔前解〕

此非泛然相寄乃是因驚生悔因悔生悟因悟生慕於是作詩寄上高僧便算一通大懺悔文言槿花朝開暮落已是至促今又見有朝即委露者於是喫驚不小甚悔孤身落在人羣不如真僧之出世也

既忽又悟。彼真僧自是心頭無事。故得出世。我則心頭未免有事。云何能出於世。因而乘靜夜。爇名香。遙望白雲敬禮。雙足蓋慕之至也。

臆臨絕澗聞流水。客至孤峯掃白雲。更想清晨誦經處。獨看松上雨紛紛。〔後解〕

此極寫真僧之無事也。臆臨絕澗。我與世何事。客至孤峯。世與我亦何事。而或者又疑。雖無世事。或猶有僧事。則我見其清晨趺坐。更不誦經。只是看雨。此則不惟無已下事。甚至并無向上事。嗚呼。至矣。紛紛字妙。便是摩醯首羅。豎亞一目。看四天下。七日七夜雨也。

郎士元

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年進士。寶應元年詔試中書補渭南尉。歷拾遺。鄧州刺史。與錢起齊名。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無詩。祖錢時論。鄙之二公詞體。大約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閒雅。送近於康樂矣。集一卷。

春讌王補闕城東別業

柳陌乍隨洲勢轉。花源忽傍竹陰開。能令瀑水清人境。直取流鶯送客杯。〔前解〕

一是城東。二是別業。看他寫得遠近縹緲。便如仙城海樓相似。三是主人。四是春讌。看他寫得清真灑灑。便又如上真流霞相似也。此詩一解四句。二十八字。字字出自匠心。字字只如無意。此爲郎君胄之妙筆也。

山下古松當綺席。簷前片雨滴春苔。地主同聲復同舍。留連不畏夕陽催。〔後解〕

我心耐久。如山下古松。事條忽如簷前片雨。既是昔托同聲。又幸今忝同舍。夫復何畏。而不留連也。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兼呈李明府

村映寒原日已斜。烟生密竹早歸鴉。長溪南路當羣岫。半景東林照數家。〔前解〕

唐人詩句每多侵讓如此詩起句寫村却讓三字與下便只剩得四字次句寫半日却侵過上句三字便自占却七字也三句再寫村四句再寫半日想其別業後是村村後是高原別業前是溪溪南是羣山此真大好別業又想人生四十以來是下半年生入秋凌冬是下半年望舒生魄是下半年齋鐘一動是下半年日此四下半最爲悠悠忽亦最爲波波汲汲今特取以名村真又大好名字也

門通小徑憐芳艸。馬飲春泉踏淺沙。欲待主人林上月。還思潘令縣中花。〔後解〕

五寫主人。六寫客。就主人七寫客。自下榻不問主人八寫主人。開樽還少一客。真是勝地。良時佳客。妙主人生在世。何曾多遇。

還贈錢員外夜宿靈臺寺見寄

石林精舍虎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淨。心持半偈萬緣空。〔前解〕

一寫寺是妙地。二寫錢是妙人。三寫夜是妙景。四寫宿是妙悟。以妙地留妙人對妙景得妙悟。一解。凡將題中錢員外夜宿靈臺寺八字先寫成異樣出色。止留得見寄二字到後解定奪也。

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峯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後解〕

此方寫見寄也。蒼苔古道豈是尋常行履。落木寒泉總非人間視聽。况又進之以雙峯高頂。試思員外何等心期。其寄我豈止一首佳詩。而我能不還贈哉。必如此方是錢見寄。必如此方是耶還贈。

蓋少府新除江南尉問風俗

聞君作尉向江潭。吳越風烟到自諳。客路尋常隨竹木。人家大抵傍山嵐。〔前解〕

江南尉問風俗。夫江南風俗殊未易說也。三四亦只略舉其粗。其意味深長。却全在到自諳三字。人生在世來日大難總。以此三字為度厄秘章。此便是先師素富貴一篇秘密精義也。

緣溪花艸偏宜遠。避地衣冠盡向南。惟有夜猿啼海樹。思鄉望國意難堪。〔後解〕

前解凄惻。此解寬慰。言遠方花艸既悅人目。中國衣冠又皆集會。彼中風日亦殊不惡也。七八惟有字妙。言只此一事或似難堪。只此難堪之為言其餘皆不妨也。人筆下精到必如此。唐

盧

綸

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鄆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闕。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與吉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長安春望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前解〕

東風七字。人謂只是寫春。不知便是寫望。如云此雨自我家中來也。閒字。罵艸妙。如云無謂也。扯淡也。三恨自不得歸。四又妬他人得歸。活寫盡不歸人心口咄咄也。

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為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後解〕

川原七字中有無數親。故宮闕七中止字。中夕陽一人。誰字便是無數親。故也。獨字便是夕陽一人也。

晚次鄂州

不知唐詩人謂五六只是寫景

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畫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前解〕
一解寫盡急歸神理。言望見漢陽便欲如隼疾飛立抵漢陽而無奈計其遠近尚必再須一日也。三四承之言雖明知再須一日而又心頭眼底不覺忽忽欲去於是厭他估客胡故畫眠喜他舟人斗地夜語蓋晝眠便是不思速歸之人夜語便有可以速去之理也。若只作寫景讀之則既云浪靜又云潮生此成何等文法哉。

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後解〕

後解言吾今欲歸所以如此其急者實為鬢對三湘心馳萬里傳聞舊業已無可歸而連日江行鼓鼙不歇誰復能遣尙堪一朝乎哉

早春歸盤屋舊居寄耿拾遺漳李校書端

野日初晴麥隴分。竹園村巷鹿成羣。萬家廢井生秋草。一樹繁花對古墳。〔前解〕

前解寫兵荒之後已無舊居○看他次第自述初歸盤屋恰值春晴由麥隴過竹園到村巷純是鹿羣一望無人於是先尋廬井次展墳墓真是久客遠歸魂魄未招光景也

引水忽驚冰滿砌。向田空有石和雲。可憐荒歲青山下。惟有松枝可寄君。〔後解〕

後解寫困窮雖極誓保晚節○冰礪石田非向二子訴窮正是極表松枝在抱也

耿 漳 寶應中進士爲左拾遺集二卷

上裴行軍中丞

胡塵已滅天山外。閉閣陰陰日復曛。櫪上驂騑嘶鼓角。門前老将識風雲。〔前解〕

滅胡後却只是閉閣寫上相威德千言不盡者此便只以二字了之真是奇情人筆也又加寫陰陰日曛四字見閣門深沉乃如九淵又加寫一復字見自閉之後永無消息蓋上相不如此便無處功名之法且先是此亦已無制必勝之法也三四寫戰馬寫老将又妙若只用來寫滅胡便神彩亦有限今却用來寫閉閣其神彩真乃無限須知十四字都在陰陰日復曛五字之中故妙不可說也

旌旗四面高秋見。絲竹千家靜夜聞。莫道古來多計策。功成惟有李將軍。〔後解〕

五寫四郊多備六寫內地燕樂便翻古文出則方叔召虎入則周公召公二語來作好詩妙莫道下十二字爲一句言古人未可獨步於前也

司空曙 字文明廣平人登進士第從韋皋於劍南貞元中爲水部郎中終虞部集二卷

南原望漢宮

荒原空有漢宮名。衰草茫茫雉堞平。連雁下時秋水在。行人過盡暮烟生。〔前解〕

荒原也原上茫茫則衰草也問雉堞無有雉堞也杳無所有而名漢宮意必當時曾有漢宮而今已不

也。在也。云何不在漢已過盡也。漢已不在。則今誰在我。徒見秋水在也。云何漢已過盡。只今行人又過盡也。

西陵歌吹何年別。南陌登臨此日情。身世悠悠不可問。寒禽野水自縱橫。〔後解〕

何年妙。此日妙。彼別不知何年。我來則是此日。蓋前之人當時定如我之。此日後之人更至復不審我何年。此處更無可以着語。亦更無可以墮淚。只好閒閒然說個悠悠不可問五字而已。再寫水禽縱橫。不是冷眼相笑。亦不是慈眼等觀。莊子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爲命。如是云爾。

酬李端校書見贈

綠槐垂穗乳烏飛。忽憶山中獨未歸。青鏡流年看髮變。白雲芳艸與心違。〔前解〕

相其七八。乃是李端校書。新來都城有所投贈。而司空賦此酬之。乃人且新來而我反欲去。且言無不盡去。深嫌只有我未曾去。真令新來人兜頭一杓冷水也。

乍逢酒客春游慣。久別林僧夜坐稀。昨日聞君到城闕。莫將簪弁勝荷衣。〔後解〕

五六極寫都城日只是酒。夜只是臥。特地到來更無所事。然則君之昨日亦來真乃大悞矣。

題曠上人院

閉門不出自焚香。擁褐看山歲月長。雨後綠苔生石井。秋來黃葉徧繩牀。〔前解〕

佛經常言諸大菩薩不起於座。身不動搖。而又自然應現十方所經國土。無不震動。此正用以讚曠公。

也前解寫。疎公閉門。便是徹底閉門。不惟自家不出人。亦莫得而入。雨後綠苔。言無一人行處。秋來黃葉。言無一人坐處。蓋其門風孤峻。則有如此者。

身閒何處無真性。年老曾言隱故鄉。更說本師同學在。幾時携手見衡陽。〔後解〕

後解寫。疎公游行人間。又是徹底自在。五或云攝化各處。六或云還歸本鄉。七八或云師友情緣。眷戀不捨。某年某日。又見在於某處。蓋其分身無礙。又有如此者。

寄胡處士

日暖風微南陌頭。青田紅樹起春愁。伯勞相逐行人別。岐路空歸墅水流。〔前解〕

前解何其委婉。南陌頭。言是日閒行。適然至斯也。起春愁。言閒行至斯。適然思及處士也。三言處士前者。因畏讒人而默然遜去也。四言處士既去而彼讒人果亦蕭然也。凡詩家用伯勞岐路等字。必皆有托。此是三百篇遺法。○遇讒人實無如遜去是第一高着。不然即岐路何年得成野水耶。

偏憶尋僧同看雪。誰期載酒共登樓。爲言惆悵嵩陽寺。明月高松應獨遊。〔後解〕

後解何其嚴冷。夫處土方被讒人之所不許。而我固惓惓思之不置。此則又何苦耶。因言我自欲與之尋僧看雪。徹骨總教冰冷。非欲與之載酒登樓。一片豪興未除也。明月言透體光明。高松言孤寒世外。五六既已有自明。七八又爲處士代明也。

九日登高

詩人九日憐芳菊。逐客高筵瞰浙江。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前解〕

此詩乍看。只道是搗頰看西山氣色。細讀却悟是參軍作蠻語聲口。猶言一任詩人自憐芳菊。我逐客。只看浙江去也。何也。既教我作浙江逐客。我又那得不看浙江漁浦浪花。西陵樹色。即其所看之景也。意思一肚。不然。只在詩人外另叫出逐客之二字。

木奴向熟懸金實。桑落新開瀉玉缸。四子醉時爭講德。笑論黃霸舊為邦。〔後解〕

此言既為浙江逐客。便自安心啖浙江果飲浙江酒。必欲又言為無應援。因到浙江。此大非也。當時四子。信信所爭講德之論識者。早譏其為獻諛之辭。然則我亦自有為邦舊事。略如穎川神君。君子亦道其所自有者耳。聲聞過情。我無庸也。

李

益

字君虞。肅宗朝宰相。撥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為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辭。然少有癡疾。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談。聞於時。故時謂之癡為李益疾。

以是久之不調。而流輩皆居顯位。愈不得意。憲宗權聞其名。召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為眾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降居散秩。俄復用為秘書監。遷太子賓客。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送賈校書東歸寄振上人

北風吹雁數聲悲。况指前林是別時。秋草不堪頻送遠。白雲何處更相期。〔前解〕

題是因送賈校書。帶寄振上人。乃某細相其發筆落紙。却是一先斷腸於振。而二始折筆到賈。其間主賓重輕。殊有無限差別。然後知此非因送賈。便聊復寄振。多是特欲寄振。故來送賈也。三頻送字。猶似

帶賈四更期字。竟獨問振。人生相知分寸不同。實有如此至理也。

山隨疋馬行看暮。路入寒城去獨遲。爲向東州故人道。江淹已擬惠休詩。〔後解〕

五寫送者目斷。六寫行者情留。只此十四字。獨寫送賈至七八。依舊只結歸振矣。

同崔頌登鶴雀樓

鶴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前解〕

登樓對景。更不別觀。斗地出手。便先寫一檣。下卽急寫汀洲。又急寫雲樹。並不問此檣屬何人。到何處。早已一片心魂。彌梨麻囉一遞。一遞。竟自歸去也。因言當時何等。漢魏已剩。流水夕陽。人生世間。大抵如斯。遲遲不歸。我爲何事耶。

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爲長。風烟併是思歸望。遠日非春亦自傷。〔後解〕

此卽趁勢轉筆。寫是日歸心。刻不能待也。人見是春色。我見是風煙。卽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

歸詩甚多。乃更無急於此者。

崔峒

博陵人。登進士第。爲拾遺。入集賢。爲學士。後終。玄武令。詩一卷。

寄上韋蘇州兼呈吳縣李明府

數年湖上謝浮名。竹杖紗巾遂稱情。雲外有時逢寺宿。日西無事傍江行。〔前解〕

本意欲寄獻書一段苦况。却不自意。忽然出手。筆下寫作數年二字。於是一順且說。未來獻書。前其行。

徑得如此真為疎放殺人快活殺人今日思之實悔獻書也遂字妙妙言亦既寬然有餘更無欠缺也不知何一字亦可痛悟矣

佛言一切推心於此

陶潛縣裏逢花發庚亮樓中對月明誰念獻書來萬里君王深在九重城後解

此方出章李縣裏逢花樓中對月只是極寫苦藥互不相知也

字遺直京兆人以詩自名常袞為相引之及貶亦出為深水令五子常牢羣庠輩皆工辭章為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賈叔向

夏夜宿表兄宅話舊

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曾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前解

先本醉次始醒醒而聞香聞之知是夜合是時適下微雨天亦將次欲明看他寫來便真是好兄弟連牀說話時也三是竇問表兄四是表兄語竇珍重下接何曾妙何會上加珍重妙亦此人人常有之事

偏能寫得出來也

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後解

五六是人人同有之事是人人欲說之話不歎他寫得出來歎他寫來挑動明朝又別四字隱然言他

日再歸便是兒童亦已凋零親友并無半在也可不謂之大哀也哉

李

端

趙州人大歷五年進士歷校書郎終杭州司馬始郭曖向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多招士端等多從之曖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又工於前客乃服集三卷

宿淮浦憶司空文明

愁心一倍長離憂。夜思千重戀舊遊。秦地故人成遠夢。楚天涼雨在孤舟。〔前解〕

長字去聲。卽長物長字。言一倍是自己愁心。又長一倍。是朋友離憂也。夜思七字。獨承離憂。言翻來覆去。更睡不得。卽更放不得也。秦地十四字。再承夜思。言纔睡得。卽又夢纔夢得。卽又覺迷迷離離。恰似家中握手。浙浙瀝瀝。早是船背雨聲也。真寫盡千重二字矣。

諸溪近海潮。皆應獨樹邊。淮葉盡流別。恨更深何處寫。前程惟有一登樓。〔後解〕

此非寫景。正借其地自比。言此處淮海雖深。殊未抵我別恨也。因思古有遠望當歸之語。而又正在舟中。無樓可登。於是且待明日。看他前程。嗟乎。一望尙俟。前程然則握晤。竟在何日哉。

送濮陽錄事赴忠州

成名不遂雙旌遠。空印還爲一郡雄。赤葉黃花隨野岸。青山白水映江楓。〔前解〕

此爲濮陽登第不得歸。又被命之忠州。故送之云云也。前解寫送處景。

巴人夜語孤舟裏。越鳥春啼萬壑中。聞說古書多未校。肯令才子久西東。〔後解〕

後解寫忠州景。言便當召還。不令久往此中也。男雍釋弓筆。受并補註。

聖嘆選批唐詩 甲集卷四(上)

聖嘆選批唐詩

海巫亞公校訂

〔甲集七言律卷四下〕

張南史

字季直幽州人初好弈棋其後折節讀書遂入詩境以試參軍避亂居揚州再召未赴而卒詩一卷

陸勝宅秋雨採韻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閒園偶辟疆。已被秋風教憶繪。更聞寒雨勸飛觴。〔前解〕

此寫君子在野無號告訴遂托杯盤縱心行樂也。看其同人字。永日字。自相將字。字。歡笑字。字。眼淚。同人言濟濟諸賢不須借才也。永日言遲遲良日。大堪戮力也。自相將言並無一人蒙被收目也。深竹閒園即其自相將之地。已被風教妙。更聞雨勸妙。寫得風雨一片情理一段。與致正復諸公一段牢騷一片敗壞也。

歸心莫問二江水。旅服從霑九月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是處有垂楊。〔後解〕

他詩不得意則亟思歸。今此詩併不思歸。真不辨其此日竹園是歡笑是眼淚也。莫問妙。從霑妙。是處有妙。不知者便謂如此真是快活。嗚呼。受父母身。讀聖賢書。上承聖君。下寄蒼生。我將自處何等。而取如此快活者。

朱

放

字長通襄州人隱居剡溪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

早發龍且館舟中寄東海李司倉鄭司戶

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那值遠道傷離羣。〔前解〕

此是昨夜別過。今早發舟而更留寄也。沙禽寫早十里寫發。正當那值寫留寄之故。看他一頭發一頭自怨其發。人生不知爲何事。驅迫而每至此。

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艫停目送北歸翼。惜無瑤華持贈君。〔後解〕

前寫初發。此寫既發之後。風利舟駛。頃刻已非二子夜來分手之處。於是不勝悽惋。反更停艫也。
竇常 字中行。大曆中進士。不肯調客。廣陵多所論著。隱居二十年。鎮州王武俊聞其才。奏辭不應。杜佑鎮淮。高署爲參謀。歷朗慶江撫四州刺史。國子祭酒。致仕。卒。贈越用都督。有集二卷。

寒食塗次松茲渡先寄劉員外

杏花榆莢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程淹驛騎。楚曾三戶少人烟。〔前解〕

寫荒涼一經佳筆。便令荒涼都不復覺。甚至乃有反以爲清絕景事者。後賢今後欲寫荒涼。不可不用意細讀此等詩也。○杏花榆莢寫寒食時候也。曉風前寫松茲渡頭。禁受寒食之人也。上峽船加雲際離離。寫是日望中所有也。三四申言如此。雲際離離之船。但有必皆入望。然則豈有松茲渡一路人烟。我顧全然不見者。胡爲江已幾折。騎已幾程。而舊傳三戶盡成烏有。此其一路荒涼。真爲不堪寓目也。

淹驛騎只是停驂再看爲下少人烟句作波不是真正有所淹也

看春又過清明節。算老重逢癸巳年。幸得柱山當郡舍。在朝常咏卜居篇。〔後解〕

寒食是清明之前一日。又過者猶言看看又過也。癸巳是花甲之後一年。重逢者猶言悠悠再起也。此十四字真是老年人日暮心孤淚點血點盛年人總不知也。在朝者凡郡縣公堂俱得稱朝。

竇 牟

字貽周真元二年進士累至都官郎中終國子司業集一卷

秋居對雨贈別盧七侍御

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籬籬夜長簷溜寒無寢日晏廚煙濕未炊〔前解〕

前解只寫秋居對雨○不惟居字雨字寫得苦并秋字亦寫得甚苦此豈即所謂洛下秋聲耶抑亦心頭別有其事故甘此困窮而以為洛下秋聲也

悟主一言那可學從軍五百竟何為故人驄馬朝天去洛下秋聲恐要知〔後解〕

後解方寫贈別侍御○悟主車千秋也從軍班定遠也引此者必有時事然已不必深考大意若言我自為無救於此二者故甘心窮居洛下今故人驄馬朝天其必有以慰吾者也

于 鵠

大曆貞元間詩人也為諸府從事居江湖間有卜居溪陽及荆南陪樊尚書賞花詩其自述曰三十無名客空山獨臥秋豈以詩窮者耶集一卷

送宮人入道

十五吹簫入漢宮看修水殿種芙蓉自傷白髮辭金屋許著黃冠向雪峯〔前解〕

十五入宮只加吹簫二字便蚤具仙意看修水殿是紀其入宮之年如問絳縣甲子却云叔仲惠會郤成叔孫莊敗長狄即用此法然亦殊畫嬌愁之甚也自傷一氣貫下十二字成一句言頗聞有人蒙被

主上恩私。御前無求不許。獨我入宮至今。曾未嘗有是事。祇有昨日一辭。一許。算是一生。至恩特榮。故傷之也。若解作傷白髮。此豈復成語。

解語老猿開曉戶。學飛雛鶴落高松。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後解〕

五六寫世外另一天地。若不出得宮來。幾於全然不知七八。又反寫未出宮者。以極形其自在解脫。蓋言相慕非言相思也。

楊郇伯

中唐人寶中行集有
立春寄懷楊郇伯詩

妓人出家。

靈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厭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蓮花不染身。〔前解〕

盡出花鈿者。剪落雲鬟也。剪落雲鬟者。心厭殘春也。殘春殘字妙。已識盡春滋味矣。亦有限春滋味矣。三四便是如來一切種智語。所謂放下屠刀。立地即佛也。

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後解〕

五六在唐人本是佳句。近今乃純作此言。便成惡道。云何是唐人佳句。蓋言積習既久。新力未充。切恐常時業相發現也。七八因更勉之。言出家乃是大丈夫之事。斷頭瀝血。便請長辭。毋更留戀為佳也。云何是近今惡道。如貝葉與錦字。梵聲與梁塵。專取兩誤。以為巧妙。於是乃至一題作數十首。不自依也。

戴叔倫

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漕鐵表主運湖南至其安陽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殺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試守撫州刺史俄卽眞幕年詔書褒美封諡縣男加金紫服還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

和汴州李相公人日立春

年來日日春光好。今日春光好更新。獨獻菜盤憐應節。遍傳金勝喜逢人。

東方歲占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豕。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

日晴好。則其物豐熟。陰則有災。故工部寫憂詩曰。元旦至人日。無有不陰時。此又正反之。以和相公曰。

年來日日春光好。今日春光好更新。蓋切望閣臣自不得不作爾語也。三借立春恰寫自己。四借人日。

恰寫相公獨獻好喜逢好。猶言何意良時成此奇遇。

煙添柳色看猶淺。鳥踏梅花落已頻。東閣此時聞一曲。翻令和者不勝春。

此深言得和之爲幸也。五六妙妙。纔說柳看猶淺。早說梅落已頻。此卽論語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意。

其所望於相公特有至亟不止是寫立春景物而已。脚政復章法。淺人乃更譏其字重。

贈司空拾遺

侍臣何事辭金陛。江上彈冠見雪花。望闕未承丹鳳詔。開門空對楚人家。

觀其七八云高館更容。仍令歸去。則知司空之至江上。固不容而令之。至江上者也。於是特作婉辭。

問之言司空之辭金陛而至江上。則果爲何事乎。想其彈冠而望絕不似欲老江上者。然而雪花如手。

歲又暮矣。全無詔至。空自門開。此果誰爲之也。開門不是閒事。正寫其日日望詔意可想。

陳琳艸奏才還在。王粲登樓興不賒。高館更容塵外客。仍令歸去待瓊華。〔後解〕

五言司空人才實難。六言司空思歸正苦。因語諸公。尙可相容萬望。假塗且教歸去。此極刺之辭也。

過故人陳羽山居

向來携酒共追攀。此日看雲獨未還。不見山中人半載。依然松下屋三間。〔前解〕

特訪高人不遇。必有無數惋惜。此只閒閒云。向來遍遍尋着。今日獨相失耳。便自說得來訪是偶然。不在亦是偶然。以偶然之人。有偶然之事。而適值偶然之時。於懷雖不大佳。於興亦不大惡也。三四更縮取王摩詰門外青山一解。只作二句。言雖不覩其人。不妨且看其屋。夫三間之屋。旣曰依然。便亦無大足看也。而必又寫入詩者。所謂美人影亦好。此純是性情邊事。不能以筆墨求也。

峯攢僧寺朱霞上。水遶漁磯綠玉灣。却望夏洋懷二妙。滿崖霜後樹班班。〔後解〕

前解且看其屋。後解再算其人。言畢竟陳君此時當安在乎。爲在高。高朱霞之上乎。爲在低。低綠玉之灣乎。二妙句未解。末言使我忙望必歸之路。惟見一帶霜樹班班。想見先生是日遷延而不能卽去也。

酬耿少府見寄

方丈蕭蕭落葉中。暮天深巷起悲風。流年不盡人自老。外事無端心已空。〔前解〕

前解自寫方丈者。寄居僧舍。其大小不過十笏也。蕭蕭者。葉旣辭樹。又不到地方。落未落。其景蕭蕭也。

中者天既欲暮巷又獨深忽然風起四面葉落暮天則時時有風深巷則寂寂無事於是十笏之屋更無所觀但見其在落葉之中也然則何不掩方丈踏落葉暫出深巷略遣暮天而無如年自流人自老事自多心自空既是不相關無妨死心獨坐也一解只寫無人見寄以與後解頓挫耳

家近小山當海畔身留環衛隱牆東遙聞相訪頻逢雪一醉寒宵誰與同後解

後解寫少府家近小山言少府亦將歸隱身留環衛言少府特偶未去稱環衛者少府職近宮闈故也然則少府與我心同地同寂寞同牢落同既是無所不同便應無日不同乃聞頻頻訪我逢雪何不特特招我同醉耶少府見寄紙道相訪如此奉酬便要相招矣此非無俚窮相實是同調其憐也故云唐人五六措語一意全爲七八試看如此七八若無五六卽豈復成詩然如此五六若無七八則又何爲而云乎

過賈誼舊居

楚鄉卑濕歎殊方賦鵬人非宅已荒漫有長書憂漢室空傳哀些弔沅湘前解

此解未寫舊居先哭賈傳一哭其身前二哭其身後三承一再哭其身前四承二再哭其身後言如此卑濕豈是人居先生有治安三書而顧令之住此可哭也如此荒蕪誰求遺跡先生無弔湘一辭幾至名字不傳可哭也

雨餘古井生秋草葉盡疎林見夕陽過客不須頻太息咸陽宮殿亦淒涼後解

此解始寫舊居然賈傳遺居亦止有井可認其餘艸非賈誼艸林非賈誼林雨非賈誼雨夕陽非賈誼夕陽不甯惟是乃至今日并非戴生夕陽抑警地後日且并非讀戴生詩者之夕陽也未句忽又稍帶

咸陽宮殿者言彼熱鬧處亦已同盡無為獨悲此悵鬱人也賴此一結稍復抒氣不爾幾欲損年矣字亦絕妙

朱

潯

字巨川西蜀人率履真素放情江湖郡國交辟潛耀不起有唐高人也詩體幽遠興用洪深因詞寫意窮理盡性於咏物尤工集一卷

尋隱者韋九於東溪艸堂

尋得仙源訪隱淪。漸來深處漸無塵。初行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人。〔前解〕

隱者韋九吾初不知何人若其東溪艸堂即一何絕人遠去之太甚乎看起句用尋得字便是早費推覓乃二句猶有漸來漸深字如三之初行竹裏四之直到花間彼則誠有何所痛惡於世而避之惟恐不力一至是哉是不可不用後解問之

四面雲山誰是主。數家烟火自為鄰。路旁樵客何須問。朝市如今不姓秦。〔後解〕

五如云普天皆王土六如云率土皆王臣也四面誰主而乃數家為鄰耶七八因與極言古之君子所以亦有絕人遠去者彼皆遭時不仁然後萬不得已而或出於此今韋九則胡為而至是乎胡為而至是乎

王

建

字仲初穎川人大曆十年進士初為渭南尉歷秘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為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卜居咸陽原上集十卷○白居易授王建秘書郎制云勅太府秘書丞王建太府丞與秘書郎品秩同而虞祿一今所傳移者

欲職其宜而才適用也詩人之作體以則建為文近之矣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求之輩流亦不易得希藏之吏非爾官也爾爾翔易書府吟咏祕閣改命是職不亦可乎可祕書郎

早春午門西望

百官朝下午門西。塵起春風滿御堤。黃帕蓋鞍呈過馬。紅羅纏項鬪回雞。〔前解〕

下之爲言退也。散也。塵起者朝散官退人多馬多故塵起也。春風之爲言光輝也。句法最好。向來只悞

讀作風起香塵滿御堤耳。三四不寫百官却寫馬却寫雞妙妙。黃帕蓋鞍此馬之春風也。紅羅纏項此

鷄之春風也。馬與鷄尙有遭時得君之日則亦下午門行御堤光輝遍身顧盼自豪其春風也如此彼

避立門西時閒看下朝者獨奈之何哉。晏元獻欲改呈馬過鬪鷄回癡狗咬塊之才耳。呈過馬鬪回鷄言

鷄也言馬與鷄則人見言人則馬與鷄不見故不寫人但寫與馬也晏元獻豈非失言

館松枝重牆頭出渠柳條長水面齊。惟有教坊南草色。古城陰處冷淒淒。〔後解〕

館柳館也。渠御渠也。此皆避立門西閒看下朝之人之熱眼也。言何獨御馬何獨御鷄雖無情之一松

一柳而但托天家卽春風十倍末因自比坊南弱艸獨自失時嗚呼又何言哉。古城字妙比不入時尙

陰處字好比到不到人前。此詩頭尾以午門西字應教坊南字以滿御古城陰字以春風字應冷淒淒字

獻王樞密

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親賜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前解〕

一寫真是親臣。二寫早又朝老臣。三四着御衣騎龍馬言非直近幸而已朝廷方且與之無嫌無疑併

心同體也。句中特下賜字教字見非狎恩弄寵矯駕君車之比也。○此解寫王樞密蒙被天眷無人不知事。

知事。

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大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後解)
此又寫人所未知事也。承密旨是內之信之更無第二人。奏邊機是己之自信亦更無第二人。外人不
知非不知其密旨邊機直不知其長承獨奏也。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

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閒居。重裝墨畫數莖竹。長著香薰一架書。(前解)
寫山僧必寫其置酒寫美人必寫其學道寫秀才必寫其從獵寫武臣必寫其讀書調之翻盡本色別
出妙理也。○一二不寫書齋且先寫其門且又先寫其巷妙在欲寫冷靜偏寫蟬聲此皆是其作宮詞
之三昧他人乃未易曉也。三四不寫將軍却只寫其畫與其書重裝妙香薰妙此非寫其畫與其書便
是將軍之天性人欲都寫出來當時若寫看畫讀書政復有分限耳。宮詞人雖欲不作宮詞不可得也。分明便是其宮詞一首因思天生作

語笑侍兒知禮數。吟哦野老任狂疎。就中愛讀英雄傳。又說功勳恐不如。(後解)
五禮數字並非將軍本色乃今不惟將軍有雖侍兒能有六狂疎字極是將軍本色乃今野老不任將
軍將軍反任野老真是全然不似將軍也七八因言除非以英雄人讀英雄書此時儉父或露故態而
其恂恂粥粥轉更儒者如此嗚呼吾真不能復相之也。

送從姪凝赴江陵少尹

江陵少尹好閒官。親故皆來勸自寬。無事日長貧不易。有才年少屈終難。(前解)

好閒官。是一時親故異口同聲相與失歎之辭。三四承寫言閒官則貧。貧既實難閒官則屈。難看他寫貧之難。難於無事。難於無事而又日長。妙妙屈之難。難於有才。難於有才而又年少。妙妙。

沙頭且買紅螺蓋。渡口多呈白角盤。好向章華臺下醉。莫衝雲雨夜深寒。〔後解〕

沙頭買蓋。渡口買盤。言一路惟有多治飲具。醉為主策也。五六七寫得怨之甚。八寫得惜之甚。

上陽宮

上陽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宮處處流。畫閣紅樓宮女笑。玉簫金管路人愁。〔前解〕

一、將寫宮中行樂。先寫宮中景物也。言外邊的的一片秋風秋日矣。今宮中之樂如此。定是未解秋來也。二、忽然又思宮中行樂其事甚秘。外在外安得與聞。於是特地抽筆。閒插七字。言人自在宮牆之外。看他洛水漫流三四實之。然所以又知此中情事者。祇為樓閣出雲。笑聲時度。簫管亮發行路共聞。其實此外固曾不得而又知之。次句之忽地抽筆。閒插七字。最是唐人通身本事。如元微之連昌宮辭。亦忽地抽筆。插門開暫相逐。十四字皆其法也。彼邊老人為子泣。少年選進因曾八十四字。又忽地再抽筆。插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

幔城入澗。橙花發。玉輦登山。桂葉稠。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游。〔後解〕

上言不曾秋。此又換筆。言是時其實已是一片秋風秋日也。幔城入澗。玉輦登山。虛寫行樂。橙花發。桂葉稠。實寫秋光。言入澗登山。雖不可知。橙花桂葉固莫不覩也。因嘆九天仙男未勝於此。而筆墨之外。輕輕已安王母二字。嗚呼。其辭婉。其法嚴。真稱詩史無愧矣。

華清感舊

塵到朝元邊使急。千官夜發六龍迴。輦前月照袞衣淚。馬上風吹蠟燭灰。

〔前解〕

一解寫舊○起句只是邊使急之三字。二三四三句只是千官夜發六龍迴之七字耳。必又故加塵到朝元寫邊使之急。至於如此必又故加月照袞衣風吹蠟燭寫夜發之窘。至於如此者此非閒筆閒描。正復備列其狀以爲後世爛鑑也。

公主粧樓金銷澁。貴妃湯殿玉蓮開。有時雲外聞天樂。疑是先皇沐浴來。

〔後解〕

一解寫感○觸目荒涼何事不痛而必獨寫公主貴妃者在當時亦止目側於公主貴妃則今日亦止心悼於公主貴妃也。末又故寫天樂來疑是沐浴來以歸重先皇言事之至此雖曰公主貴妃之故而豈公主貴妃之故哉。

同于汝錫游降聖觀

秦時桃樹滿山陂。騎鹿先生降大羅。路盡溪頭逢地少。門連內裏見天多。

〔前解〕

降聖觀爲老子現神而建。夫老子出關西去。既已不知所終。然則今日必謂其坐大羅天上。已自出言不雅。况又謂其從大羅天下。此豈薦紳所宜道哉。首句先襯秦時桃樹妙妙。桃稱短命之花。壽乃不及諸樹。今云秦時所種。卽無辨謬者。然則鹿又可騎。老子又騎。鹿天上不惟有老子兼又有鹿。一時喧喧。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萬。遂至上聞。遂至立廟。固其所也。三四地少天多。又妙。雖寫此觀勝境。然而滿。

彼既皆秦樹。樹裏又逢上真。則雖謂此陂。非復地上。直是天上。亦無不可。蓋甚之也。

荒泉壞簡朱砂暗。古塔殘經篆字訛。聞說開元齋醮日。曉移行漏帝親過。〔後解〕

後言然而自開元至今日。曾幾何時。而泉則已荒。簡則已壞。砂則已暗。塔則已古。經則已殘。字則已訛。竟如斯矣。此亦非必自開元直至今日。而後荒者始荒。乃至訛者始訛是也。正就開元方當齋醮之日。而荒者暗已自荒。乃至訛者暗已自訛。何則。萬物無常。刻刻改換。我身不覺。彼自久然。不信。則試思皇帝初臨。行漏唱曉。皇帝還蹕。行漏仍唱曉。固必無之事也。然則必謂山陂騎鹿。真是昔人。豈不過與。豈不過與。

寄舊山僧

因依老宿發心初。半學觀心半讀書。雪夜每常同席臥。花時不省兩山居。〔前解〕

此深因入風塵。遍身衰病。途窮事蹙。忽地迴心。自悟八百軍州鑛鐵。只鑄就得一錯。於是悔之無及。吐此四七二十八字。所謂一片快活中。只夾帶得些二點。便至弄出後一解來。若使當初十成全學觀心。即又胡爲而至此也。〔讀書之與觀心爲復是一。是二如何。遽將後解無端歸咎讀書。只因其親口分作兩半。便早供出當初讀書本是煩惱根本故也。〕

獵人箭底求傷雁。釣戶竿頭乞活魚。自向風塵取煩惱。一身衰病日難除。〔後解〕

題金家竹溪

獵人傷雁。釣戶活魚。猶尙不忍。而今自身反無救護。真乃羨殺當年。怨殺當年也。

少年因病離天仗。乞得歸家養病身。買斷竹溪無別主。散分泉水與西鄰。〔前解〕

此非寫病。乃是因病得歸。因歸得脫。於是極寫快活。以反形天仗買斷無別主妙。天仗下。張王李趙。已刀劍戟。彼爭我奪。朝得暮失。無此自在安隱也。散分與西隣妙。天仗下一顧不輕。片言莫借。日視枯魚。曾不沾酒。無此通融無礙也。言向使不因病告。即不得歸家。不得歸家。即不離天仗。况在少年。血氣方剛。安知今日不成禍事。蓋深感一病之相救也。

山頭鹿下長驚犬。池面魚行不怕人。京使到門常款語。還聞世上有功臣。〔後解〕

此又寫歸家既久。機事盡忘。鹿下魚行了無驚怖。聞彼世上功臣。朝受王命。夕發內熱。幸而有成。萬已餘喪者。真有如春風之過聾耳也。

題石甕寺

青崖白石夾城東。泉脉鐘聲內裏通。地壓龍蛇山色別。屋連宮殿匠名同。〔前解〕

此詩雖曰寄題佛寺。而實懷念先皇。所謂觸事生悲。借壁彈淚者也。○問。既是懷念先皇。云何却題佛寺。答曰。只爲此寺實近夾城。夾城者。先皇山東內。達南內所築之複道也。此寺與南內之相近也。泉則同脉也。鐘則同聞也。何故泉則同脉。當時王宮佛刹分場。定代實維同。選此山也。何故鐘則同聞。當時王宮佛刹取材。揀工乃至同用一匠也。

簷燈經夏紗籠黑。庭葉先秋臘樹紅。天子親題詩總在。畫屏長鎖壁龕中。〔後解〕

由是而先皇之幸。寺中乃爲常常之事矣。雖在今日。俛仰之間。盡成陳迹。然所經題煌煌御筆。無不總在五、六。先寫簷燈庭樹。以奉嚴畫屏。又寫黑紗紅葉。以暗配長鎖。一解四句詩。便是一片眼淚也。

賀楊巨源博士拜虞部員外

合歸蘭署已多時。得上金梯亦未遲。兩省郎官開道路。九州山澤屬曹司。〔前解〕

看他纔動手。筆下便自七曲八曲。如合歸。如已多時。如得上。如亦未遲。使人一時讀之。竟不知其是。怨是。賀是。慰是。悲也。開道路。句承合歸。已多時。寫意本未滿。屬曹司。句承得上。亦未遲。寫命則已。拜總是。言直至今日始。以此官辱吾景山爲未快意也。

諸生拜別收書卷。舊客來看讀制詞。殘着幾丸仙藥在。分張還遣病夫支。〔後解〕

上解與景山較量新除。此解與景山發放舊署也。諸生收書來客看制。畫出博士員外。陞轉匆匆。而又於中間。自插病夫支藥。以作一笑者。不爾便令上文一段意氣無法銷釋也。

贈盧汀諫議

青蛾不得在牀前。空室焚香獨自眠。功證詩篇離景象。藥成官位屬神仙。〔前解〕

前解寫諫議密行。○人生男女之事。少年或有不免。一知別有大事。未有不痛與隔絕者。也不得在牀前妙。所謂并斷。因緣焚香。獨自眠妙。所謂特自莊嚴。蓋不斷。因緣則終恐自犯。而不自莊嚴。又且恐犯我也。如是而有何功之不證。何藥之不成乎。云何功證詩篇。離景象是也。云何藥成官位。屬神仙是也。

夫景象之離與不離。與神仙之屬與不屬。此非我之所得測也。然一切因緣。則既永斷。無量莊嚴。則既久修。此固我之所眼見也。看他寫出嚴淨毗尼。亦只用宮詞一手。妙。

閒過寺觀正衝夜。忽送封章直上天。近見蘭臺諸吏說。御詩新着未教傳。

〔後解〕

後解寫諫議奇迹。○亦不必定於寺。定於觀。定於衝夜。然而或於寺。或於觀。或於衝夜。忽然見其封章直上。則時有此奇絕之舉動矣。我先亦甚為驚詫。近因見臺吏私說。而後始知天子就之學詩也。

從軍後寄山中友人

愛仙無藥住溪貧。脫却山衣事漢臣。夜半聽雞梳白髮。天明走馬入紅塵。

〔前解〕

一二看他從軍人。却寫出如此十四字。告訴知己。嗚呼哀矣。因他一二先寫出如此十四字。便令人誦其三四不覺字。流出淚來。所謂我哭之。尚恐不及。其又孰敢笑之。

村童近去嫌腥食。野鶴高飛避俗人。勞動先生遠相示。別來弓箭不離身。

〔後解〕

既已至此。又復何言。然生平之心。不敢沒也。因反托筆。童鶴自明本色。末又自笑自哭。言童亦離身。鶴亦離身。却反有弓箭不離於身。真乃羞殺平生也。

贈崔杞駙馬

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

〔前解〕

寫游俠駙馬易。寫寒士清貧亦易。今却欲寫駙馬清貧。此當如何着筆耶。忽然舊管撩天。先與扳親。鈇。

眷言此樓閣連宮乃是天子崔郎也。者然而金埒改爲藥欄。玉鞭賤耐書價。此則自是其天性使然。非他人所得而強也。如此便自上半脫出香粉氣。下半又不入酸餽氣矣。此便從寡人女壻句法化來。

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却新。一月一迴陪內宴。馬蹄猶厭踏香塵。〔後解〕

絃管加家中詩篇加分外字寫絕駢馬若在他入卽絃管安得家中詩篇如何分外耶。末又言一月三十日假使二十九日讀書只有一日不得讀書彼當猶以爲恨。然又必寫此一日作陪內宴者極表正是當今愛壻非其他駢馬之比以見清貧之非落魄也。

微雪早朝

蓬萊春雪曉猶殘。點地成花遠百官。已傍神鸞迷殿角。還穿瑞艸入袍欄。〔前解〕

曉猶殘之爲言從夜到曉而終不得積也。繞百官之爲言纔得成花而繞墀正拜也。已傍還穿之爲言雖無所積而飛飛未止也。寫微雪至此可稱天女散花手矣。

無多白玉階前濕。積漸青松葉上乾。粉畫南山稜郭出。初晴一半隔雲看。〔後解〕

前解殿角袍欄從上寫至下。此解階前松上從下寫至上。從上寫至下者飛雪也。從下寫至上者消雪也。以無多故階前已先消也。以積漸故松上猶未消也。末又寫朝廷正面結之粉畫者未消也。稜郭者已消也。○總是前解寫飛後解寫消前解寫百官後解寫至尊。

送宮人入道

休梳鬢。髻洗紅粧。頭戴芙蓉出未央。弟子抄將歌疊遍。宮人分散舞衣裳。〔前解〕

前解寫捨俗之誠。後解寫初心之猛。○菩薩六波羅蜜。必以布施而爲第一。故大雄丈夫。教人學道。先學捨施。能捨施者。是名健兒。不捨施者。雖學千劫。終非道也。捨施之法。從難捨起。必當揀其心所最愛。不可捨者。而先捨之。如此三四。則真所謂能捨難捨者也。蓋美人心性。最惜歌舞歌。有疊有遍。父子一。拍不傳。舞有衣有裳。姊妹暫時不借。而今任意抄傳。盡情分俵。則是一去永去。更不還來。觀一二之盡。廢梳掠。頭戴花冠。便是通身放倒。更無寸絲未斷者也。

問師始得經中字。入靜猶燒內裏香。發願蓬萊見王母。却歸人世施仙方。〔後解〕

始得經字。猶燒內香。教中謂之輕毛菩薩。正卽爲出九仞方覆一簣意也。而能發大願力。誓必成就。見王母。歸人世者。猶言不見王母。決不歸來。嗚呼。其勇猛也如此。然則後日從王母邊來。我真欲且暮俟之也。○作宮詞人。不謂其胸中又有如此事。

送司空神童

杏花壇上授書時。不廢中庭趁蝶飛。暗寫五經收部帙。初年七歲着衫衣。〔前解〕

背寫五經。盡成部帙。而年方毀齒。纔着衫衣。此自是寫神童必到之文。妙莫妙於偏寫其不廢趁蝶。宛然羣兒。便使人分明看見神童更小而神童更神。至於將欲寫其趁蝶。而預取杏壇拆開。播放花字。使讀者瞥然眼迷。此又其百首宮詞之秘法也。

秋堂白髮先生別。古巷烏衣學伴歸。獨向鳳城持薦表。萬人叢裏有光輝。〔後解〕

正寫不過被薦赴京耳。看他鳳城上陪出秋堂。陪出古巷。獨上陪出先生。陪出學伴。薦表上陪出別陪。

出歸有光輝上陪出白髮陪出烏衣。真乃出像反襯法也。神童詩中間偏下得白髮字有此妙筆。雖再作宮詞百首安得才盡。

歲晚自感

人皆欲得長年少。無那排門白髮催。一向破除愁不盡。百方迴避老須來。〔前解〕

自感也。而統舉世人發論者。昔嘗妄謂人人自老。而我獨不老。抑我尚不知有老。抑我尚不聞有人向我說老者也。無何瞥眼之間。老顧奄然忽至。於是斗地驚心。疾往排門遍問。則見人人果已皆老。因而大悟。人欲不老。誰不如我。今既一例都然。則我無獨免也。故此一二。正是真正自感。正是大聰明人。從大鵝突處。看得出來。不是街頭乞兒勸世聲口也。三四又推出一愁字者。言老爲死因。而愁實爲老因也。

艸堂未辦終須置。松樹難成亦且栽。瀝酒願從今日後。更逢二十度花開。〔後解〕

夫老爲死因。非細事也。而愁實爲老因此。不可以不加意也。於是願從今日特謀。所以無愁之法焉。久思置不艸堂。今雖未辦。其必力疾置之也。久思栽幾松樹。今雖難成。其必力疾栽之也。何也。人本有心。心本求稱。心稱則不愁。不愁則不老。然則從今以後。但得一年。卽皆於我艸堂之中。松樹之下。恣心恣意。只學無愁。嗟乎。如是而不老。則真勝算也。萬一終亦不免。而得如是。而老亦真勝算也。至矣哉。此詩。

乎。願從今日後願字非願再活二十年乃願
乎。二十年年年置草堂栽松樹也莫讀之

聞說

桃花百葉不成春。鶴壽千年也未神。秦隴州緣鸚鵡貴。王侯家爲牡丹貧。〔前解〕
立題妙絕。不知其說何國也。不知其說何年也。不知其說何人也。非曰見之也。夫亦聞之而已。竊謂其
不可也。夫聞之而尙竊謂其不可也。胡可又令之或見之也。一解寫爭鬪侈無有底止。至於如此
歌頭舞遍迴迴別。鬢樣眉分日日新。鼓動六街騎馬出。相逢總是學狂人。〔後解〕
二解寫心短事蹙。不可少延。又至如此。學狂人學字妙。隱然指一始狂之人。以爲痛戒也。

送吳諫議上饒州

鄱陽太守是真人。琴在牀頭錄在身。曾向先皇邊諫事。新於上帝處稱臣。〔前解〕

一解送吳諫議上饒州。却如代吳諫議向饒州百姓前呈遞脚色。手本。此皆是其百首宮詞千變萬化
之異樣聰明。在先生只是輕輕弄筆便成。在他人乃更精思十日未得擬也。

養生自有年支藥。稅戶應停月進銀。淨掃冰堂無侍女。下階惟共鶴殷勤。〔後解〕

一解寫吳諫議到饒州後。又如與之畫作白描行樂圖。看他界畫如線。翎毛花草。色色精到。如此筆墨
實是只推先生獨步也。

故梁國公主池亭

平陽池館枕秦川。門鎖南山一朵烟。素奈花開西子面。綠榆枝散沈郎錢。(前解)

寫故主池亭。不十分作荒涼敗意之語。只輕輕下門鎖二字。便已無意不盡。枕秦川妙。言欲看池館。

一路行來也。南山一朵烟。妙言不意前看門鎖。因而轉身回看。反見南山也。奈花榆莢微綴。西子沈郎。

妙言門前淒涼花木色。色皆為公主舊物也。一解四句中。全寫池館門前一人徬徨歎息。

裝簷玳瑁隨風落。傍岸鸚鵡逐暖眠。寂寞空餘歌舞地。玉簫聲絕鳳歸天。(後解)

玳瑁水中介虫。故得與鸚鵡為對。此五六正寫七之寂寞二字也。空餘歌舞地。言止有一片地在其餘。

簫已無鳳亦無一切都無也。

武元衡

字伯蒼河南緱氏人。祖平一有名舉進士。始為華原令。以移疾去。德宗奇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為御史中丞。常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為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中蕭縣伯。封臨淮郡公。一夕為盜所害。年五十八。帝聞震驚。罷朝。贈司徒。諡忠愍。公在西川時。大宴從事。

揚嗣復狂酒。逼公大觥不飲。遂以酒沐公。公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散宴。集十卷。

崔敷嘆春物將盡。恨不同覽時。余方為事牽求。及往尋不遇。因題留贈。

九陌遲遲麗景斜。禁街西訪隱淪賒。門依高柳空飛絮。身逐閒雲不在家。(前解)

訪隱淪。寫是日九陌麗景。既用遲遲字。又用斜字。真得訪隱淪妙理也。蓋遲遲者春日漸長。不使得斜。

也。斜者遲遲既久。不能更遲也。今又言遲遲。又言斜。則是本意出門欲訪隱淪。而心閒步散一路留賞。

殆於到門不覺傍晚也。因此一斜字句。便早有崔君不復在家之理。三四似更妙於右丞藍本一層不。

信則試可共讀之。

軒冕強然趨世路。琴樽空自負年華。殘陽寂寞下城曲。惆悵東風落盡花。〔後解〕

五補爲事牽求。六補春物將盡恨不同。覽七八補因題留贈也。易解。

秋夕對雨寄史近崔積

坐聽宮城傳晚漏。起看衰葉下寒枝。空庭綠草閒行處。細雨黃花獨對時。〔前解〕

坐聽者坐而無所事事因閒聽也。起看者起而無所事事因閒看也。坐而閒聽不必欲聽。晚漏而適聽。晚漏因而遽驚。今日則已夕也。起而閒看不必欲看。落葉而適看。落葉因而更驚。不惟今日已夕。乃至今年則已秋也。三四承之。言我行空度。天適細雨。綠草黃花。蕭然盡暮。此即後解更無別法。惟有一醉之根因也。

蟋蟀已驚涼節至。茱萸空憶故人期。相逢莫厭樽前醉。春去秋來總不知。〔後解〕

故人茱萸之期。當在去年重九。意謂遙遙正隔。何期奄然忽至。嗟乎嗟乎。人非金鐵。遭此太迫。不入沉冥。奈何得避通篇。只是約二子共醉。意可知。

嚴司空荆南見寄

金貂再入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簾捲青山巫峽曉。雲微碧樹渚宮秋。〔前解〕

答寄詩。乃於出手。先盛述其入相出將一段。異樣榮貴者。直爲世間有等。先輩得志。一旦盡棄。生平甚。

至開眼不見巫峽。豈惟秋來不念雲樹。故特於司空寄詩大書其官以志感也。三四簾捲雲微。頓挫又妙。簾捲還是每日曉色雲微。方是此日秋心。其間並不平對也。

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裁詩月滿樓。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南望翠蛾愁。〔後解〕

五六本意只感其裁詩月滿而又先補其坐嘯風清者。一以見軍務倥傯尙勞垂注。一以見悠優坐鎮不廢嘯歌也。末句美人謂司空翠蛾武自謂也。

春題龍門香山寺

衆香天上梵仙宮。鐘磬寥寥半碧空。清景乍開松嶺月。亂流長響石樓風。〔前解〕

前解寫香山寺景。言清景乍開。乃是松嶺之月。亂流長響。乃是石樓之風。

山河杳映春雲外。城闕參差曉樹中。欲盡出尋那可。得二千世界本無窮。〔後解〕

後解寫香山寺外景。○讀此一解。心服先生始是大休歇人。某頗怪人。見人耳語。必欲與聞。夫人既耳語。則自不應聞。此且不論。我直笑三千世界。除我面前外。何處無人耳語。我又安得一一與聞。此特心不休歇。便有如此閒管。安得以前先生詩遍示之也。

王表

大歷十四年潘炎下登第試花發上林苑表詩曰。御苑春何早。繁花已繡林。笑迎明主仗。香拂美人簪。地接樓臺近。天垂雨露深。晴光來戲蝶。夕景動樓禽。欲托凌雲勢。先開捧日心。方知桃李樹。從此別成陰。

清明日登城春望寄大夫使君

春城閒望愛晴天。何處風光不眼前。寒食花開千樹雪。清明日出萬家烟。〔前解〕

愛晴天之爲言。正欲閒望。恰值晴。天爲可愛也。風光曰何處不眼前者。此雖城頭現景。然接上文氣實。必晴。天始有此快。矚也。三四極寫風光妙於寫千樹作。昨日花萬家。作今日烟。此是慧眼細看清明。因而慧手細分寒食也。

興來促席惟同舍。醉後狂歌盡少年。聞說鶯啼却惆悵。詩成不見謝臨川。〔後解〕

上解寫清明登城。此解寫奉寄大夫使君。○五六只看其惟字盡字翻出大夫使君。

權德輿

字載之。天水略陽人。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十卷。名聲日大。試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初再遷監察御史。德宗雅聞其名。徵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轉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號爲得人。歷兵吏二部侍郎。改太子賓客。遷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平章事。尋以檢校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後改刑部尚書。十一年復以檢校吏部尚書。鎮興元十三年八月有疾。詔許歸闕。道卒。六十贈左僕射。諡曰文集五十卷。

田家即事

暫臥藜牀對落暉。翛然便覺世情非。漠漠稻花資旅食。青青荷葉製儒衣。〔前解〕

此日先生不知何故。偶過田家。適觀其粗衣糲食。澹然充足。於是忽發大悟。自悔鹿鹿世上。生計艱難。不覺又憫。又笑。因而吐此苦吟也。一二暫字便字妙。言此理本在眼前。何故人不省。三四承寫非字。言稻花漠漠。便擬救饑荷葉。青青安思製服。眞畫儒衣。旅食人無量。飢寒苦惱也。

山僧相勸期中飯。漁父同遊約夜歸。待學尙平婚嫁畢。渚烟溪月共忘機。〔後解〕

前解寫非字。此解寫翛然字也。言假如山僧期飯。漁父約游。但離世情。何快不有。然則自今以後。我於

一切世情。獨有男婚女嫁。其事不得盡廢。其餘我當一筆都勾也。

待漏假寐夢歸江東舊居因思惠閣黎茅處士

十年江浦臥郊園。閒夜分明結夢魂。舍下烟蘿通古寺。湖中雲雨到前軒。

孔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事各有時。地各有宜。若一意宮闕。都忘林臯。固非然。矯語林臯。故薄宮闕。亦非當其高臥。奈何馳情富貴。正值富貴。不必又說高臥。此方是孔門秘密心印。卽中庸所謂時中。又名素位者也。此詩便純寫此段道理。前解寫待漏院中忽夢郊園妙。十年七字是夢之宿根。舍下十四字是夢之現量。正當爾許時爲是待漏院。爲是舍下湖試定當看。

南宗長老知心法。東郭先生識化源。覺後忽聞清漏曉。又隨簪珮入君門。

後解。忽然請兩位原夢先生妙。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此南宗長老之所知也。南華經云。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及其覺。遽遽然周也。不知周夢蝴蝶歟。蝴蝶夢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此東郭先生之所識也。末句請得原夢人後。竟隨簪珮入朝。妙絕妙絕。此方是我與點也。秘密心印。更葛藤上文。便成宋人筆墨。滄山睡次。仰山問訊。滄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滄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滄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爲我原看。嚴乃點一碗茶來。滄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

送李處士弋陽山居

暫來城市意何如。却憶菑陽溪上居。不憚薄田輸井稅。自將佳句著州間。(前解)
 意何如三字。記得高逵夫問李王二少府後。直至今日。又有此問也。言菑陽溪上。誠然可念。但暫來城市。却是何如。而顧不能終朝望望。必去如此三四。便承處士胸。前何如之意。言既辭升斗之祿。即不得不自耕自食。既無特達之知。即不得不自吟自賞。所謂世既棄我。我亦棄世。此是不肯暫來之原故也。看他特下不憚字。自將字。皆帶憤憤之色。

波翻極浦檣竿出。霜落秋郊樹影疎。想到家山無俗侶。逢迎只是坐藍輿。(後解)

此解寫送也。檣竿出。寫盡極浦波翻。樹影疎。寫盡秋郊霜落。此二句是言處士一路竟去。從自別處。直。到到家也。乃到家之後。雖無俗侶。又有逢迎者。又表處士門生衆盛。以反映城市中人不能盡其學也。

劉禹錫

字夢得。彭城人。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義。祕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禁中所言。

必從叔文。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僮僕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詞多諷托幽遠。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為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異人。尤不可放。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宰相裴度推知禹錫。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為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徒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會昌中。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出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鑿鑿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有賓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金陵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前解)

前解先寫金陵。古後解獨寫懷。○王濬下益州。只加樓船二字。便覺聲勢之甚。所以寫王濬必要聲勢之甚者。政欲反襯金陵慘阻之甚也。從來甲子興亡。必有如此相形。正是眼看得不得。慘然收。收字妙。更不多費筆墨。而當時面縛出降。更無半策氣色。如畫三四。鐵鎖沉江底。降旗出石頭。此卽詳寫。黯然收三字也。看他又加千尋字。一片字。寫前日鎖江。鎖得盡情。此日降晉。又降得盡情。以爲一笑也。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後解〕

看他如此轉筆於律詩中。真爲象王迴身。非驢所擬。而又隨手插得幾回二字。便見此後興亡亦不止孫皓一番。直將六朝紛紛。曾不足當其一歎也。結用無數衰颯字。如故壘。如蕭蕭。如蘆荻。如秋。寫當今四海爲家。此一又奇也。

松滋渡望峽中

渡頭輕雨灑寒梅。雲際溶溶雪水來。夢渚草長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前解〕

前解感時後解傷事。○一輕雨洒梅。寫春動。二雪消水來。寫臘盡也。渡頭雲際者。言此處春動卽無處不臘。盡如夢渚夷陵遙遙極望。眼見皆是春物也。草長土黑者。草長爲夢渚。土黑爲夷陵也。各用五字。寫上二字。非欲寫草長土黑等五字也。

巴人淚應猿聲落。蜀客船從鳥道回。十二碧峯何處所。永安宮外有荒臺。〔後解〕

五六言但見人哭猿啼。客歸船下。若夫十二碧峯。則我竟知其安在乎。未欲寫無碧峯。却偏寫有荒臺。

最爲盡意之筆。

送李庾先輩北選

一家何啻十朱輪。諸父雙飛秉大鈞。已脫素衣參幕客。却爲精舍讀書人。〔前解〕

一寫一家二寫諸父三寫本身一直三句一片接連而下言如此人家子弟必是決不肯更讀書也何意却爲一轉轉出精舍五字精舍妙妙任下無數語寫讀書不得盡者只此二字已自寫得入骨入髓蓋從來懸梁刺股囊螢映雪等語俱是鄉中擔糞奴仰信苦學人必有如此鬼怪其實讀書只須沉潛精舍三年不出戶庭便已極盡天下之無窮此理只可與董仲舒說也

離筵洛水侵杯色。征路陽關向晚塵。今日山公舊賓主。知君不負帝城春。〔後解〕

上解只寫李庾先輩此解始寫送始寫北選不負帝城著語再蘊藉也
舊賓主三字畢竟從十朱輪雙大鈞一線牽來讀之不能不爲寒士隕淚也

南宮詞客寄新篇。清似湘靈促柱絃。京邑舊游勞夢想。歷陽秋色正澄鮮。〔前解〕

一二特抽閒筆先寫張郎中所緘長句三寫遠寄四寫新秋此又從來前解異樣佳製也賴是一二先抽閒筆寫過所緘長句便令三寫遠寄四寫新秋皆得寬寬然設不然者且不知此題如阿發放得完也
或問一二先寫新秋何如答曰律詩多有之但此題中尙因舉目前云云目前正即秋也景物也若使一二先寫便與五六之再寫隔斷且彼之所緘長句亦更無處可安放也

雲脚日脚成山雨。風駕潮頭入渚田。對此獨吟還獨酌。知音不見思愴然。〔後解〕

人只謂五六是內舉目前不知連七獨吟獨酌方是目前蓋雲脚日脚風駕潮頭雖是怕人景色然而殊亦有限若我之獨吟獨酌真乃老僧不見不聞無窮此不可不爲知音一奉述也

懷妓

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跡斷。姮娥歸後月宮深。〔前解〕

一、言明知所在之處而其處非人可到。二、言於是死心塌地遂亦更不往尋也。三四、承不可尋。三言初去便不可尋。四言去後永不可尋也。

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後解〕

豈有紗窗相憶。只有書幌獨吟耳。然不得此句便無月照兩心之結。上解寫妓去。此解寫懷字也。

送周使君罷渝州歸郢中別墅

君思郢上吟歸去。故自渝南擲郡章。野戍戍邊留畫舸。綠蘿陰下到山莊。〔前解〕

首句君一字稱之也。思郢上原君之素心也。吟歸去寫君之高興也。次句故一字卽思郢上自字連下。三句二十一字卽吟歸去也。言使君由擲郡章而留畫舸。而到山莊。直將渝南一詞官腔便如蛇蛻謝之。此其輕鬆快便有非人所及者。看他二句三句四句上從自字下至到字分明直作一氣一句又爲絕奇之律格也。細思野戍留舸綠陰到莊必如此方真是棄官人。若夫照舊馳驅依先辟道則我爲平測其肺腸哉。

池荷雨後衣香起。庭草春深綬帶長。祇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嘗。〔後解〕

此寫既歸、郢上之後。言芰荷香起。鷗草帶長。正當爾時。晚菘方。乃漸肥。獨恐朝書來催。不得久住。為悵然也。

荆門懷古

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深館尚依稀。馬嘶古樹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前解〕

一二言此山此川。舊亦帝畿。不見宋梁。雖往而臺館猶可指耶。三四承寫依稀。蓋馬嘶人歇。此為欲認依稀之人。麥秀雉飛。此即所認依稀之地也。

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後解〕

上解寫依稀是行人意欲還認。此解寫實無依稀少得認也。言觀此蒼蒼。徒有首丘在念。其餘一切雄心奢望。遂已不覺併盡也。

再授連州至衡陽酌柳柳州贈別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前解〕

永貞元年。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以附王叔文皆貶。至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為刺史。此詩乃二公至衡陽。水陸分路。因而有贈有酌也。一解四句。凡寫四事。一寫十年重貶。是傷仕宦顛躓。二寫千里又分。是悲知己隔絕。三寫坐事重大。未如穎川小過。四寫不曾自失。無異柳下不洩。最為曲折詳至也。一句同字上有一始字。二句又字下有一各字。也。三句事字下有一雖字。四句名字下有一豈字。

歸日併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所思。〔後解〕

五六爲衡陽寫景。此是二人分路處。七爲桂江寫景。此是二人相望處也。〔言桂江自柳至連也〕

漢壽城春望

漢壽城邊野草春。荒祠古墓對荆榛。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前解〕

此春望詩最奇。夫春望以望春物而此一望純是祠墓。然則本非春望而又必題春望者。先生用意。祇爲欲寫首句之野草春三字。野草亦只是次句之荆榛。然今日則無奈其獨占一春也。荒祠卽荆州治前伍胥祠。古墓卽治前亭下楚王墓。此二人昔者在時。試想何等炳赫。何意至於今日。曾不得與野草爲對可歎也。○三四一承荒祠。一承古墓。可知。

華表半空驚霹靂。碑文纔見滿埃塵。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後解〕

五六不知者或謂此豈非中填四句詩。殊不知三四寫人情。不以此祠此墓爲意。此却是寫爲祠爲墓。旣已甚久以起。下何日再變。文勢乃極不同也。

竇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因和之

鶯聲窈眇管參差。清韻初調衆樂隨。幽院粧成花下弄。高樓月好夜時吹。〔前解〕

一先寫笙四字。是笙聲。三字是笙形。二次寫吹四字。是吹笙。三字是合笙。三四方寫故姬小紅。三是小紅。自吹。四是夔州聽吹。此解寫姬在時也。

忽驚暮雨廳零盡。惟有朝雲夢想期。聞道今年寒食日。東山舊路獨行遲。〔後解〕
五是小紅物故。六。是主人追憶。七八。是見寄一段情事。此解寫姬亡後也。

題于家公主舊宅

樹滿仙臺葉滿池。簫聲一絕草悲蟲。鄰家猶學宮人髻。園客爭偷御果枝。〔前解〕

前解。悼公主後解。悲駙馬。○看他從葉滿池上追說仙臺從草蟲悲上追說簫聲。便自使人悵然心悲。並更不用多寫荒涼敗落也。三四。尤爲最工。若不寫得如此。便是平等人家。斷釵零鈿不復成。公。主。悼。亡。詩。也。

馬埒逢蒿藏狡兔。鳳樓烟雨嘯愁鷗。何郎獨在無恩澤。不似當初傅粉時。〔後解〕

蓬蒿狡兔。烟雨愁鷗。此卽無恩澤之三字也。七句。獨字在字。不許草草連讀。蓋在而獨。固是悲公主。乃獨而在。却是悲駙馬。人只知獨字之甚悲。卽豈知在字之尤悲耶。設使駙馬早知如此。固真不如先一且試黃泉藉螻蟻以陪公主於地下之爲得算也。

竇朗州見示與澧州元郎中秋贈作命同答

鄰境諸侯同舍郎。芷江蘭浦恨無梁。秋風門外旌旗動。曉露庭中橘柚香。〔前解〕

一言朗州澧州連州新固隣境。舊又同舍。則結契投分本不淺也。二言三州久忝同袍。而各限衣帶。則以無梁爲恨。非一日也。二句先於早秋前添寫得一層妙妙。三四方細寫早秋。言無端仰頭乍見旗動。

巡視滿庭。果已橘香。三是早。四是秋也。

玉簫微涼。宜白晝。金笳入夢。應清商。騷人昨夜聞啼鳥。不嘆流年惜衆芳。〔後解〕

五六寫秋最悲。五是秋氣侵身。六是秋聲感心。卽下之騷人昨夜句也。不嘆流年妙。便將上文通篇翻過。最爲低昂變換之筆。惜衆芳者。三州六行。眼淚一時齊下。卽離騷所云。雖萎絕其亦何傷。我哀衆芳之蕪穢也。應不復宜夜也。宜白晝言涼氣已。

羊士諤

貞元初進士
有集行世

郡中卽事

曉風山郭鴈飛初。霜拂迴塘水榭虛。鼓角清明如戰壘。梧桐搖落似貧居。〔前解〕

題云郡中卽事。乃其詩全然不似郡中事也。一是曉風飛雁。二是霜落榭虛。思太守如此眼色。豈復肯爲郡者。卽三四不免亦寫戟門鼓角。訟庭梧桐。然而如戰壘似貧居。一片純是自戲自笑之筆。吾知此詩蓋是寄語親朋言如此。太守便可不掛心頭。無煩又來相看也。

青門遠憶中人產。白首閒看貨殖書。城下秋江寒見底。賓筵休訝食無魚。〔後解〕

言我豈不憶中產。豈不慕貨殖。然終竟一寒見底。命也。性也不可奈何也。叨在親知。自宜相諒。云何有人。乃欲見訝。○看唐人厭謝游客詩。乃如此措手。忠厚嚴峻。其美備矣。

郡中言懷寄西川蕭員外

功名無力愧勤王。已近終南得草堂。身外盡歸天竺偈。腰間未解會稽章。〔前解〕
 吐口便說功名無力四字。此便是真心實意。人真心實意語也。蓋功名雖是每人初心。然無力實是各
 人天分。如果力有不及。便應愧有。不免如何世上。乃有靦顏素餐之夫。又有矯語高尚之夫也。已近終
 南得草堂妙言。身雖未去。去計已成。三四卽重宣此七字也。〔作詩最要真心實意。若果真心實意。便使他人
 讀之。油然無不感嘆。不然卽更無一人能讀也。〕

何時臘酒逢山客。可惜梅枝亞石牀。歲晚我知無別事。擬心久在白雲鄉。〔後解〕
 此五六妙於何時逢山客中間。硬入臘酒。又妙於臘酒逢山客下句。撇然。竟對梅枝亞石牀。真爲瀟灑
 不羣之筆也。結言此非強來相拉。實已久信高懷。又硬加歲晚二字。使此意旁見側出也。

陳羽 江東人貞元八年陸贄下第
二人登科歷官樂宮尉佐

夜別溫商梓州

鳳凰城裏花時別。玄武江邊月下逢。客舍莫辭先買酒。相門曾忝並登龍。〔前解〕

不過只是昔別今逢。看他却於鳳凰城裏。玄武江邊。輕輕再加花月二字。便寫盡別時別得匆忙。逢時
 逢得慘黯也。客舍莫辭買酒。輕輕亦再加一先字。便寫盡二人異樣親熱。相門曾忝登龍。輕輕亦再加
 一並字。便寫盡二人無數恩呢。因想是晚江邊月下。真乃意思飛揚。不可得而裁抑也。

迎風騷屑千家竹。隔水悠揚午夜鐘。明日又行西蜀去。不堪天際遠山重。〔後解〕
 五六又好。須知非寫竹聲鐘聲。正寫竹聲鐘聲。中兩人對坐。各不肯臥。直至天明。讀七八自明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0957B

